中華民國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 新青年

第三號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版

# 新青年第一號

## 列寧號 目次



# 新青年第二號目錄

# 新青年第三號目次

# 國民會議與五卅運動

## ——中國革命史上的一九二五年——

瞿秋白

（一）

一九二五年在中國政治上是以孫中山先生入京開始的。

中國辛亥革命之後，不滿一年，滿清遺孽的北洋軍閥，便重新恢復其統治地位；從此以後，所謂中央政府便一直在軍閥手裏，從袁世凱一直到曹錕，中間雖然經過直系皖系奉系等的戰爭、政變、毀法、護法、制憲、賄選種種鬥爭，然而除西南以外，差不多完全是軍閥內部的鬥爭，也就是帝國主義者之間互爭間接統治中國的現象。 國民黨早已被軍閥政府認爲亂黨，在中國北部和中部沒有行動的自由，甚至於也說不着和軍閥短兵相接的鬥爭。 可是經過了五四以來中國民衆的社會力伸張的一個長時期的過程，中國無產階級覺醒起來，他們的階級鬥爭一開始便迅速的從經濟鬥爭進於政治鬥爭，上了政治舞台，中國的國民革命得着了新的生命，絕大的生力軍，自然開闢出新的發展道路。 一九二〇年後，各地的社會運動，從學生運動的性質轉入工人運動的性質，像湖南的紗廠罷工（黃龐的被殺），安源的礦山罷工，香港的海員罷工，京漢及其他各鐵路的罷工，唐山等北部工人的罷工，上海香烟廠及江浙一帶手工業的罷工，——一直到二七京漢大罷工的流血，這是中國工人運動的黎明時期，也就是中國國民革命新時期的開始。 中國社會裏，新的革命力量正在這一時期漸漸的形成——知識階級裏，社會主義的思想，自然地隨着籠統的新文化運動，德謨克拉西的要求，和反宗法社會的鬥爭而普遍的廣泛的發展。 一切社會階級在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巴黎和會，青島問題等等的鬥爭裏得着民族意識的自覺，尤其是工人階級——他們切身所受的帝國主義和軍閥統治，宗法社會，資本制度的侵略壓迫束縛剝削，比任何階級都要厲害。 所以祗有無產階級能在新文

化運動愛國運動解放運動的總口號裏，本着他們善於組織，善於一致的階級性，首先表現實際的行動和力量。 這種社會力的伸張，當然趨於團結擴大革命的勢力——工人階級已經在這一時期組成自己的政黨——中國共產黨；不久便有中國國民黨的改組，一面肅清辛亥以後這一黨內的官僚化軍閥化的反革命分子，一面匯合一切新生的革命勢力。 中國的工人階級在自己國內資本主義初期發展，同時便是世界社會革命開始的歷史時代中，第一步的鬥爭便不得不認清自己階級的使命——贊助並領導中國的國民革命。 無產階級的革命勢力，尤其是他們兩三年來自己階級鬥爭的經驗，輸入國民革命的政黨而和民族鬥爭匯合為一，不期然而然使中國南部的農民覺醒起來，在廣州革命政府協助之下，大大的發展他們的鬥爭，贊助政府反抗反革命的軍閥，香港的帝國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買辦土豪等的武裝勢力（所謂商團和民團）。 廣州政府，從護法以來，屢受南方軍閥買辦土豪的破壞內鬨，到此才第一步得着平民羣衆的贊助，而後他的政治勢力才對於全國有革命的意義。 中國共產黨的最少限度政綱，如廢除不平等條約，大產業國有，平民政權的確立，勞工保護等等——開始提議於一九二一年冬天的遠東革命團體代表會議（國民黨代表張秋白也曾出席），最終決定於一九二三年夏天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大會——以及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策略，都在國民黨改組之後（一九二四年），成為國民革命政黨的政綱和策略。 國民黨的政治威信，因此在全中國範圍內得着了極大的發展。 所以一方面社會裏革命力量的集中，別方面革命政綱的明確規定，這兩方面的原因，才使中國國民黨的革命宣傳，重新逼及民衆而影響北方的政治，一掃以前國民黨內部官僚化軍閥化的恥辱，及北方軍閥政客（如研究系之類）的評蔑。

因此，一九二四年的直奉戰爭中，軍閥內部受了國民革命運動潮流的影響，不能不開始分化和崩潰——北方國民三軍的形成，正在這個時候，不能不說是中國軍閥戰爭史中最重要的現象。 國民軍表示贊成孫中山先生的北伐宣言和北上宣言，贊成國民會議的召集和不平等條約的廢

除——不論他們的衷心如何，始終是國民革命運動和國民黨政治勢力發展的明證。　向來中國的軍閥總是受某一帝國主義的驅使和雇用；祇有到了這個時候，帝國主義者這種間接統治中國的制度才開始崩潰——直系軍閥，英美帝國主義的走狗，當時既然因爲戰爭失敗而瓦解，奉系軍閥，日本帝國主義的工具，也因爲國民軍的崛起，不能順水使船似的攫取中央政權；中國軍閥之中，居然發現一派較與民衆接近的武力——雖然他們不能直接算是國民的武力，然而他們在四圍複雜的環境裏，全國民衆的反帝國主義和反軍閥的要求裏，不能不如此表示，始終可以說：卽使不是民衆武力的形成，至少也是軍閥武力的崩潰，卽使不是民衆方面增加一部分武力，至少也是軍閥方面減少一部分武力。　這是中國革命史上一個較重要的關鍵。

孫中山先生和國民黨的政治勢力，於是在辛亥革命之後，第一次重新發展到北方。　國民黨主張的國民會議預備會，要求各種人民團體，商會工會農民協會學生會等等，大家都應派代表參加，這是辛亥革命之後，第一次覺悟到國會制度法統問題護法口號的不是引導民衆向革命的道途上去走。　國民會議的運動從此開始。　中國民衆見着自己的力量——歷年反抗軍閥和帝國主義的學生運動，罷工運動，到此彷彿萬流匯集而形成徹底改革政治制度的總要求。　不但工人階級——國民革命的主力軍，以全力促成這一鬥爭，就是中國的資產階級，向來逆來順受的受軍閥的壓迫，或者祇在地方上，如上海等大城市之中，稍稍表示些抗拒，到此也看見了推翻這一統治的道路。

北京政變之後，北方的軍閥勢力，大致是這樣一個形勢：日本帝國主義御用的奉系軍閥想要攫取北京政權的全部，因此排擠國民軍的勢力；國民軍便和國民黨的政治勢力和廣東革命政府聯合起來反抗；同時段祺瑞的皖系軍閥，早已完全崩潰，只剩山陝間的劉鎭華憨玉琨和山東的鄭士琦，勢力微小薄弱，雖然竭力獻媚列強，表示「外崇國信」，以與孫中山先生「廢除不平條約」的對外政策相說，以官僚軍閥的善後會議與孫中山先生的國民會議預備會相抗，——可是，因爲他的力量決不足以替帝國主義者肅

淸中原西北的『赤化』的國民軍，所以一時不能在日本或英美帝國主義之前固寵；直系遺孽仍舊盤踞長江中部。於是最初一期段祺瑞的臨時執政，彷彿是帝國主義者與中國人民之間，奉直系軍閥與國民軍國民黨之間的一個緩衝機關。　段祺瑞的第一步政策，便是暗中聯絡直系的長江各督和西南聯省派的軍閥，想造成自己的勢力，亦就是勾結帝國主義的資格，第二步便是指使劉鎮華憨玉琨進攻國民二軍。　他的第一步政策雖然有部分的成功，可是第二步政策却完全失敗；——胡景翼和憨玉琨的戰爭裏，中原的工人和一般民衆因爲國民軍比較的開明，同情自然在國民軍方面，國民二軍這次的勝利，大得力於京漢工人的贊助。　段祺瑞同時又對於廣東，和英帝國主義者一致的採取援助陳炯明攻粵的政策，可是廣東自從國民黨改組，工農運動勃興，黃埔的革命軍成立以來，政治軍事勢力大非昔比；以前反動的軍閥，如楊希閔之類對於東江戰爭故意怠工，如今國民革命軍，在東江農民羣衆贊助之下，從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邊起到三月初，不滿四十天，便肅淸東江的反革命軍。　雖經屢次反攻，然而林虎楊坤如等終竟是敗的敗，降的降（三月二十三日林虎敗退閩邊；四月二十日楊坤如以惠州降）。　第二次，段祺瑞張作霖又利用唐繼堯，使他聲稱就廣東副元帥之職，并侵入兩廣，廣州內部楊希閔劉震寰亟起內應（開始在四月初）；可是這步計畫也歸失敗。　同時，張作霖的勢力漸漸向關內進展，他的李景林占領直隸，排斥國民軍在保定京兆的勢力，張宗昌占領山東，鄭謙占領江蘇，處處實行極反動的壓迫。

這種局勢，可以說是段張合作排斥國民軍國民黨的過程裏，互相爭權奪地，並在帝國主義者之前爭寵，——段政府在奉張驅使之下，不但外崇國信，反對廢除不平等條約，并且解決金法郎案，損失國庫六七千萬元，藉以取得餘款，供給奉系軍閥。　張作霖對段祺瑞的壓迫和段祺瑞自己的陰謀，無一不是把這『緩衝機關』，在幾星期內完全變成帝國主義的工具。

孫中山先生北上的時候，正是全國反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運動和人民的國民會議呼聲最高的時候，也正

是段祺瑞初初上台，還當着緩衝式的工具，表面上贊成召集國民會議的時候。　可是孫中山先生入京的時候，就是一九二五年的第一天，段祺瑞政府早已成了奉張帝國主義所牽掣指使的走狗。　段政府不顧孫先生的主張和全國人民的意見，悍然召集軍閥官僚政客學者（當然祇有幾個人）的善後會議。　經孫先生及國民黨及羣衆的堅決抗議，主張人民代表參加決解國是的會議，段政府竟祇允許商會等所謂法團代表的參加，並且是祇有發言權的專門委員。

他這種政策，原本是和設立淞滬特別市的政策一樣，算是對資產階級讓步，而撇開大多數勞動平民，分散革命勢力的奸計。　可是除開各大城市的買辦商閥（所謂總商會）以外，大部分的小商人羣衆，對於這種會議，很明瞭他的軍閥官僚性質。　尤其是工人階級，農民，自由職業者，智識份子，小商人，手工業者等占全國最大多數的民衆，經北京政變和孫中山先生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政綱之宣傳之後，已經完全匯集於國民革命旗幟之下。

不幸中國第一個國民革命的領袖，孫中山先生，却在這個時候逝世。　然而國民黨共產黨所領導的國民會議促成會運動（大會於三月一日在北京開會），儼然與善後會議對抗（二月一日開會至四月二十日閉會）；國民會議促成會的全國代表大會，組織集中中國最覺悟的農工平民以及婦女的革命分子，決定對外對內的革命政綱；繼之以孫中山先生逝世後的追悼宣傳——國民會議重建民國和廢除不平等條約以解放中國民族的口號，正在此時普及全國——這是中國革命史上第一次明瞭的切實的共同的革命目標之規定，並且是將來中國平民共和國的新建設——國民會議制度之第一次確定的關鍵。

（二）

中國的勞工運動，自從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漢口的屠殺之後，一直到去年初，差不多全部在蟄伏之中，雖然上海廣州香港等處，還時時有罷工的暴發，——尤其是前年的沙面罷工，然而概括而論，在全中國的範圍內，始終因受直系軍閥及英美帝國主義等強暴的壓迫和屠殺，不能有勇猛突進的發展。　直到北京政變——兩年來以無產階級

運動之醞釀爲『底力』的國民運動之結果——社會上的革命力量才得着了一個開展的環境，尤其是無產階級，處於嚴重壓迫之下旣如此之久，當然稍有可能便要乘機奮鬥。

北部鐵路工人的組織正式的在北京河南等處，恢復過來；工會的自由罷工的自由，成了全中國工人羣衆的要求。

恰巧在這個時候，日本帝國主義者，趁着奉張勢力的復盛，一面資助他壓迫國民軍，一面便因棉紗市場的恐慌，以增加工作減少工資裁減工人的方法向中國工人進攻。於是上海（二月初）的內外棉廠及其他日廠，靑島（三月間）的日商紗廠相繼罷工。 中國工人在這幾次罷工裏，都因組織堅固得到相當的勝利。 全國勞工運動從此又得了勇猛突進的形勢——如北京三月間的印刷罷工，漢口五月間的英美烟公司的罷工等等。 帝國主義者當然繼續着以屠殺政策威嚇政策和中國人民相周旋：福州學生（四月間）抵制外貨，美國軍艦十二艘便抵廈門，以武力干涉。

上海靑島的日本資本家在第一次罷工之後，千方百計侮約壓迫工人，故意挑釁，要想趁勢嚇囘工人的勝利。 日商工廠裏的壓迫專制，向來便是絕無人道慘不忍聞的：工人所得的『罷工勝利』，也不過是比較上說，其實便是罷工之後，工人所受壓迫，當然還仍舊是統治殖民地勞工的特別奴隸制度。 日本資本家這樣的手段，便使所有日本廠裏的工人時時刻刻在憤激怠工之中，因此，他們便任意的毆打強迫，結果，在上海內外棉廠裏的工人顧正紅，因要求發給欠薪而被殺（五月十五日）；在靑島日本人指使張宗昌殺死工人二人，以武力強迫怠工工人離去工廠（五月二十九日）。

帝國主義者這種屠殺政策，引起中國人民一般的憤激；上海南京路上的五卅慘案，便因中國學生工人的抗議這種屠殺和列強帝國主義的上海政府（租界工部局）之印刷附律僞頭捐等而發生。 帝國主義者在中國近年來國民革命運動的奮起時期中，看着他們向來利用軍閥的間接統治制度逐漸動搖，便想以直接屠殺威嚇的政策來撲滅『廢除不平等條約』『國民會議』等的『過激派運動』，並且想在上海直接統治地的租界上，箝制中國人的輿論，進一步

的壓迫中國人（如印刷附律碼頭捐等）。　然而現時的中國——從五四二七以來的中國，决不是義和團時代的中國，可以用屠殺政策，『懲罰戰爭』征服的了！　五卅的屠殺，立刻激起上海二十餘萬工人的大罷工，學生的罷課，商人的罷市。　雖然帝國主義在六月初旬繼續的施行屠殺，海軍陸戰隊上岸，武裝商團出防，軍艦雲集的來威嚇，然而鎭江、九江、漢口、南京、重慶、靑島、廣州等處的民衆，都還是更加勇猛的一致起來和帝國主義者奮鬥，尤其是國民政府之下的香港廣州工人。　五卅運動實際上是開始中國從古未有的羣衆革命運動，而且處處都是工人階級當先鋒，以最勇敢犧牲的革命精神，以實際的羣衆團結的力量，來爭平民的權利，爭自己階級的利益和民族的解放。——除上述各地外，還有濟南、河南（焦作礦工，鄭州路工）唐山、北京、天津等處的工人，他們都在這一國民革命運動和階級鬥爭裏，團結集中自己的力量，各地（河南、北京、天津）都和上海一樣，有總工會的成立。

五卅運動的意義，正在於中國工人開始執行他的歷史使命——領袖國民革命以解放中國民族和自己。——中國的國民革命從五卅開始了！　中國無產階級力量的躍登歷史舞台，使國民革命中充實了羣衆的革命力，帝國主義者和軍閥的統治根本動搖。　五卅運動的第一點特性，便是使中國的政治運動第一次羣衆化。——列寧說，平時過問政治的祇是幾百幾千至多也不過幾萬人，可是眞正的政治運動，眞正的『民權』，祇有勞動平民的革命政治，祇有幾百萬人幾千萬人所過問的政治。　五卅以前，北京政變孫中山北上以前，尤其是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以前，所謂『廢除不平等條約』『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等運動，祇有共產黨努力去做，差不多連國民黨右派——張繼謝持鄒魯等，都認爲是過激派的赤化宣傳，是離間國民黨與『友邦』『友軍』的奸計。　可是，到了五卅之後——一般民衆以至大資產階級的總商會，都覺國民革命的實力已經實現，或者存心利用以達自己的階級利益（如大資階級）或者受着列強侵略的激刺和平民力量興起的興奮，都一致的趨於國民革命的旗幟之下。

五卅後民衆運動的發展，一直波及於窮鄉僻壤，山西太原等處都有工會的成立，江浙則甚至於小小村鎮如雙林義烏等處，都起來響應。　上海的街頭巷口，普通的小商人，十三四歲的兒童，爭着寫貼『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標語，爭着唱五卅流血的時調山歌。　這豈不是革命運動深入普遍的羣衆之明證！

中國國民革命的經濟基礎，本來是列強帝國主義的侵略與中國資本主義發展間之衝突，尤其是國外資產階級與中國勞動平民之間的階級鬥爭。　如今帝國主義者因爲不能痛快地繼續他們的統治政策，不能如意地利用買國軍閥——直系勢力一經摧敗，奉系勢力之發展又遇見國民軍和勞動民衆的障礙和抵禦，於是從上海五卅起，竟實行大規模的屠殺，漢口（六月十一）、廣州（六月二十三）、九江、重慶、濾州、青島、福州、天津、大連，……暴露他們向來的種種假面具，驚醒了一般民衆。　中國資產階級之發展早已使中國社會裏發現強有力的無產階級，醞釀資三四年的國民革命運動，斷然不能再容受這種強橫的壓迫。　於是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實現，全國各階級各自奮起而匯合成一空前的革命的羣衆運動。　**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第一次實現於實際行動上**——**這是五卅運動的第二點特性**。　廢除不平等條約，取消租界，收回治外法權等，從此已經爲一般羣衆所了解，從此便有了實際上的意義；上海工商學聯合會的成立，他所提出去的條件，就足以證明聯合戰線的實現以及無產階級政黨的口號實際上爲一般平民所接受。　五卅運動初起的十幾天內，不但上海小資產階級的各馬路商界聯合會積極的參加這一鬥爭，全國各地的平民商人，沒有不贊成這些條件，同情這一鬥爭，就是半買辦半資產階級的上海總商會，至少也以消極的態度參加這一戰線——上海總商會的破壞聯合戰線，在他表示參加運動，組織所謂五卅委員會起，他沒有參加工商學聯合會並且沒有表示態度的時候，雖然可以說是有意的怠工，可是實際上是他沒有影響總的運動、沒有敢來爭這一鬥爭的指導權。　上海而外，漢口有工學聯合會的組織，北京天津河南等處也有類似的組織；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正在

找尋他的黨的組織形式。上海的工商學聯合會在頭兩個月差不多成了地方政府。其他各地，雖然組織上沒有確定的形式，然而商會，教育會，教職員，甚至於省議會等官僚機關，無不隨着五卅運動的總潮流而隨波上下；可以說，這一開始於日廠工人的運動，開始於無產階級全國大罷工的實際鬥爭——領袖着暴發的國民革命中之各階級而前進，震盪了全社會的一切活力。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裏無產階級的領袖地位和政治指導，不但實現於實際行動，而且在這鬥爭裏證實了無產階級是能解放中國民族的主要力量。再則，中國國民革命和世界的社會革命之聯合戰線，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和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之聯合戰線也在這一次實現出來——蘇聯、英、法、德、日等無產階級及其革命的政黨，共產黨，都奮起援助。全國各階級，如果能持久繼續這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堅持廢除不平等條約等無產階級政黨的要求，誠意的參加革命，承認勞動平民的一切能工結社的自由權，贊助上海香港以至全國的工人階級艱苦鬥戰，——並且有國外無產階級的援助——當然不難根本推翻帝國主義者的統治和他們的代理人——軍閥。

現時帝國主義的世界裏，如果失去中國這一大殖民地，決不是對於某一強國的打擊，却是對於帝國主義制度的致命傷。因此，英日美法等國都是想一致的進攻，他們不能不以種種卑劣欺詐的手段來破壞這一聯合戰線。可是，國民革命有鞏固的聯合戰線，並且在無產階級的指導之下的時候，革命潮流高漲到頂點，舉國一致反抗帝國主義制度的統治，列強之間的一致進攻是不可能的——他們各國在中國的勢力與利益各不相等，而且互相衝突，各自想保持自己的勢力和『華人的同情』，不能為英國所犧牲。六月初旬至中旬的時候，除英國以外，都不敢公然進攻，無不竭力聲辯，甚至於倡言贊成廢除不平條約，如六國委員不一致，不肯公布調查結果，美國立刻解決勞繼賢案，日本政府的非正式表示等等都是明證，這恰在打倒一切帝國主義呼聲最高的時候。再則，段祺瑞的軍閥政府，恰在這個時候（六月二十四日）正式以外交公文要求列

強修改不平等條約，種種方面表示自己的『愛國』；張作霖原本在五月底要想進京攫取政權的，五卅運動一起，只能退出關外，張學良到上海來鎮壓民衆運動的時候，也不得不捐給學生會兩千塊『買路錢』，表示是來防禦外敵的。　軍閥的統治，在這時候顯然是失去了自己的基礎，至少也在極端動搖的狀況之中。　所以，五卅運動的第三點特性便是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國民革命聯合戰線，足以使帝國主義不敢一致進攻，軍閥統治根本動搖。

可是，這一聯合戰線不過繼續一二十天之久——上海的買辦資產階級的商閥——總商會——『積極』起來了。

國民黨的右派『站起來』了。　總商會的積極，立刻擅自修改代表上海一百五十萬以上的市民的工商學聯合會的對外要求，抹殺工人的罷工結社權利，取消撤退外國駐華武裝勢力的條件——出賣平民的權利以謀與帝國主義者妥協，破壞國民的聯合戰線。　一般高等華人，不用說研究系的梁啓超丁文江等賣弄他們的『學問』，主張妥協和平漸進，甚至於反對抵制外貨。　就是所謂『站起的』國民黨右派，如戴季陶先生等，在浙江國民黨臨時省黨部通過反對階級鬥爭的議案之後，立刻公布他們單獨對英的主張，希望日本『回東方來』（見季陶之中國獨立運動之基點）。　五卅運動的發展到七月中便完全陷於『單獨對英』的對日妥協運動之宣傳裏；理論上既有戴季陶先生的高論，以及北京一般反動的大學教授和國民黨的種種右派的宣傳，事實上便有上海總商會方面的買辦分子竭力壓迫上海總工會和日廠談判，如此四方八面——戴季陶，大學教授，反動的右派，買辦資產階級，交涉員等——強迫恐嚇欺詐種種手段的對付上海總工會，結果竟使日本廠的罷工工人不得不屈服而上工（八月十二日）。　這種現象，顯然是中國資產階級想在國民革命中爭得指導權以停止革命的解放運動，而用妥協策略取得自己的階級利益。　帝國主義者在這時候，一方面驅使奉系軍閥到處開始摧毀革命的平民（青島、天津、上海、南京等）；一方面便因為中國國民運動的目標單集於英國，其他各國無所顧忌，正可一致進攻，同時利用機會以稍稍挫折英國在遠東的氣燄，而

用空且口的人情誘惑中國的高等華人以破壞聯合戰線，於是所謂關稅會議法權會議的提議都通過了。　威脅勞動平民利誘高等華人以一致進攻而破壞革命聯合戰線的帝國主義政策，便在總商會國民黨右派的妥協之後完全實現了。　並且奉系軍閥也是同樣的政策，他們（七月間）封閉工商學聯合會，不准許啓封，以示恩威於資產階級，同時極端戒嚴，壓迫工人。　帝國主義軍閥的這種離間政策和資產階級自身的妥協策略之下，上海總商會第一步修改條件（六月十三），第二步先行開市（六月二十五），第三步壓迫日廠工人上工（八月十二日），第四步與十一國上海縣商商會妥協而暗示軍閥使封閉總工會（九月十八日）。

全國小資產階級遂漸受軍閥資產階級的暗示和壓迫，一方面傾向於妥協，別方面畏怯革命的鬥爭，於是部分的退出革命戰線——上海各馬路商界聯合會在總工會封閉之後，自行取消工商學聯合會。　這時候，帝國主義者的列強，自然可以安心的一致進攻，滬案重查便公然實現，英美日三國一致判決五卅以來所殺的人都是該殺的。——五卅重查的提議（使團領袖的照會）還遲在十月一日，即離上海英廠工人上工不過一星期，離總工會的被封不過兩星期而已。　無產階級在民族解放革命裏的領袖地位，是何等的明顯呀！　同時，上海總商會在總工會被封後的第三天（九月二十三日），便開始募所謂愛國募金，名為接濟英廠工人，實則五卅以來總商會所經手發的罷工維持費，大部分是各地捐來的，小部分是總商會辦事人墊出的，愛國募金的作用，不過是為這些辦事人彌補自己的「損失」罷了；況且到九月二十七日，上海的英廠工人，已經因總工會被封，沒有革命行動的公開指導機關和自己的組織，因為總商會剋扣募金，不發維持費，又被壓迫，『調停』而上工了。　資產階級的妥協當然再明顯也沒有，外交部總商會口頭上儘管抗議滬案的司法重查，實際上他們每一步的行動都是成就這一滬案重查的；而小資產階級的猶豫退縮懦怯，當然也是資產階級策略的實行中所必要的助力——因為他們可以減殺革命派方面的勢方。　所以五卅運動的第四點特性，是在經驗上證明國民革命中資產階級妥協

性和小資產階級的猶豫投怯，足以破壞聯合戰線而使革命運動失敗，同時，也就證明無產階級在國民革命中取得指導權之必要。

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本是中國一般平民反抗帝國主義和軍閥的革命鬥爭，目的在於解放中國民族，當然就是解放平民；如果資產階級阻撓障礙壓迫這一鬥爭——否認工人的罷工結社自由，保留外國駐華軍隊以備壓迫平民，強制羣衆，對日妥協，而祇想藉對英罷工之力達到僅僅利於高等華人的工部局董事位置及中國輪船公司和英日競爭的優勢等等——勞動平民的反抗目標自然同時要注射到中國資產階級方面來。　帝國主義者方面的毒計，在七月四日停止供給馬達電力於中國工廠（上海租界的電氣處本是壟斷上海的電氣業的），當然不是使中國資產階級更加憤激的反抗，而是使他們急速的倒到外國資產階級一方面去，幫同着壓迫工人階級。　短視的淺見的中國資產階級，爲了保持幾萬元（就算他幾十百萬元！）的利益，居然甘心賣國賣民，實行摧折上海總工會。　五卅國民革命運動的過程裏，無產階級的勢力在政治覺悟上在組織上都是非常之澎漲的時候，資產階級的這種態度祇有使無產階級得到更深切的覺悟——階級的覺悟：『壓迫禁止我們的自由結社，剋扣我們的工資，保持租界制度……的，不僅是帝國主義者和軍閥，而且還有中國的資產階級』！　況且中國勞動平民奮起反抗帝國主義的原因，本在於要求改善自己的經濟狀況和增高自己的政治地位。　於是五卅以來中國華商工廠裏的罷工，突然由對外示威的性質，變成切實要求經濟政治地位改善的罷工。　——八月中旬上海郵局，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的罷工，便是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對外妥協對內壓迫之答覆，隨後全國電報局的罷工，天津河南山東的中國紗廠罷工，都是同樣的性質。　無論是資產階級的市儈，是中外資本家走狗的工賊，是大名鼎鼎的戴季陶先生，是所謂國家主義者……他們只準工人爲着爭民族利益國家體面而罷工，不準工人要求加幾分工資承認工會而罷工，此等論調，決不能使工人相信的。　贊成國民革命而反對階級鬥爭這種『學說』，假使對於資產

階級的學者是天經地義，那就對於無產階級是極端的荒謬：一方面要求工人爲『民族』而流血犧牲，別方面這個『民族』又不許工人加幾分錢幾角錢的工資，不許他們結社罷工的自由，不承認工會，這是何等的矛盾！　無產階級正因此而要擴大自己的組織和奮鬥力，在五卅運動對外因資產階級的妥協而漸次失敗的過程裏，國內的階級鬥爭和革命運動內部的階級分化，自然而然格外暴露的急速。五卅以後，全國罷工波及中國企業的潮流，不但是簡單的經濟鬥爭，而且有重大的政治意義：中國工人階級在這次總的民族鬥爭裏鍛鍊自己的階級意識，擴大自己的組織，於中自己的力量，以備後來更偉大的鬥爭裏，整個兒的負起解放民族解放自己的歷史使命。　所以**五卅運動的第五點特性，是在經驗上證明：國民革命的過程裡，階級鬥爭和階級分化的必然性，並且祗有無產階級的政治力量鞏固擴大階級意識明確堅決之後，才能引導一般平民達到打倒帝國主義的目的；『工人階級的自由是要用自己的力量去爭來的，——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是在要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革命鬥爭去奪來的』**。

五卅運動的發展，開始於中國工業中心的上海，波及全中國的窮鄉僻壤，開始於中國的無產階級，震盪到了大資產階級，甚至於官僚軍閥。　不但全國城市裏的小資產階級一開始便站在革命派勢力的一方面，直接參加這一鬥爭；甚至於河南、陝西、湖南、湖北、直隸、江蘇（蘇州角直、宜興、江陰鄉下）等處的農民，也都漸漸的開始活動，成立農民協會，反對苛稅雜捐及預徵漕糧，反抗地主，有些地方農民的運動往往是工會或學生會引起的——這亦是五卅運動間接的影響。　總之五卅運動在中國革命史上是極重大的關鍵，他引起了一般下層的民衆的積極鬥爭。　可是，不用說，許多小城市裏的五卅運動，往往限於抵制英日貨或者捐款援助工人。　抵制英日貨的運動在上海就受買辦資產階級的怠工，內地（如太原福州等處）甚至於因此而引起學生會國貨商和洋貨商的武裝鬥爭。　捐款雖然有些力量，始終便宜了上海買辦階級使他們可以不出一錢而坐享『盛名』。　因此，我們要知道：中國現時資

產階級內部雖然還是買辦分子佔優勢，而在五卅運動後，大部分小商人之中，反對把持包辦商會總商會的少數買辦分子之對抗派，也在逐漸發生。　革命運動自從五卅之後，冲破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萬里長城，深深的滲入工人群衆農民學生小商人之中，是絕無疑義的。　然而：一則各地的罷工運動第二次起來——八月十一，唐山罷工的暴發——八月中，南京工人的流血——八月初，北京英使館的罷工——八月六日以及其他地方，都在上海日廠罷工結束，工人階級已經疲於應付帝國主義者軍閥資產階級買辦工賊等四方八面的壓制逼迫搗亂的時候；二則農民的運動還在剛剛開始，不能和五卅的總鬥爭合流並進；三則各地的小商人，眞正能爲民族利益爭鬥的資產階級分子，還在買辦分子或頑固派包辦的商會勢力之下，不能脫離妥協政策的影響和賣國政策的蒙蔽，以致不能誠意的澈底的和無產階級合作；四則各地工商學各界的聯合鬥爭，還只是所謂純粹對外的反抗宣傳，沒有能力推翻當地的軍閥政府，處處受軍閥政府的壓迫而零零碎碎的摧敗。　再則，一九二五年的世界史上雖然要以「中國革命運動」占第一等重要的位置，可是同時還有埃及的解散國會問題（三月廿三日），印度的紗廠罷工（九月十六），非洲坦及爾因地方的罷市（七月三日）、摩洛哥戰爭（六月廿七），叙利亞革命（八月六日），波斯政變——殖民地革命已經開始世界的發展，而中國的五卅運動都還不能和這些地方的革命運動直接聯合，互相呼應，始終還是各幹各的。　所以**五卅運動的第六點特性便是在實際行動上證明：無產階級的全國指導要更加集中統一，無產階級與農民運動雖開始聯合，還要有百倍於現在的深切關係之領袖地位；五卅運動實際的具體的提出革命平民的政權問題和中國民族解放運動與各國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運動互相聯合的問題——祇有工農小商等革命勢力鞏固的團結，和世界無產階級及被壓迫民族聯合作戰在各地直接的組織武裝勢力，推翻軍閥政府，才能使民族解放運動勝利。**

帝國主義者在偉大的五卅運動的時候，自己覺着對中國的統治和他們走狗的軍閥政權日益動搖，他們的屠殺政

策，實際上不過是自殺政策而已，於是一轉變而注全力於宣傳反赤化反共產的政策來，並且用種種方法破壞聯合戰線，這種政策在中國北部似乎稍稍有些成績，可是在南部卻完全失敗。 楊劉唐繼堯等裏應外合的進攻廣州革命政府失敗之後（六月十三日），不過一禮拜，英帝國主義者已經用離間政策，挑撥許崇智和蔣介石，使許崇智寧可放棄潮汕與陳林妥協（六月十七）而回廣州與蔣介石爭權。

可是五卅運動暴發於廣州（六月廿一罷工，廿三沙面屠殺）之後，民衆方面既然一致對外，內部的衝突自然不易暴露。 國民政府的成立（六月廿五），與上海工商學聯合會的成立相差不過六七天；這亦是一種聯合戰線的形成，國民政府之政治的內容，便是代表農民工人大多數小商人的利益，而且有革命的武力——國民革命軍。 他與上海工商學聯合和上海總商會共同管理對外鬥爭的差異點，就在：他——國民政府，有農民羣衆和革命武力的贊助，而上海是總商會的武力（保衞團）和軍閥相勾結。 並且國民政府之中是勞動平民佔優勢而不是買辦分子佔優勢。

廣東的農民工人，不用說是爭得了階級鬥爭的自由和集會結社等的自由；就是大多數商人，自從商團叛國之後，漸漸覺悟買辦商閥的罪惡，而自己組織起來，尤其是革命政府肅清內部反動軍閥之後，他們都一致的擁護這一政府。 廣東國民政府和香港罷工委員會在這種環境之下，當然能以全力堅持五卅運動的總罷工，與香港空前的打擊（外國新聞記者爾密士的談話，說香港因罷工而損失的每洫在七千五百萬以上），尤其是黃埔的開港，足以爭回中國的經濟獨立和交通獨立。 雖然帝國主義者和上海一樣的勾結軍閥妥協派右派來破壞這一聯合戰線，可是四五次的嘗試無不失敗：八月廿日廖仲愷先生被右派軍閥刺死；九月十五日許崇智完全放棄潮汕，陳炯明因此復圖侵襲廣州；九月二十日許崇智部下莫雄鄭潤琦又在廣州謀叛，私自釋放刺廖要犯；十月三日熊克武叛謀發覺……隨後，段張派永積等軍艦，幫助鄧本殷從南方與陳炯明（東江）及熊克武部下（北江）三方夾攻廣州（十一月間）。 然而廣州的國民政府不但沒有推翻，並且已經統一全粵，把這

些反動軍閥完全肅清，苛捐雜稅烟賭拉夫完全消滅，農民協會工會有充分的鬥爭自由，財政軍政統一……成了模範的國民政府。 對外的交涉，雖然沙基慘案還沒有最終的勝利，然而日美等國看見這樣的鞏固的國民政府，境內的革命運動又確沒有明顯的反對一切帝國主義侵略的目標，自然都軟化下去，不敢與英國一致進攻，美國煤油稅問題，黃埔戒嚴區域鎗斃違法的日本水手問題，汕頭日人行兇問題，廣東政府都得到中國自有外交以來所未有的勝利。 就是英國，現在也巳經不能不俯首求和，香港罷工不但沒有失敗，並且還有中國商人預備以罷市促港督的覺悟（今年一月）之消息。 固然，廣州的國民政府，種種方面的革新計畫和建設事業還做得很少，內部亦許還有種種缺點，可是在二三十年騷擾壓迫的中國政局之中，他實是唯一的一線曙光。 中國的人民現在沒有不希望在全中國有這樣的中央政府的。 五卅運動的一九二五年中祇在廣州一隅給了一個民族解放運動裏國民革命與階級鬥爭會流並進的聯合戰線而後能勝利成功之縮形——打倒代表買辦土豪階級的右派，肅清反動軍閥然後勞動平民工農小商的聯合戰線才能鞏固政府的武力才變成平民的武力，然後對外的反對一切帝國主義侵略的運動才能充分的發展，而得着勝利的形勢。

（三）

五卅運動之中，奉系軍閥在山東直隸江蘇上海到處施行屠殺壓迫政策，使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不能進展，段祺瑞和直系軍閥蕭耀南等，雖然急急忙忙提出對外抗議，擬議工會條例，公布『人權保障條例』等等，然而不久就使人民完全覺悟：他們這些『作為』，僅僅是為保持自己權位的假惺惺；大資產買辦階級雖然貌為贊助工人，實際上處處妥協以求外人『諒解』，出力幫助軍閥帝國主義者壓迫屠殺工人，而結果五卅案重查，上海工部局的董事也不能到手，關稅會議不能給中國以自主權，法權會議同樣是裝腔做勢——一般小資產階級，向來受妥協派的催眠的，當然要有最後的覺悟；工人農民中的運動仍在深入開展，積聚着集中着自己的戰鬥力。 從上海總工會封閉之後，

雖然，工人運動屢受摧殘，上海總工會副委員長劉華被殺，各地亦均繼續壓迫，然而上海及各地的工人農民（如上海的商務印書館、同興怡和及其他紗廠、漆匠、木匠、車夫、石印工人等的罷工怠工，河南杞縣、江蘇江陰等地方的農民運動，反抗縣官地主，要求組織農民自衞軍……），仍在勇猛鬥爭。　五卅運動所開始的國民革命，不會受帝國主義軍閥的壓迫和資產階級的破壞就停頓的。　革命的前途正很遠大，革命的後備軍正在徵集呢。　不過五卅運動中最明顯的賣國賊無過於張作霖的奉系軍閥；他不但壓迫人民，做英日帝國主義的走狗，他並且趁着五卅運動派遣軍隊占領上海、南京……就和直系軍閥的利益已經大有衝突。　於是孫傳芳於十月十一日——上海工人運動已經由奉系軍閥代他完全壓迫下去之後——宣言反對壓迫工人復工，隨後吳佩孚等也表示反對關稅會議……總之把一切罪名都歸到奉系身上去，而藉此名正義順的開始反奉戰爭。　北部的中國民衆，在這種時機：一、正是感覺民衆武力的缺乏，就連廣東國民革命軍一樣的軍隊亦沒有；二，看見比較開明的馮玉祥等的國民軍與奉軍勢力早已衝突，漸次加入戰爭，當然積極督促這種所謂國民軍澈底的先掃除奉系軍閥。　五卅運動後的革命民衆，已經和以前大不相同，他們不能再容忍自己消極旁觀軍閥戰爭的心理，消極的要求和平的心理，在這一次已經明顯的發出『變軍閥間的戰爭爲人民對軍閥的戰爭』之口號。　假使五卅以前歷年來國民革命的預備運動足以使軍閥之中發生所謂國民軍，那麽，五卅的偉大的革命運動，當然能使中國現時最鞏固強盛的奉系軍閥內部也起崩潰——郭松齡的倒戈，顯然是受民衆的國民運動的影響。　雖然日本帝國主義者直接派兵到滿洲，親自下手殺掉這一『赤化』將軍，鞏固了奉系軍閥的勢力，在直隸李景林山東張宗昌方面，亦與以實力援助，把這次反奉戰爭實際上變成了國民軍與日本帝國主義之戰——然而對於民衆在五卅失敗之後又加以帝國主義者公然的對奉張助戰，祇有使我們更深切的感覺武裝自己實行打倒軍閥統治之必要。

固然——五卅之後，國民運動內部起了劇烈的階級分

化的現象，不但資產階級直接的壓迫束縛工人階級而且政黨界思想界，也因此而發生分化：這一分化開始於戴季陶先生的反對階級鬥爭及所謂『右派國民黨員站起來』的運動，結果是極右派利用戴季陶先生的領袖，召集西山會議——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之右派會議；學生界裏也發生所謂國家主義的運動，成立國家主義團體聯合會。 西山會議中的主持力量實際上是極右派的鄒魯林森，以及葉楚傖邵元冲等猶豫分子，這一會議的意義，重要之點在於反對廣州中央及國民政府（開除汪精衛），其餘開除共產分子等是連帶的問題而已。 國家主義的『運動』，主要之點也在謾罵廣州政府國民軍及蘇聯。 五卅運動之中，因無產階級勞動平民戰線的鞏固，而堅持到現在還沒有屈辱的，只有廣州的運動，廣州的國民政府。 中國資產階級寧可妥協取媚於列強而不肯犧牲幾分錢的工資和工會能工等自由給工人；所以他們的思想家和政治代表用種種誣蔑手段毀傷中國共產黨和國民政府。 中國共產黨和廣州的國民政府一樣是帝國主義者及軍閥所最毒恨的。 現在問問：誰要汪精衛離去廣州，誰要驅逐很得力的蘇聯政治軍事顧問，誰要反對共產？——唯一的回答是：帝國主義者，軍閥，國民黨右派和國家主義派！（這一句裏的，國民』『國家』等字樣，我願意是我寫錯的！）因此，全國民衆反奉運動之中，我們在最初一期，總見許多彷彿是很體面的口號：『內不妥協，外不親善』，這意思是說：一切武力不是到帝國主義方向去了，如張作霖（我們國家主義者當然不便和他妥協），便是到蘇聯赤化方面去，如蔣介石馮玉祥（那又是我們國家主義不願意和他妥協）。 殊不知道這些所謂『赤化』將軍，離赤化還遠得很呢。 國家主義派亦未始不知道；不過蘇聯幫助了中國的勞動平民解放，中國勞動平民在創造自己的武力之過程裏，先因傾向民衆的武力之比較的放任，而發展了自己的勢力得着了階級鬥爭的自由，對於中國的資產階級有些須不利而已。 可是，因為勞動平民政治勢力之普遍發展和帝國主義者的強橫壓迫。——一般人民對於廣州政府便日漸明瞭眞相而想望他：有具體的實際的勝利放在眼前。 再加之帝國主義

的日本公然出兵滿洲，五卅運動中妥協的失敗，漸漸使資產階級的學者悔悟，資產階級的政客改變策略。 國民黨右派和國家主義者之中，居然發現些人，大談其勞動問題，罷工自由的法律基礎等等；——戴季陶先生對於這些自然早已知道，始終他是較遠見的資產階級學者；他並且要討論到合作的方法共同反日的行動。 **聯合戰線的恢復便成了目前最切實最緊迫的問題。**

同時，這次戰爭裏，軍閥的崩潰，亦因民衆運動的發展，普遍的國民革命政府的要求，而愈加急速——郭松齡魏益三稱國民第四軍，山東方振武最近自稱國民第五軍（今年一月）。 一般勞動平民經過五卅失敗的巨創，看見廣州國民政府的模範，都一致的要求組織國民革命委員會，推翻段祺瑞的政府（北京上海等處的示威）。 就是資產階級，尤其是小資產階級也已經覺得沒有出路。 不但如此，軍閥崩潰的過程影響到全國政局——帝國主義者逼得不能不以關稅會議法權會議等等，延宕敷衍；軍閥之中沒有一派能維持住『中央政權』，北京簡直成了無政府的狀態。 現時在全國人民之前，所急切要解決的問題，便是：還是民衆在勞動平民領袖的聯合戰線中取得政權，組織革命政府呢，還是由帝國主義指揮奉系和直系妥協，聯合而攻國民軍，當然更加壓制民衆，以成就奉直聯合的反動政府呢？ 這種時機——軍閥帝國主義統治極端動搖的局面，實際上是五卅運動所造成的，民衆反奉運動和反對奉直聯合的鬥爭，實際上是五卅運動更深一步的繼續。

現在國民第一軍的首領馮玉祥，他曾經拒絕與革命的國民黨左派共同領袖反奉的臨時革命政府，他曾主張暫時保留段祺瑞，他現在下野了；國民第二軍和第三軍內部非常複雜，然而他的左派至今還主張去段祺瑞，成立臨時政府，立即召集國民會議預備會。 他們這些主張都是對抗張作霖吳佩孚章太炎等『法統』主張的，奉直聯合的主張是要恢復軍閥的統治，恢復帝國主義者統治中國的均勢。 國民軍反抗他們的鬥爭，不得民衆的贊助是決難勝利的，民衆以要求一切政治自由鬥爭自由的保障爲條件，當然可以並且需要對國民軍和國民政府加以贊助。 民衆的政治

主張，在五卅經驗之後，自然一致傾向於國民會議重建民國的要求。 祇要看國民黨右派的孫文主義學會的領袖以及國家主義的醒獅週報，都不能不主張召集國民會議，便可以知道民衆要求的嚴迫，到何等程度了！ 國民黨現在的新右派（與鄒魯林森謝自由等的反革命當然不同），也許眞有明白的分子，便是國家主義者的青年中，未始沒有眞正的愛國者，他們不能再容許他們的領袖專以反共產爲職志了！ 現在的問題，完全在於平民方面聯合戰線之中，增加武力的後盾和正確的政治指導，所以上海總工會等的眞正羣衆團體，發起國民會議促成會的恢復運動，主張以人民代表和國民軍國民政府立刻組織臨時政府召集國民會議預備會。 這一運動不久便要普及於全國。 國民會議促成會復興運動裏重要的職任，在於切實的結合一切反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力量；資產階級在妥協失敗之後應當覺悟，小資產階級在受了妥協政策的迷誤之後尤其應當立刻站到革命的平民一方面來，——國家主義者和國民黨右派既然都贊成國民會議，何以不贊助首先提議以國民會議預備會解決國是和五卅條件的廣州國民政府（七月二十二日）？ 現在應當兩方面同時進行：一面各地工商學農各界，國家主義，國民黨右派，國民黨左派，共產主義派，大家聯合起來組織國民會議促成會，就當地實行民衆的意志，組織武裝力量，反抗軍閥的統治，同時精密組織各種職業的平民，以爲召集國民會議預備會的單位和基礎；別方面，廣州革命的國民政府與國民軍應當以自己的武力擁護民衆的利益，立刻派出代表和全國各界人民代表開聯席會議，即時召集國民會議預備會——組織臨時革命政府，統一中國，肅清國內一切反革命的勢力，然後眞正的國民會議可以召集成功，眞正的共和國可以建設。 這種行動的方針，難道不是一般勞動平民以至於資產階級所應當採取嗎？ 總之，五卅以後，國民會議的運動已經從宣傳的口號變成實行的方針；這種運動已經有極大多數覺悟的民衆做他的基礎，無論甚麼力量都不能摧敗他的，——除非是資產階級，國民黨右派及國家主義派，因爲這太對於勞動平民有利益了而從中破壞，破裂聯合戰線或者故意怠工，

那時，這種運動的成功或許要比較多的時間，比較更加艱苦些的鬥爭。 他們的怠工破壞或許要成就暫時的直系聯合之勝利，而變成反動的局面，然而勝利始終是 勳平民的！ 五卅所開始的革命不能停止的了！

一九二五年在中國國民革命史上，在世界的社會革命史上，實在佔着和歐洲一八四八年及俄國一九〇五年同等的重要地位呵！

一九二六・一・二二

# 國民革命運動中之階級分化

## ——國民黨右派與國家主義派之分析——

瞿秋白

中國民衆革命運動的開始，可以說是從五四時代起的。 帝國主義的發展，歐洲各國的向外侵略征服殖民地，是資本主義進程中不可免的現象。 資本主義的國家，如英、如法、如德、如俄日等，內部生產力的增加和階級鬥爭的劇烈，漸漸的動搖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私有財產制度。 於是資產階級便不得不力求擴大自己商品的市場和原料的來源，就是掠奪殖民地，以維持自己階級的統治地位。 他們侵略弱小民族——資本主義文化還沒有發展的國家，他們可以獨占那地的市場，壟斷那地的原料，因為這些地方自己既然沒有工業當然不能和帝國主義競爭。 因此，他們可以得到超越的非常的利潤——比本國市場內多至百倍的利潤。 可是，這種殖民地政策的施行：一、不能不引起帝國主義各國之間互相的衝突，二、不能不使被侵略的國家逐漸的資本化。 這兩種結果，原是帝國主義自己所造成的，便是以致帝國主義的死命。 社會革命的爆發便在這帝國主義內部崩潰的過程裏發現；帝國主義的歐戰是列強衝突的表現，是爭奪殖民地的戰爭，可是戰爭的延長和破壞，使全社會中大多數羣衆不能再忍受資本主義的統治，農民、小資產階級、智識階級等都傾向於無產階級而造成革命的形勢。 俄國的十月革命便是因此

潑動，又加以內部農民問題民族問題等類種種矛盾衝突的匯集而成功的。　便是英美法日各國在歐戰後（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也都經過一個可怕的革命危機。　至於殖民地的資本主義化，對於帝國主義國家尤其是致命傷，他們的種種殖民政策經濟政策，無一不是遏制弱小民族的工業發展；可是弱小民族內部假使商業經濟極不發達，大多數人民安於農業的自足經濟，那時，資本主義國家便無從暢銷他們的商品，無從多量吸收原料；所以弱小民族與帝國主義國家接觸，便自然而然，至少在商業方面，逐漸的資本主義化，商業資本的積聚（所謂『資本之最初積聚』）必然發生工業資本，這時候，帝國主義的侵略便和殖民地弱小民族間的資產階級發生衝突了。　何況，帝國主義列強爲奪殖民地而互相戰爭時，正給殖民地以發展自己工業的機會，宗主國的生產完全集中於軍事，殖民地的生產和原料，當然祇能自己經營自己應用；那商業裏（買辦，洋貨商）積聚的資本，久受宗主國資產階級政策的束縛和遏抑，到此便不能不急速的投入工業生產。　這便是國民革命的經濟基礎。　於是社會革命開始的時代，便是殖民地弱小民族裏國民革命開始的時代。　帝國主義之前的一時代裏，後進的資本國與先進的資本國相競爭（如俄國彼得大帝變法，日本維新）的過程，和現時殖民地弱小民族的向帝國主義革命的過程是斷不能相混的。　卽前一過程，卽使有革命，也祇是純粹的資產階級革命；這後一過程，便含着多量的無產階級的性質在內——在國際範圍內，這不過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在一國範圍內，雖然性質上還是資產階級的，而在革命力量上，却大半須以無產階級爲主力軍。

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的發端，正在於五四時代，這裏原因看上述的經濟分析便可以明瞭。　五四時代的新文化運動，他在政治上的成績，影響於多數民衆最大的，祇是『國貨』兩字，這一運動的資產階級性質，和五四前後中國資產階級，確有一期的大發展的事實，便已經完全證明了。　可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反對宗法封建軍閥的革命，內部必定含孕着無產階級革命的種子，各國革命史都是

實例，中國何嘗又能除外——其中的理由非常明顯：資本主義發展之中，資產階級的經濟力固然集中而強大，無產階級的增多與團結也必然相伴而行，天下那裏有沒有工人的工廠呢？　況且這種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運動，在殖民地上，如中國的五四運動，事實上思想上都是受世界革命潮流的衝動——一九一七至一九一九年，中國新思想的勃興，誰又能否認俄國革命、德國革命、英美大罷工、勞動問題的世界化等等的影響呢？　那時的青年和學生，差不多個個人都注意報上世界革命運動的消息，個個人都想談幾句勞動問題，社會主義。　這些社會主義的思想，當然是很籠統模糊的，然而就在這一源流裏生長出中國無產階級的政治思想——共產主義。　新青年雜誌的左傾與其共產主義化的過程，便是明證。　當初五四運動時的新文化思想——反對孔孟、反對禮教、白話運動、婦女問題等等，都是中國資產階級發展所需要的。　同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以及勞動社會問題的研究熱與上述各種運動混流並進。　這是很明顯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以及小資產階級的聯合戰線，反抗宗法封建社會——這種聯合戰線，第一、當然不是自覺的；第二、當然增加中國革命運動的新力軍，以救辛亥革命後垂危的國民黨。實際上這些思想上的新潮，祇是資產階級民族自覺的先驅和後盾，所以主要的政治力量，僅僅只產生『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口號。　可是在當時的環境裏，這種社會力的伸張，確是一大進步，可以使國民黨，孫中山先生等『俯就』新潮，甚至於俯就馬克思主義——建設雜誌、星期評論、孫文學說等等，都是在這時候出世的。

五四到五卅，這六七年確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時期，有重大的政治上文化上的意義。　五四時代，大家爭着談社會主義，五卅之後，大家爭着闢階級鬥爭——從北京上海到廣東，從北京大學教授、戴季陶（中國『第一批馬克思主義者』之一！）到所謂『中興名將』的曾左李國家主義派。　這是甚麼緣故？　原來，中國社會在歐戰之後，一方面資產階級發展，別方面無產階級發展；社會上新力量產生的初期，共同聯合戰線反抗宗法軍閥社會，湧起國

民革命的巨潮，隨後的發展，便是兩階級互爭革命的指導權和國際上聯盟軍的爭擇之過程。　這六七年中國國民革命的實際進程，卻是從模糊籠統的聯合戰線進而至於明顯的自覺的，從資產階級『愛國主義』進而至於無產階級的革命主義，從資產階級聯美制日的希望進而至於聯世界無產階級的國民革命。　這種過程，到五卅運動而得了極高的發展。　國際關係上，在這六七年中，資產階級所希望於巴黎和會、華盛頓會議的，着着落空；而無產階級的新國家蘇聯，不但事實上廢除領事裁判權等，並且進而切切實實贊助中國國民黨的發展。　國內鬥爭裏，在這六七年中，中國無產階級運動長足的進步，四五年來的罷工運動已經使無產階級的三分之一（至少數）組織在工會裏，每次在民族鬥爭裏，表現他的力量；國民黨改組一年，在黨內剔除買辦官僚的分子，在廣東給買辦和土豪階級（商團民團）以極大的繼續的打擊；並且軍閥之中亦起分化。無產階級在這國民革命過程中，確已占得多份的優勢，到五卅時候，廣州國民政府的成立，上海工商學聯合會的領袖五卅運動，尤其是無產階級指導下之聯合戰線發展的最高點。　資產階級看着無產階級的勢力足以導國民革命於勝利，看見國民革命的進行中資產階級要犧牲自己的私利——其實不過是容許工人農民組織和鬥爭的自由，極普通的民權，——於是開始反動而求爭回革命的指導權以消滅革命。　同時帝國主義者尤其害怕這種運動的澈底發展，正在努力『工作』，做反對所謂赤化蘇聯的宣傳，離間挑撥資產階級。　於是資產階級的社會思想，也發現自己的『階級覺悟』而努力於反對階級鬥爭和國家主義的宣傳，國民黨右派的形成，實際上是與帝國主義者聯合戰線。這裏階級分化的現象是非常之明顯的，半年來思想界裏的反動潮流，從主義上策略上革命領袖問題上以及道德文化上所發生的爭執，都是這一現象的表演。　可是，同時中國革命運動的進展，使無產階級政黨和國民黨的主張，如反帝國主義和軍閥的鬥爭，廢除不平等條約和國民會議的運動等，都因而滲入普遍的羣衆裏去；中國社會一般的革命化的過程，當然影響到政黨界與思想界，革命的小資產

階級及智識階級也就逐漸顯現他們的左傾；——最近半年來北京方面有猛進雜誌、莽原雜誌，上海方面有洪水雜誌等等；至於國民黨內如柳亞子、朱季恂、甘乃光、陳公博等居然形成強有力的羣衆的左派，汪精衛蔣介石等革命傾向之確定更不用說。 思想界與政黨界左右分化的過程，顯而易見是隨着國民革命運動的進展而日益激厲的，或者以為國民黨右派和國家主義派的興起是中國社會反動的表徵，其實不然，這種反動正足以證明中國革命進展急速——使帝國主義者不得不於軍閥以外另找一種比較「灰色」的工具；使資產階級不得不急起直追的攫取革命思想的指導權。

※　※　※　※

中國革命是國民革命，然而國民革命的進行可以有兩種方式：一是由資產階級來指導——對於帝國主義做局部的抵禦，利用所謂列強之間的衝突而苟延殘喘，想鎮壓勞動民衆的階級鬥爭，處處與軍閥帝國主義者妥協而希望以反對赤化取媚外人，求得些須的恩惠；一是由無產階級來領導——對於帝國主義整個兒推翻，利用帝國主義與世界無產階級的總衝突而進行革命鬥爭，發展國民革命中之階級鬥爭成分，集中最大多數民衆的革命力，以求肅清國內一切買辦軍閥土豪等帝國主義的工具和勞動平民的壓迫者。 現時左右派鬥爭的具體問題是如此，並非如表面上看來是共產與反共產的爭執。 然而右派——國民黨右派及國家主義派——故意裝着不知道自己造作一個共產做對象——其實是帝國主義的謠言，他們却偏偏當眞的來攻擊。

如果要反對共產主義，便應當明瞭共產主義的意義。

如今思想界的右派却都是信口胡說。 譬如鄒魯、孫鏡亞等類的國民黨員，曾琦等類的國家主義派便都是如此。

他們或者說廣州政府立刻就在實行共產，或者說共產黨是要中國社會回到原始共產制度（醒獅第六十八期） 廣東政府是否共產，現在不值一駁。 中國共產黨要實行的是原始共產制度嗎？ 這不過是曾琦等自暴其不學與荒謬，不值得去說他。 至於比較有研究的戴季陶先生和獨立青年雜誌的鑑光先生，也是同樣的不了解共產主義四字是

何所指。季陶說中國共產黨的主義不適宜於中國；靈光說中國共產黨要抄俄國的老文章。他們說這些話的時候，是否知道中國共產黨的主義究竟是甚麼？我想，他們一定知道的，他們一定知道中國共產黨並不曾主張明日便使中國社會裏實現共產制度；可是他們因爲要反對中國共產黨，故意一口咬定的這樣說。這裏我們可以找着絲毫的客觀態度嗎？當然不能夠！

我們應當分清楚共產制度與共產主義的區別。共產制度是說全人類社會之中階級已經消滅，一切生產分配由社會經營，個人祇須依照社會的計畫去參加工作，便能得到社會的一切供給——衣食住娛樂科學等等。共產主義是說從現在社會——帝國主義的列強，商業資本宗法社會的弱小民族殖民地，以至於非洲、西伯利亞等處的原人社會——怎樣過渡到共產制度的種種式式政治經濟教育等的方法：政黨的策略，革命中的階級關係，經濟文化等的政策，革命後的國家制度等等。他們右派說共產主義不適宜於中國，卽不能實現於現時的中國，如果是指共產制度而言，那麼，不用說在中國，便是在已革命的俄國，將來革命後的美國，也不能立刻湧現。如果指的是共產主義，那麼共產國際對於各國都有相當適應於當地經濟狀況並與世界各國革命運動相聯絡的政策。他們應當對於中國共產黨的具體政策加以詳細的虛心的研究，才有開口批評的資格。中國共產黨根據馬克思列甯主義，對於中國經濟狀況有週密的研究，以前新青年前鋒雜誌曾經發過不少這類的文章；因此中國共產黨確定進行革命以達共產制度的第一步政策：（一）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適值世界帝國主義猖獗侵略中國的時代，亦就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時代，中國的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農民以至於資產階級，都處於帝國主義軍閥雙重的壓迫之下，因此，中國無產階級應當努力實行國民革命，引導一切平民參加民族解放鬥爭——中國的國民革命當然就是世界的社會革命的一部分，因爲中國民族的解放，便是國際帝國主義勢力的削弱；（二）這種國民革命的鬥爭裏，無產階級和農民應當以自己地位的改善和政治自由的取得爲目標，因爲

解放大多數中國民衆才能算得民族的解放；（三）凡是遏制勞動民衆的鬥爭自由，剝削勞動民衆的利益之一切勢力，都應當和他奮鬥，都應當推翻，那麼，中國資產階級如果壓迫剝削民衆，階級鬥爭便是國民革命中不可免的，如果他們因爲要壓迫剝削民衆而與帝國主義者軍閥妥協或聯合，那麼，勞動平民的階級鬥爭不但擁護自己階級利益，而且就是擁護民族利益——更加必要；（四）這種革命的進行和勝利，必須聯合世界無產階級及其他被壓迫民族，因爲祇有這樣，我們中國的力量才能排斥帝國主義的勢力，而中國、印度、安南、朝鮮、南美等排斥帝國主義勢力，同時，英日美法意等國內無產階級反抗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這種革命的勝利自然就是打倒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在那時便當然根本推翻；（五）帝國主義國家內資本主義推翻而開始建設社會主義的時候，弱小民族，及殖民地上的幼稚的私人資本主義便根本無繼續發展之必要與可能，亦可以由勞動平民組織的國家執行有規畫的發展經濟實業計畫，以漸進於社會主義和共產制度。 這種政策，是否適合與中國的國情？ 用不着理論上來回答。 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之後，中國共產黨開始勞動運動之後，這四五年來中國社會的發展，革命運動的進行，直到五卅的大開展，全國工人農民小商人的積極參加政治運動，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呼聲普及窮鄉僻壤，便是老老實實的證據。

廣東國民政府成立，農工階級因得着多量的自由而贊助革命政府，還在繼續不斷的和地主買辦階級奮鬥，以鞏固革命政府的基礎，廣東一般人民現在能免除苛稅雜捐的重行和反動軍閥的壓迫，便是這建築在階級鬥爭上的國民革命的結果。 蘇聯、土耳其、蒙古、印度、埃及、敍利亞、英法工人等革命勢力對於廣州政府的贊助和同情，便是革命政權確定而不受英國帝國主義摧殘的保障之一。 這種政策是否抄俄國的老文章，更不用詳細的解釋了。 醒獅派和鄒魯派當然每況愈下，已經和買辦階級的馮自由派不能互相區別，他們除反對蘇聯反對赤化而外，本無別種任務，祇是信口造謠，說廣東是俄人統治是實行共產，說共產黨是否認國家等等。 廣州的事實，最近國內外國民黨

代表的第二次大會，甚至於得到華僑及香港華商的贊助——已經爲一般人所公認。　中國共產黨首先提出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提出反對帝國主義解放中國民族的口號，誠意的和國民黨左派，革命派的孫中山主義合作——這第一階段的中國共產黨政策當然和國民黨的革命主義相符合。

何以能說共產黨否認國家！　可見醒獅派的態度，還不僅是曾琦等無知荒謬不學的結果，並且是有意混淆事實，出於造謠中傷的用心。　至於戴季陶靈光等也是無的放矢，還有些人，或者接受共產黨政策而故意反對共產黨。適足以表現他們主義的資產階級性質。

※　※　※　※

國民黨右派和國家主義派所反對的既不是共產制度——共產主義的終極的目標，當然便是共產主義適用於中國情勢的政策。　這些政策之中第一個重要問題，便是階級鬥爭。　資本主義開始發展的中國，自然而然工人階級的運動也隨着開始；尤其因爲中國是半殖民地——帝國主義的資本家既在實行對於殖民地勞動者的奴隸制度，中國的資本家又因處於帝國主義強力的壓迫與競爭之下，不必能如資本先進國的餘裕可以及早讓步略買部分的勞工貴族，亦是拚命的向勞動者壓榨，以求利潤，——中國工人階級對於這種雙方兩重的剝削，自然不能不開始鬥爭，而且這種鬥爭一開始便是革命的階級鬥爭，絕無改良主義的階級妥協之可能。　中國工人階級開始鬥爭的期間，所爭的不過是增加些工資承認工會和罷工的自由——罷工期間的工資；減少工作時間的要求實際上也還很少；開始鬥爭的方式何嘗不是『和平』的談判，然而資本家的政策，都是非常狡猾無信，殘暴狠毒，次次必須以罷工的鬥爭才能解決問題。　階級鬥爭本來是資產階級自身的行爲。　如今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鬥爭，右派却叫無產階級不準回鬥，豈非純粹站在資產階級方面！　右派常說，要勸告資本家，誘發他們的仁愛性——彷彿共產黨祇是鼓動工人鬥爭，而又反對資本家仁愛。　這種勸告，事實上是否收效？——中國幾千年的孔孟仁愛學說，是右派自詡爲中國的國民性的，何以中國資本家都變成孔孟化外的人，而且變得如此

之災呢？　中國勞工運動的歷史事實具在，現時工人階級所處的實際地位具在，何以能說階級鬥爭不適合於中國國情？　七八年前說中國沒有大資本主義，或者可以說得過去，而五卅之後，上海、香港、漢口、河南、安源、天津等處，百萬餘工人的罷工事實還想否認嗎？　工人階級默無聲息的替資本家用汗血去賺錢，資產階級的學者思想家政治家或者還可以裝着不看見，信口亂說中國沒有工人——沒有工業資本，如今工人階級已經有實際的行動，震動世界的大罷工，資產階級的學者等等還能裝聾裝瞎嗎？共產黨不但不反對資本家仁愛，而且祇有共產黨能夠使資本家仁愛，——祇有工人階級的階級鬥爭能夠使資本家仁愛。　譬如去年十二月商務印書館的罷工。　工會方面前三天提出條件，要求答復，然而資本家不理，一定要等到宣布罷工，軍警壓迫開槍鞭打而工人不屈，而後資本家『仁愛』起來，假猩猩的哭起來，退職俸金的條例答應了……這是一個證據。　五卅以前，國民黨右派和國家主義派都是反對階級鬥爭，甚至於說農民協會工會等的保護政策都是赤化（那時罵廣東政府的口頭禪，謝英伯馮自由等反對廣州中央的『證據』）；如今右派和國家主義派除反對階級鬥爭之外，也趕緊談起勞工立法，談起勸資本家仁愛來了。　假使不是工人階級最近幾年來的鬥爭，戴季陶先生的仁愛說，商報陳畏壘君的勸告說（一月二十四日），獨立青年雜誌的宣言，醒獅國家主義派的『解決國是辦法』——處處不敢不提起勞工利益的口頭禪，——恐怕還未必見得實現罷？　而現在談得格外起勁，更是因為五卅運動中工人階級的鬥爭力量之充分表顯。　這是第二個證據。　再則，中國工人階級在五卅運動的時候，罷工要求承認工會，以幾十萬人的鬥爭力量，逼使段政府不得不擬議工會條例，上海總商會也不得不代行電請；等到帝國主義者和軍閥摧殘了工人運動，工人的大規模的鬥爭被停止了，段政府和總商會便不肯『仁愛』，不肯提起工會條例了。　這是第三個證據。

國民黨右派和國家主義派總說工人階級的鬥爭足以把資產階級嚇得反動，分散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　這尤其

是笑話。　難道中國工人階級應當忍受中國資本家的剝削，同時却又能反抗外國資本家的剝削——參加國民革命？　中國資產階級要利用工人的力量爭民族的解放，便應當犧牲自己的目前利益：工人反抗外國資本家的剝削，當然也反抗中國資本家同樣的壓迫；中國資本家不能自動的減輕壓迫，便祇有受反抗。　假使中國資本家因受反抗而竟反動，以至於勾結軍閥帝國主義，那就工人階級的階級鬥爭，尤其必要。　總之，中國資本家地主，祇有兩條路：一是工人農民讓步，不禁止階級鬥爭，因而取得民族解放——關稅自主權、國家的統一、軍閥的肅清、苛稅雜捐的免除；一是甯可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和軍閥的虐使，而勾結他們來壓迫工人——自己忍受軍閥的擾亂市場，勒捐餉項，帝國主義者之扼制——如領事裁判權，關稅協定權，租界管理權等。　前一條路是現在廣東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等所走的；後一條路是上海資產階級的所走的：廣東工人農民的階級鬥爭（工會的發達，資本家剝削的限制，工人罷工鬥爭的自由，農民協會的組織，農民自衛軍的戰鬥）是革命政府的基礎，而如今廣東一般商人資本家地主，已經能免除苛稅雜稅，自己建築黃埔商港；上海的資本家却甯可受帝國主義者的統治，電氣業由他們壟斷獨占，五卅時租界當局停止供給華廠電氣時，中國資本家趕緊出全力幫助帝國主義者用種種勒迫欺詐的手段摧殘罷工，僅僅因為不肯犧牲停電期間的工資！

再則，如上海孫文主義學會的革命導報宣言，如商報一月廿四日的社論，總是說：「中國工人祇受外國資本家的壓迫，戰鬥的目標也祇外國資本家」，或是說，「以階級鬥爭助成民族獨立運動，吾人亦不能無異辭：民族獨立要求，意義有在麥餅米飯以上者」。　誠然不錯！　可是，階級鬥爭的意義不但在『麥餅米飯』以上，並且還在民族解放以上；現時中國工人階級的所以能懂得廢除不平等條約等等，正因為他們實行了階級鬥爭，正因為這是中國共產黨首先提出的階級鬥爭之最低限度的目標，正因為中國國民革命是世界範圍內中國無產階級和世界資產階級的政治的經濟的鬥爭。　國民黨右派要反對國內的階級鬥爭

，要否認民族解放與階級鬥爭有一方面的共同意義，並且要工人的戰鬥目標限於外國資本家——正足以見他們完全祇代表中國資產階級的利益；他們『努力工作』『站起來』和赤化及階級鬥爭奮鬥，反對中國共產黨，用種種手段欺蒙無產階級，說中國『任何階級』（軍閥，買辦似乎也在內）都有共同利害，實際上是叫工人去反對外國資本家的壓迫而不要反對中國資本家的剝削（去年上海、天津、鄭州、安源等的華廠工潮，已是中國資本家剝削壓迫的明證——他們還要說沒有！）——正足以見得他們努力從事於『階級鬥爭』，站在資產階級地位來反對工人的階級鬥爭。他們自身的發現於中國，他們自身的政治態度和政策，正是中國共產黨政策和共產主義適合中國情勢的最有力的例證。國民黨右派和國家主義派呵，你們如果要證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不適於中國，要證明共產主義是不合事實的理論，那麼，你們對於中國共產黨最有力的打擊，便是停止你們自己的存在，消滅你們自己！

※ ※ ※ ※

國民黨右派的內部，正和中國資產階級買辦階級的內部一樣，是決不能一致的；雖說他們反對赤化，和帝國主義也可以結合聯合戰線，可是他們各派相互之間仍舊有許多不同的矛盾的觀點和政策。去年國民黨右派中央委員的西山會議，完全受鄒魯謝持等買辦階級派之統治——他們勾馮自由等之所謂國民黨同志俱樂部，對於戴季陶等右派中較左的，施行綁票，提到俱樂部中，加以毆打恐嚇，強迫簽發宣言。所以繼承西山會議的所謂上海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事實上是鄒魯派的，而還不是戴季陶式的，戴季陶因此而宣言辭職。去年十二月十四日（見民國日報十二月二十四日）這一所謂『中央』的告國民書，公開的罵共產黨是依賴蘇俄，說蘇俄是另一屬性的帝國主義，對於聯合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共同作戰，簡直完全不提起，只說『必先取得中國在世界的平和地位，然後才配進行實際的援助弱小民族。』然而戴季陶先生最近的表示（致楚傖的信），卻明確說：『現代之帝國主義成為一國際的組織，反帝國主義之工作非一民族之力所能成

功，故……凡信仰先生（中山）之遺教遺囑者，必須重視此點，對於先生與革命之蘇俄友善，及與一切被壓迫民族聯合，與世界各國之革命的民衆提携之旨，尤不可忘。至對於同在革命道途之友黨……亦宜尊重同仇之德義，相見以誠，不爲無益之猜忌，無理之攻擊。』此中的分化，又更顯然。　嗣後上海孫文主義學會的革命導報宣言還是說：『他們（左派）只是消極的反對國際帝國主義這一制度，國民黨之反對帝國主義，乃積極的扶植中國農工商兵士各階級之利益的發展，聯合殖民地半殖民地各被壓迫民族在同一戰線上促進帝國主義之崩壞。』　這可與戴季陶先生不同了：第一革命導報宣言中有許多「無理之攻擊」；第二，戴先生認帝國主義爲國際的組織，必須『與世界之革命勢力切實合作之以圖我民族獨立之成功，而促世界革命之實現』（見他復廣州孫文主義學會電。）　革命導報說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是消極的反對帝國主義，這竟是抹殺許多事實——共產黨四五年來的實際鬥爭，跡近造謠誣蔑；他們自己承受了聯合被壓迫民族促帝國主義崩潰之政策，却還反過來攻擊最先提議這一政策的人，實在有點可笑。　可是善變的周佛海，從馬克思主義者變成孫中山主義的修正派的周佛海，更退後了一步，竟說國民革命不是根本打倒帝國主義，而祇是打倒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勢力（見他論國民革命與社會革命的演講和革命導報上的釋打倒帝國主義）。　這不但和戴季陶先生不同，並且與革命導報宣言自相矛盾。　這種政見已經與獨立青年和醒獅完全相同，不過肯用帝國主義四個字罷了。　醒獅派國家主義者動輒高呼外抗強權，認打倒帝國主義爲共產黨一黨的口號，『非國民革命之所宜採』（見曾琦『對於開除共產黨後的國民黨之三大忠告』——醒獅第六五期。）獨立青年宣言也說：『我們要認清我國的問題，是我們中國的問題，不是國際的問題，是應由我們中國人自起而解決的問題，不是要聯合全世界那一階級來打倒他一階級的問題——如共產黨所主張的甚麼打倒帝國主義的問題。』

鄒魯周佛海派的上海右派國民黨中央和獨立青年醒獅等派的國家主義，總是反對打倒帝國主義——而只說要抵

抗外國的侵略。 無產階級當然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可是同時認清必須打倒國際的帝國主義，而後中國才能根本免除侵略；資產階級卻不顧打倒資本主義所產生的帝國主義。 這些右派的資產階級性是非常明顯的。 其實中國民族如果眞能排斥一切帝國主義的在華勢力——他和土耳其的經濟上的國際地位大不相同——必然與帝國主義以致命的打擊，各國無產階級得此援助，必然奉起革命，推翻世界的資本主義，那時帝國主義自然要根本打倒。 周佛海等難道還趕去救護這一帝國主義嗎？ 各國無產階級革命，必然互相聯合起來——這是反乎所謂國家主義的，國家主義派勢必努力反對的了。 這結果，豈不是國民黨右派和國家主義派是列強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很恭順可靠的保護人！

不但如此，中國民族同時要反抗各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各國帝國主義如有鞏固的國家主義足以蒙蔽國內的勞動平民，他們便有可靠的軍隊，教徒，軍事上的技術能力，加上外交陰謀，資本勢力，中國民族用甚麼力量能抵抗這種侵略！ 國家主義派反對聯合各國無產階級，孫文主義學會也是如此（革命導報宣言只說被壓迫民族）。 這種主張適足以爲帝國主義所利用，證實他們的『黃禍』論言——法國總理白里昂便以『防禦』摩洛哥人屠殺白人的理由欺騙法國工人，使他們不反對出兵摩洛哥。 中國國民革命必須聯合被壓迫民族，必須聯合世界無產階級共同作戰，才能有充分的革命力量；必須努力宣傳世界的階級鬥爭，使各國無產階級自己起來反抗帝國主義政府，同時幫助中國的國民革命，才能得到根本的解放——所以中國國民革命的進行中，反對各國國家主義，是聯合世界一切革命勢力所必須的工作。

至於聯合被壓迫民族和蘇俄的革命運動問題，鄒魯派的國民黨『中央』既是包藏着攻擊蘇俄的用心，並說先求中國獨立，然後再能援助弱小民族。 鄒魯等也曾和醒獅派一樣，說廣州革命政府受俄人的統治，況且他們的『援助』弱小民族也和醒獅獨立青年等派一樣，主張改蒙古西藏爲中國的行省，反對民族自決。 先論聯俄問題，這裏

有一個很可笑的現象：他們尤其是醒獅派，反對「帝國主義」的名詞，可是却說蘇聯是赤色帝國主義。　蘇聯是否帝國主義，有事實可以證明——試看如上海漢口天津廣州等處的蘇聯領事早已沒有領事裁判權，最近那右派的所謂中央却說蘇聯要以陸路通商條約爲廢除領事裁判權之交換條件，這豈不是造謠伎倆？　他們攻擊廣州是俄人的統治，現在已經不成問題，香港的華商及一般人都已經看見事實的證明：俄國人在廣東的唯一「罪狀」，大概只是幫助國民政府練成強有力的革命軍，弄得香港的英帝國主義者無從侵略。　他們最近實可和張作霖及日本帝國主義者聯合戰線，對於中東路風潮反對蘇聯，彷彿中興名將於曾左李之外，又添了一位咱鬍子也姓張的張作霖了！　蘇聯是無產階級的國家，中國的國民革命運動，即使站在民族的觀點，也應當和他聯合，利用他和各國帝國主義的衝突。　帝國主義者所最恐懼的，便是中國民族與蘇聯聯合戰線，而國家主義派所最反對的，也是這一聯合戰線；大家想想，他們對於帝國主義的功績多麼大！　對於與被壓迫民族聯合戰線的問題，孫文主義學會形式上是贊成了；鄒魯派的國民黨「中央」却要先「獨立」而後「援助」。　眞不錯！　日本現在先獨立了，所以講起大亞細亞主義，國家主義派亦很贊成，只是不要日本來行，而要中國來行（醒獅第六六期曾琦答孫文主義學會。）　這種中國帝國主義的陰謀顯然暴露。　獨立青年，更反對蒙古西藏的民族自決，因而反對聯邦，要使他們變成中國的行省（獨立青年創刊號「聯邦與中國」。）　蒙古自決問題呢，國民黨右派——連孫文主義學會也在內，以及醒獅派，獨立青年派，都因此問題而說中國共產黨是「親俄賣國」，要「求中國爲俄國的第三國際的附屬品，……促成俄國發展到帝國主義。」　國民黨右派顯然違背孫中山主義——第一次國民黨代表大會的宣言，明確的承認蒙古等民族的自決權，主張各民族自由結合的中華民國。　其實，單由民族革命國民革命的觀點上來論——就是醒獅和獨立青年也不能不承認這種革命，——中國內部的民族問題，祇有漢族採取絕對自由的民族自決的原則，才能解決；如果蒙藏民族

自己要毀壞聯邦制度，中國國民革命的政黨，都可以讓步——祇有這樣，才能使弱小民族傾心於革命的中國。　各種右派的民族問題政策，正是以恐嚇蒙藏使他們和中國離貳，或者愈益傾向蘇俄或者受帝國主義的利用；他們幾百年來受中國大商階級及滿清貴族的侵略，自然有許多過分的懷疑和不信仰。　列甯主義說：『民族自決直到分立國家』，這種原則，已經結合許多民族而成立偉大的蘇聯；孫中山主義說：『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祇有這一原則才能結合鞏固的『五族共和』。

※　※　※

國家主義派醒獅獨立青年等，往往說共產黨的打倒帝國主義是社會革命的口號，『共產適是以召共管』。　這一說法，剛巧和辛亥革命前保皇黨的康梁派之『革命適足以召瓜分』太相像了，這可不是偶然。　所謂共產是甚麼？　難道是中國共產制度的實現，那麼，中國這種落後國家裏共產制度尚且實現了，帝國主義當然早已不存在，又何從來的共管呢？　假使是說共產主義政策的實行，各勞農階級的階級鬥爭，中國無產階級與世界及蘇聯勞動平民的聯合戰線——在他們目光中，甚至於說國民黨左派的政策，如輔助勞農，平民的組織，不禁止妨礙他們的階級鬥爭，和蘇聯及各國革命平民相聯絡等，也認為共產主義，——假使所謂共產是說的這些政策，是說的現時中國達到共產制度的革命途程（這裏所謂共產主義並不名不副實——如靈光君在獨立青年第一號所說的），那麼事實上已經證明『共產即召共管』的論調之荒謬。　這些政策，不是廣東國民政府所實行的嗎？　事實上這些政策正是救廣東出於共管現象的唯一道路；而上海北京等處的五卅經驗中，都證明不能實行這些政策，適足以成就帝國主義的共管事實：五卅案司法重查，關稅自主經列強一致否認等等。

至於理論上，他們以為中國祇要利用列強的衝突，便可求得獨立，常常舉土耳其來做例子，用不着聯合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　這一理論的錯誤是很大的：第一、譬如土耳其，在歐戰以前，同樣有英法德俄各帝國主義勢力的衝突，何以不能獨立解放。——因為帝國主義之間的

衝突，是有一定限度的，他決不能幫助自己所要侵略的國家解放。　第二、土耳其的革命成功，因此顯而易見是蘇聯革命勝利，第三國際成立後，英法共產黨的工人反抗帝國的侵略政策和蘇聯政府的實力贊助之結果。　第三、中國經濟上的國際地位和土耳其完全不同，當然更比維新前的日本不同。　維新前的日本是處於資本主義初初發展成帝國主義的時期，列強的『海外侵略』還有較闊大的戰場，他們因互相衝突而放任日本資本主義發展，還有如中國等處的市場可以侵略。　土耳其在經濟上對於帝國主義的存在，現在也不佔舉足重輕的地位，他的獨立，不足以致整個兒帝國主義制度之死命。　中國現時既處於帝國主義末期的時代，帝國主義的命根差不多全在中國而且中國本身有最大的富源，最多量的廉價勞動，最優越的商品銷場。　因此，中國即使不行『共產主義』政策，僅僅民族革命，也足以促起列強的聯合戰線。　共產主義的政策正足以破列強國內的民族的國家主義的聯合戰線，使這種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各國資產階級的聯合戰線減殺大部分的力量，不足以行共管。　何況，五卅運動的經驗裏（見本號五卅運動與國民會議），證明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只能到一定的限度，過此限度，便必然互相衝突；中國方面民族解放運動愈澈底——民族革命政策愈共產化——他們的聯合戰線愈軟弱而至於破裂。

※　※　※　※

國民黨右派——鄒魯派國民黨『中央』和上海孫文主義學會，如今說共產黨是勾結一派軍閥以打倒別派軍閥（見右派中央及革命導報宣言）。　這在國家主義派口中，還彷彿是假淸高的論調，在右派口中，眞不知是何居心，有何顏面！　鄒魯等勾結楊希閔劉震寰的事實誰都知道；當共產黨反對這種右派政策，反對依賴軍閥的時候，右派說共產黨是離間國民黨的『友軍』（廣永耐等）——前年雙十節，黃仁同志還因此而被『人』兒毆致死。　共產派反對這種殘殺行為時，葉楚傖等還要為『人』辯護，不肯開除。　如今卻說共產黨勾結軍閥——何等的……！

國家主義派（醒獅）說共產黨勾結軍閥，竟指出上海國民

黨市黨部督促馮玉祥爲國民會議奮鬥的電報做證據。國民黨左派及共產黨的政策是看清現在軍閥的崩潰和分化，主張平民召集國民會議將一切傾向民衆或表面上贊助民衆的軍閥，放在平民的國民會議之統治之下，使他們無可遁形。帝國主義者反對馮玉祥蔣介石等，說他們是赤化軍閥，正是要恐嚇他們，使他們離開民衆。國家主義派也對着慢駡馮蔣聯俄賣國。國民黨右派最近已不敢反對國民軍，對蔣介石更從來不敢『開罪』，然而還空口的說共產黨勾結軍閥。他們這種行爲何等的『對內一致』——與帝國主義者一致呵！馮玉祥等的國民軍，當然還包含着不少反動成分，其中有吳佩孚餘黨，有猶豫畏怯，馮玉祥式的政策。可是人民方面，祇有督促着國民軍往革命道路上走，才能肅清他內部的反動分子和反動政策；决不能將所有中國的武力一概視作軍閥而反對之，都送給帝國主義者御用。人民與武力的結合，是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策略，這一策略的運用，一方面是造成國民革命軍和武裝工農平民，別方面是將現有的軍隊、兵士、下級士官以至於忠實於革命的『將軍』，置於人民的統治及指導之下。這種策略運用得不好，弄得國民政府受軍閥的挾制操縱，如以前楊希閔等的所作所爲，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以至一般人民都要反對，並且要力求肅清這些勢力的。我們對於國民軍，亦是這樣主張。至於蔣介石等，現時的國民革命軍，恐怕唯一的『罪狀』，便是遵照人民的意志，肅清了反動軍閥，停止了拉夫，勒派餉項，擅收租稅雜捐等的事罷了。國家主義派要反對這種軍隊，何不直說反對國民革命的成功呢？

奇巧不巧，革命導報居然說：『他們（左派）之反對軍閥，目的在利用少數軍閥，以促成名義上的勞農專政實際上的寡頭政治』。共產黨在國民革命時代並未主張無產階級獨裁制，這是誰都知道的；右派的這種攻擊，和其他攻擊一樣故意自製其『共產主義政策』來做對象，這是因爲他們沒有在理論上駁難共產主義政策的能力，所以祇好以造謠的伎倆來中傷。共產黨所主張的——國民黨左派當然也可贊成——正是在國民革命時代必須革命的，各

革命黨聯合戰線的，對於保皇黨帝國主義黨軍閥黨買辦黨土豪黨，對於一切反動勢力的獨裁制——國民革命的革命派獨裁制。一切革命沒有獨裁制便完全是空想：難道革命勝利之後，還能容許反革命派的自由，以便他們推翻革命？　至於醒獅獨立青年等，更宣言反對一黨的專政，可是獨立青年第一號民衆勢力與軍閥勢力一篇論文說：『由眞誠了解民治主義者，抱我入地獄甘期犧牲之決心，分途厠入各機關團體，加以切實之整頓，有力之指導，鞏固之組織』。　這不是政黨作用又是甚麼？　如果這些機關組織內，推而至於一國內，有買辦軍閥等反革命分子，不服從所謂『有力之指導』，那時怎樣呢？　難道照德謨克拉西的原則，應當放任？——推而至於國家的政治，應當由國內一切階級，所謂全民：軍閥、買辦、土豪、人民等等的『聯合政府』來治理？　眞正的民權主義，祇有擁護保障眞正平民的政權。　至於無產階級一階級的獨裁制，誠然不錯，是共產主義，可是這一共產主義政策的實行，事實上當然祇在社會內其他階級，如資產階級，完全變成反革命的時候。　中國共產黨，現時認爲國民革命時代中應當實行對於軍閥買辦等帝國主義的走狗之革命獨裁制。這是中國唯一的出路，這種政策，已經爲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的國民黨所接受（國民黨第一次大會宣言）。　靈光君對於無產階級獨裁制懷疑，他以爲：『無產者的志願是在乘機得到一些財產……所謂成功，不是共產革命成功，而是他們個人的致富成功』（獨立青年，靈光『質郭沫若……』）。　又說，共產黨有什麼『不投降便打倒』的政策，這和誤解勞農專政是寡頭政治是一樣的。　靈光君不曾研究一研究：俄國現時——革命勝利後第八年，無產階級是怎樣『團體致富』——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生產、工人農民的俱樂部、協作社、公共寄宿舍等；他也不曾研究一研究：俄國現時的選舉制度，各省各縣及中央的國家職員有多少農民工人（這些都有統計和事實可以覆按的，最好要不以耳代目）。　至於說中國工人幼稚，——甚至於如商報上的姚公鶴，說女工高呼打倒帝國主義和廢除不平等條約，都是出錢買她們來的，——這種對於勞農平民的不信

任，實是智識階級傲慢與無知的結果。　俄國工人農民當初也是很無智識很幼稚，而革命鬥爭的經驗和共產黨的工作，使他們現在做了蘇聯的主人。　就是中國的女工，受着帝國主義者的壓迫和五卅鬥爭中的經驗，也有一部分比以前的智識能力長進得多了。　假使說這都要用錢去買，豈非大笑話；五卅時期上海大街小巷都貼着打倒帝國主義的標語，大半都是一般普通人民所寫的，難道都是錢買來的？　這種意見，簡直認農工民衆中，永無增進智識的變化，顯然是不切事實的。　『不投降便打倒』和『寡頭政治』的說法，尤其是『海外奇談』——歐洲的帝國主義者和投降資產階級的社會黨也往往這樣的駡俄國共產黨，事實上俄國政治的實際狀況和各國共產黨的政治行動，都可以證明這完全是謠言。　共產黨不但不抱着『不投降便打倒』的原則，而且處處都是引導革命派的統一聯合；譬如廣東政府裏的汪精衛蔣介石，現在更加上胡漢民，甚至於伍朝樞、孫科，他們何嘗投降了共產黨，而并沒有被打倒；上海最近的國民會議促成會（固然僅僅祇有左派而無共產黨，然而共產黨是贊助他的）。　極力與孫文主義學會去合作，只見右派拒絕，却不見左派打倒他們。　總之，社會革命時代無產階級獨裁制之可能與必要，正和國民革命時代革命派的獨裁制之可能與必要是一樣的，現時都有具體的事實證明。

※　※　※　※

中國最近幾年來的國民革命運動，尤其是五卅運動，已經有很廣大的發展，資產階級的階級意識——所謂『民族精神』或『國家主義』，也就因此而發現出來，國民革命運動裏的階級分化和階級鬥爭已經確有明顯的表示。雖然戴季陶先生、上海孫文主義學會、鄒魯周佛海派的國民黨『中央』、獨立青年派、醒獅派等相互之間互相矛盾，尤其是對於帝國主義及聯合世界革命勢力的問題上：季陶先生贊成和世界無產階級聯合，上海孫文主義學會祇贊成和被壓迫民族聯合，可是還要促起帝國主義的崩潰，周佛海則便反對打倒帝國主義，國民黨右派之中已經互相違背『黨的紀律』；國家主義派更連帝國主義的名詞也不肯

用，他們內部也有衝突：孤軍社（獨立青年）和醒獅社共同署名答覆共產主義青年團的信，居然在獨立青年雜誌和醒獅週報上發表的互相不同，聽說中間經過曾琦個人擅自的刪改（這眞是寡頭政治）。——然而這不過是聰明的和愚笨的，遠見的和近視的，不願受帝國主義利用的和甯願受買辦階級指導的種種式子的資產階級政見之衝突。 他們比較有一共同的目標：消滅無產階級的政治覺悟，破壞共產黨的政治勢力，以民族或國家的籠統名詞欺蒙無產階級，以口頭上的保護勞動社會政策誘惑無產階級，使爲已用而專擅國民革命的指導權。 這種『指導』，像我們上面的分析，其勢必定使國民革命失敗或妥協：以反對階級鬥爭而減殺勞農平民參加國民革命的勢力，以反對聯合各國革命勢力而鞏固帝國主義的國家。

共產黨的政策和共產主義，正因此而不得不加勁發展，否則，共產黨的失敗，不僅是無產階級鬥爭的失敗，而且同時也是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失敗。 中國民族解放的唯一道路，祇有和無產階級携手共進，在無產階級之政治領袖之下，結合革命的聯合戰線。 中國現時正是格外需要共產主義之宣傳，不但對於工人農民，而且對於一般人民，甚至於資產階級和買辦階級；使他們知道人類歷史的演進，最終的目的地，必然是共產主義，共產主義的政策——從國民革命以至於社會革命的，不過是革命的，亦就是所謂『赤化』的政策罷了，並沒有甚麼洪水猛獸似的可怕；使他們知道，世界以及中國無產階級的力量必然日益發展，資本主義的末日，中國國民革命和世界社會革命的勝利，不久，便要臨到；他們那所謂的頑蠻的抵抗，只能幫助帝國主義壓迫自己，沒有別的好結果。 共產主義的發展在中國今日決不太早，只嫌太遲而太緩——以至於好加資產階級許多愚妄自欺野蠻殘狠的枉然的頑抗和夢想。

中國國民革命中的階級分化雖然開始，然而因爲中國的經濟狀況——使資產階級知道別無出路，不能得到帝國主義的讓步，使小資產階級知道自已的猶豫畏怯祇是造成帝國主義鞏固其統治之機會與可能，——這種分化的結果，祇能使大多數革命青年和勞農階級，在經驗上更加確定

自己的革命意志，鞏固無產階級的政治指導，使小資產階級等逐步覺悟，因而逐次鞏固一般平民階級的革命聯合戰線；祇有極少數的反動「領袖」將來完全倒到帝國主義軍閥買辦土豪的懷裏去，變成**明顯的**反革命黨。

一九二六・一・二九

# 從凡爾塞到洛迦諾

鄭超麟

## （一）

在這所謂資本主義暫時穩定的時期裏，最近一年來國際政治上最重大的一件事，便是去年十月之英法德比意波捷的洛迦諾會議。 洛迦諾會議不僅是最近一年國際政治上一件重大的事，而凡也是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帝國主義大戰後，**帝國主義國家間關係的一大變化**。——凡爾塞會議下的國際關係，經過六年餘國際經濟政治之進展，逐漸移動化，而終於形成目今之洛迦諾會議下的國際關係。 換一句話說，即現在的國際關係已經不是帝國主義戰爭告終凡爾塞和約簽字時的國際關係了。 當帝國主義戰爭告終凡爾塞和約簽字之時，是戰勝的國家英法意日等宰割戰敗國家德奧土等的局面；當時，法國乘戰勝之餘威，儼然有支配全歐陸之勢。 如今，形勢已經大變了——一方面，德國以平等資格與英法意諸國折衝尊俎之間，且加入國際聯盟爲一會員；他方面，法國財政日陷於破產地位，隱然隸屬於美國的財政資本，而戰中獲利及戰後發展的美國財政資本的勢力又日加增長，英美財政資本聯合起來，造成經濟上政治上統治全資本主義世界的局面。 **洛迦諾會議結果便是這局面之事實的造成**。

世界革命的進展是與帝國主義國家間關係的變化息息相關的。 從事於世界革命，決不能忽略了國際政治的研究。 而當這所謂資本主義暫時穩定的時期中，各國既無直接的革命狀況，則於此時研究帝國主義國家間相互的關係及其勢力的消長，尤是我們切實的責任；何況在洛迦諾

會議這一重大事件下，我們尤應該明瞭其意義及其趨向。但這一會議乃是戰後凡爾塞會議以來，帝國主義國家勢力消長之一新的形勢，所以要明瞭這一會議的意義及其趨向，便非研究從凡爾塞會議以來，帝國主義國家間關係變化過程中幾個大階段及促成其變化的主要原動力不可。故我們應該從凡爾塞會議說起，再敘述洛迦諾會議的經過及其主要結果幷說明其意義，然後對於現在的國際政治才能有正確的明瞭。

（二）

德國的改良派社會黨人，德國的社會民主黨，於洛迦諾會議閉幕之日，雀躍歡呼慶賀這次會議的成功，以為從此世界將沒有戰爭，而人類的永久和平時期開始了。 他們的報紙祝賀說：「舊的協約國消滅了，而新的英法德的聯合起來代替。」 事實上，絕不是這樣。 不錯，協約國消滅了，但並非消滅於洛迦諾會議，而早於凡爾塞會議中便種下消滅之根。

到了凡爾塞會議，協約國存在之主要任務便已經盡過了。 實際上，為甚麼有協約國的組織呢？ 協約國乃是英法俄等為撲滅德國帝國主義的一種結合。 德國帝國主義已被撲滅之後，於是協約國的主要作用即便消失，這時所剩下來的任務只是怎樣去分贓。 凡爾塞會議就是協約國的分贓會議，而贓物分量之分配則視當時各帝國主義國家勢力的比較如何。

當時，雖然靠着美國的出兵協約國才能戰敗德國，但德國失敗之後，美國帝國主義的威勢影響於凡爾塞會議的決定是很小的：美國的軍事勢力那時已失其作用，而當這共同作戰剛得勝利之後，美國亦不便即刻以嚴厲的債主資格向「同盟者」討賬，如此英法等最近將來受美國的物質幫助是靠得住的。 所以，在凡爾塞會議上，我們祇看見英國帝國主義和法國帝國主義的嚴重的衝突。 照凡爾塞和約的規定，亡國的波蘭恢復起來，法國的國界向東展長至萊茵河左岸。 此時法國的軍事勢力統治歐洲的範圍已大過於拿破侖最盛時期；因為波蘭實際上已成了法國的附庸，而其鄰近諸國捷克斯拉夫、南斯拉夫、羅馬尼亞等也

就法國的軌範了。　法國利用波蘭和羅馬尼亞對付蘇維埃俄羅斯，利用南斯拉夫牽製意大利，同時又利用波蘭和捷克斯拉夫脅迫德國履行凡爾塞和約。　英國呢，牠拒絕了和會中各國航海自由的要求，仍得保持其海上霸權，蘇彝士運河、亞丁灣、新嘉坡島等仍在其掌握之中；牠在地中海和印度洋的權威是仍舊完好無缺的，牠在太平洋也佔很大的權力，牠在大西洋的霸權也由許多艦隊保持着；牠在近東的勢力也是增高了，土耳其、亞拉伯、美索不達美亞都增加了英國的勢力，敍利亞雖然歸於法國，但法國創痕未復，是不能利用敍利亞的戰術地位以危害於蘇彝士運河之運輸的。　總而言之，法國實際上建設了歐陸霸權的基礎，而英國則分得近東和海上的霸權。　但戰爭勝利品這樣分配，幷不能使一切強盜國家都能滿意的，尤以對德問題爲甚。　英法二國都把戰敗的德國看做是應得的贓物，但這二國的目的是不同的，因此所擬的辦法便自然不同。

英國的主要目的是消滅德國的海上勢力，減少德國的工業競爭力和剷除德國在殖民地的力量。　法國的目的則在完全解除德國的武裝，使德國萬不能準備未來的復仇戰爭。　所以法國盡力去割據萊茵流域諸省，規定萊茵河爲德國西境的邊界，而波蘭的邊界亦被規定，使波蘭與德國日處於仇敵的狀態。　法國的福煦元帥且擬好了建立一萊茵緩衝國的計畫；此緩衝國在法國帝國主義手中可以支配魯爾區域，一旦有事又可在德國領土內作戰。　這樣恰好是英國帝國主義所反對的，英國帝國主義極力反對福煦元帥的計畫，而其反對的理由則藉口於『和平主義』。　此種論調得着威爾遜主張和疲倦的輿論之同情，以爲這樣的割據，將引起幾百萬德國人的憤怒，而種下新戰爭之根。我們明白英國反對福煦元帥的計畫絕不是爲甚麼和平主義，我們看見英國幷不抗議法國割據亞爾撒斯勞蘭，也不抗議法國兼併沙爾煤炭區域，就可以知道了。　英國祇是反對萊茵歸於法國之後，德國將完全受法國所支配，如此，則法國獲得全歐的霸權，佔有巨大財富的經濟，將危害於英國本身的安全。

在凡爾塞會議席上，英國和法國這樣鬥爭的形勢，結

與并未能得若完備的解決。克列孟梭雖然經英美的壓迫不得不放棄福煦元帥的計畫，但他要求與英美訂一保安條約，迫英美於未來德國反攻時以武裝幫助法國，他又聲明如果德國不履行凡爾塞和約的規定，則法國保留有實行福煦元帥計畫的權利。

以上便是凡爾塞會議時，協約國中最重要的一個國家——英法——之間的關係，——其他諸國間的衝突，則我們可以用不着說了。

自此以後直至現在，帝國主義國家間的關係已起了幾次的變化。凡爾塞和約，即是說戰爭告終時國際關係之反映，已經不適應於和會後的國際關係了。凡爾塞和約即開始入於『取消』的過程。而每次國際關係的變化，亦即適應於取消凡爾塞和約之過程的一個階段。從凡爾塞到洛迦諾，國際關係變化有幾個主要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乃是美國干涉歐洲政治和法國的財政危機，而每次國際關係的變化又各以對德問題為其樞紐。

從凡爾塞到洛迦諾，國際關係的變化大要可分為三個不同的時期：（一）從凡爾塞會議（一九一九年）到魯爾之佔據（一九二三年），（二）從魯爾之佔據到倫敦會議的道威斯計畫（一九二四年），（三）從道威斯計畫到洛迦諾會議（一九二五年）。

第一期國際關係變化的樞紐是賠償問題。協約國沒收了德國艦隊及其在外國投資的全部，取去了百分之八十三的鐵和百分之十五的農產品，此外又加以煩重的經濟負擔。在凡爾塞會議時已經決定德國須賠償法比戰時的損失并出金贍養戰中的殘廢者，但那時尚未決定德國須賠償若干數目。到了一九二〇年十一月，法國才宣布德國須賠償總數二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設估計法國全國一切財富的總和為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則所擬德國賠償的總數恰將與法國全國財富相等，於此可見帝國主義之慘無人道的殘酷，欲陷戰敗國家於萬劫不得翻身的地步了。最後，一九二一年五月協約國倫敦會議才正式決定德國須賠償一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但此數目，德國仍是無能力拿出

來的，其結果，這樣的賠償問題，自然永無解決的一日。

此決議出來之後不數月，德國即湊出一•○○○•○○○•○○○金馬克爲賠償費，但卽刻德國馬克便開始跌價，而德國經濟便開始破產。　德國經濟之破產不僅影響德國本身，而且影響到向牠索取賠償的協約國。　最初感覺德國經濟破產影響的便是英國。　當一九二二年一月協約國在開痕開會時，路易喬治卽指明德國是英國最重要的商品購買者之一，英國是不容德國破產的；德國破產，全世界經濟都要受極大打擊；法國對於國外貿易關係較英國爲輕，因法國自己有多量的農產品及原料，而法國所注意的乃在領土安全的保證；英國願意保證法國領土安全至十年爲期，但須法國宣布願意修改凡爾塞和約的經濟決議。路易喬治這種提議在開痕被法國拒絕了。　但於此可見凡爾塞會議之後，英法利害的衝突更趨緊張。　然而他方面，法國雖然拒絕英國的提議，但德國仍然不能按期如數交出應付的賠償費，於是結果法國出兵佔據德國之最富的產業區——魯爾。　在這時期中，凡爾塞和約的簽字者居然自己提出修改和約的主張，而法國亦曲解和約之規定竟然進兵佔據德國的土地了。　**凡爾塞和約的取消遂經過其第一時期的過程**。

第二時期國際關係變化的樞紐是**恢復德國破產之經濟的問題**。　魯爾佔據前後，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二三年，爲英法衝突最高的時期。　法國佔據了魯爾，實際上既損耗了許多國帑而一無所得，而德國方面的經濟愈趨於破產—

馬克價格爲空前的跌落，造成一般人民的貧困，結果發生一九二三年十月震動全世界之德國無產階級革命風潮。

雖因國外資產階級的協助及國內社會民主黨的背叛，德國無產階級革命未能成功，然而此次風潮已給魯爾的佔據者法國帝國主義以嚴重考慮其政策的機會。　同時，法國內部突發財政恐慌，不得不求助於美國的財政資本。　有這二種動力：德國無產階級革命的恐嚇和法國內部的財政恐慌，所以法國佔據魯爾之後許久不僅不能實行福煦元帥的計畫，並且把賠償問題的解決權讓給了美國的財政資本。　道威斯計劃便從此實行起來。

美國聚集了全世界現金之過半數於紐約銀行的錢庫之內，牠有多量的資本投放於歐洲（據一九二二年的統計，協約國欠美國的債務共有一〇・一五〇・三〇〇・〇〇〇美金的資本和一・一七二・二〇〇・〇〇〇美金的利息；現在自然更多，不待說了），牠又有多量自由資本必須輸出國外。 爲保證其已輸出的資本之安全計，爲輸出其國內的資本計，美國都非維持歐洲的安全和平不可。 而德國恰是最好的投資處，又是最受無產階級革命恐嚇的國家，所以美國於一九二三年復帶了確定的經濟綱領重新出現於歐洲的政治舞台，干涉協約國對德的政策，即是說以財政政策制服瘋狂的法國帝國主義，使之交出償賠問題的解決權於美國的財政資本。 法國在倫敦會議接受了專家委員會的計畫，於是美國財政資本便支配了歐洲特別是德法二國了。 在這時期中，凡爾塞和約之爲英法共同行動的作用，到此已經消失了。 剝削榨取德國之權，實際上已屬於美國的財政資本。 凡爾塞和約的取消遂經過其第二時期的過程。

（三）

如今，從道威斯計畫到洛迦諾會議，凡爾塞和約之取消遂經過其第三時期的過程。

在這時期中，國際關係已非昔日凡爾塞和約初簽訂時的國際關係了。 法國帝國主義咄咄迫人的氣燄已拆服於美國的財政資本之前。 舊時虎視歐陸霸權的法國帝國主義，現在竟然實實提出自己的安全問題，深深感覺自己孤立的危險了。 保安條約談判遂從此開始。 保安條約談判時期的標誌就是得勢的美國財政資本與英國聯合怎樣去支配那經濟恢復後的德國政治勢力之問題。 我們祇要研究保安條約談判的歷史，便可以明瞭這個局勢。

保安條約談判的起源，遠在一九二四年。 當道威斯計畫實施以後，美國財政資本既然得勢，法國帝國主義已不能視戰敗的德國爲自己的戰利品，由自己意志去宰割，於是便發生孤立危險的感覺。 當時赫里歐欲乘英國工黨政府在權機會，根據日內瓦的和平議定書與英國締結一純然利於法國的保安條約。 不幸，此條約正在進行中，工

黨政府便已下台，繼起的保守黨政府竟拒絕通過日內瓦的議定書，而另進行英法德三國的保安條約之談判，慫恿德國提出保安條約問題。　這談判的結果便是洛迦諾會議。

所以在外交記錄上，保安條約談判之開始祇能算在一九二五年一月的下旬，當德國提出保安條約的第一個計劃的時候。　這個時候有二件事實是與保安條約談判之動機有密切關係的。　第一件事實是協約國，以德國不能履行解除軍備之約定為藉口，拒絕撤退凡爾塞和約規定之一九二五年一月十日應撤退的柯羅尼區域的駐軍。　第二件事實是法德商約談判此時更陷於停頓狀態。——法德商約談判開始於一九二四年十月一日，在商業政治自由的基礎上進行，這種自由，依凡爾塞和約的規定，也是德國應於一九二五年一月十日取得的。　這二件事實固然不能便看做是德國提出保安條約問題的根本動機，但與此問題確有密切的關係。

保安條約談判的內容究竟是甚麼呢？　我們從這談判發展的歷史可以看出其內容經過了四次的變化。

**最初是法國的草案**。　法國本祇欲簽訂一英法比三國的保安條約，保證德法和德比邊界的安全，即一旦德國侵犯了法比二國的邊界，英國應該立刻以武力幫助法比二國。　這樣規定，英國便突然加重了軍事政治的責任，而英國的外交亦為此條約所束縛無其他活動的餘地了。　他方面法國財政的地位日趨惡劣，不能以償還英國債務為拉攏英國的交換品，而且此種條約亦不利於英國的殖民地，引起了議會的反對。　所以法國的草案不能取得英國之贊同，終至於擱淺。

**其次是德國的提議**。　可以說是英德的提議，因為有駐德英使亞伯倫爵士的活動才有一九二五年一月德國的保安條約談判之請求，即使不是英國指使，至少也是經過英國同意的。　德國的提議之要點有二：一、保證萊茵流域現在的邊界，各關係國要共同負起這種保證的責任；二、簽約國家應根據凡爾塞和約第四十二條和四十三條保證萊茵流域撤兵的執行。　德國的草案顯然包含三種意義：一、雙方保證萊茵流域的邊界，德國自然也參加在內；二、

撤退萊茵駐軍，因此法國便不能再利用這區域爲對德的軍事壓迫；三、德國提起了波蘭和捷克斯拉夫二國。 德國欲與其鄰國各訂立一仲裁條約。 當時德國幷無一字提及國際聯盟及其與此仲裁條約的關係，僅僅在幾個月之後，才開始談起國際聯盟。 德國一月的提議經過英國政府考慮之後，才於三月四日由駐各國德國公使正式提交倫敦、巴黎、不律塞爾的政府。

再其次是英法意見交換後的英法協議。 接到德國正式提案後，法德政府的答案去德國的主張尚遠。 三月至六月之間，英法二國交換意見，其中心大致是底下的三個問題：一、撤退柯羅尼駐軍及與此有關之解除德國武裝問題；二、德國加入國際聯盟及其加入的條件問題；三、保安條約本身的形式和內容問題。 對這三個問題，英法的觀點各相差甚遠，到了六月初旬，才有一新的轉機。 六月十日英國首相鮑德溫即在議會宣言英法對這問題的意見已經一致了，且說意大利和比利時也可以同意。 這個一致的意見由哈華士通信社發表出來，大意是：德國西境經凡爾塞和約規定的邊界，若被德國侵犯時，英國將以其一切陸海空軍事勢力幫助法比二國；說到德國東境邊界，則英國仍聲明遵守凡爾塞和約的決議，波蘭和捷克斯拉夫有國際聯盟爲之保護；法國的東方同盟國—波捷—若受侵犯，則法國有權利用不駐兵的萊茵區域爲軍事行動地，以援助其同盟國；德國實行加入國際聯盟，僅僅在適合於上述條件之保安條約經過德國簽字之後。

六月十六日，法國政府又將協約國這種一致的意見做一通牒答覆德國。 這通牒共分七部分，大意第一部分聲明要實現保安條約非德國按照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三日規定之條件加入國際聯盟不可；第二部分聲明任何條約都不能改變或修正凡爾塞和約的規定；第三部分聲明法國以爲無重申言凡爾塞和約所規定的責任之價值；第四部分聲明德國與法比二國各須立一仲裁條約，此條約又須經英國的保證；第五部分聲明德國須與波蘭和捷克斯拉夫各立一仲裁條約（但未聲明須經英國保證，因英法交換意見中，英國不肯允許法國此種要求）；第六部分聲明任何條約都不能

妨害國際聯盟會員的權利和義務；第七部分聲明一切條約同時發生效力，且附言如果英國願意參加簽訂此條約，則法國必竭誠歡迎之。　此通牒與德國意見尚未接近，故又經一變化，才得成功召集洛迦諾會議。

　最後是洛迦諾會議召集前共同的意見。　法國六月十六日給德國的通牒，卻根據協約國一致的意見做成的，但此所謂一致的意見，其中實包含許多籠統不明之點，以致引起英法德各國報紙各不相同甚至極端相反的解釋。　最明顯的例，我們可以舉德國東境疆界的問題。　我們知道英國顯然拒絕法國請求對於波捷二國邊界的保證。　假設德國不遵守仲裁條約，因而與波蘭或與捷克斯拉夫作戰，那時將怎樣辦呢？　那時英國祇能以一個單的國際聯盟會員的資格與以幫助，而不能如對法比被侵犯時的幫助；法國則能利用不駐軍之萊茵區域為軍事行動地以援助波蘭或捷克斯拉夫。　這裏便是最籠統不明之一點。　究竟法國能完全自由利用這區域呢？抑或仍在國際聯盟條約限制之下？　關於這一點，各關係國報紙的解釋各不相同。　法國報紙自然說這個權利是絕對的；英國報紙則承認法國這種權利是有限制的；而德國報紙則竭力引證英國要人的言論來證明法國並沒有出兵經過德境的權利。　從這一點可以看見，所謂協約國一致的意見之下，各國的意見尚未曾接近的。　所以德國政府接到法國的通牒之後，於七月二十日作成一覆文，由駐法德使遞交法國政府。　這覆文的大意說：德國相信保安條約成立之後，凡爾塞和約關於軍事佔領問題之條項，必將有變更；協約國勸德國與鄰邦結仲裁條約，但究竟德國是否應負擾亂和平的責任呢？　至於德國加入國際聯盟一事，這本是德國所願意的，但國際聯盟會章第十六條之規定對於德國甚為不利，必須修　後，德國才有加入之可能。　德國此種覆文送達之後，已經「一致」的英法意見又起「分歧」。　最重要的二點：一、假使德國侵犯萊茵區域的邊界時，法國主張立即採取軍事行動，而英國則主張先提出於國際聯盟，為和平的解決；二、法國欲德國與波捷二國各立仲裁條約，而自己隱然為其保証人，此點為德國所反對，而英國亦站在德國的一

邊。因此分歧，白里安乃於八月十日親至倫敦與張伯倫談判，結果雙方都有讓步，遂構定英法之協議，此協議成，法國再做一通牒答覆德國。這通牒最後且聲言，法國和協約國政府一致希望，根據此通牒所定原則，與德國政府為直接的會商，來簽訂保安條約。同時，法國並發遨請書致德國外交總長斯特萊斯曼，請其參加保安條約會議。從此，有名的洛迦諾會議便開幕了。

（四）

洛迦諾會議先後經過共十二日，自一九二五年十月五日起至十六日止。參加會議之代表，為英國之張伯倫，法國之白里安，比利時之王德威爾，德國之路德博士和斯特萊斯曼，意大利之莫索里尼，波蘭之斯根斯基，捷克斯拉夫之俾尼斯。會議結果，成立的條約，除嚴守秘密至今尚未為局外人知道之外，其已正式公布的條約有八：（一）議定書，（二）英法德比意五國總約，（三）德比仲裁條約，（四）德法仲裁條約，（五）德波仲裁條約，（六）德捷仲裁條約，（七）法波條約，（八）法捷條約。

這些條約締結之後，到了十二月一日才在倫敦由各國代表正式簽字。這些條約係根據九月二日倫敦各國法律專家會議所擬就之草約為基礎的，專家會議之草約又是根據於最後之英法協議。這些條約的重要內容可分成幾點來說。關於西境的，英意二國為德國與法比二國間條約的保證人，如果德國侵犯法比二國則英意幫助法比，如果法比二國侵犯德國則英意幫助德國。此種規定已非法國的初意，因法國原祇欲英國為法比的同盟者，如今則一旦有事英國有變成德國的同盟者攻擊法比二國之可能。關於東境方面，則英國不願為德波條約與德捷條約的保證人，而一旦有事，法國亦不能不問國際之決定而自由行動。至關於德國加入國際聯盟，則是無條件的，即是說國際聯盟會章第十六條不能因德國要求而加修改（按這條會章言明國際聯盟會員若被侵犯時，則其他會員須供給相當軍備并允許其他會員軍隊通過其國境以援救此被侵犯的國家，德國曾經以自己係解除武裝之國不能適用此規定為理由而請求修改此條會章以為加入國際聯盟之條件）。

結束一年來保安條約談判之洛迦諾會議簽訂的這些條約，究竟有甚麼意義呢？　這首先應該研究促成各國簽訂這些條約之根本的動力，然後我們才能明瞭其真實的意義。　這就是說，我們應該研究洛迦諾會議開幕之際，國際勢力之比較和簽約各國之狀況及其當前的問題。

洛迦諾會議開幕之際的國際關係已經不是凡爾賽會議時國際關係了，而且也不是道威斯計劃時的國際關係了。

上面已經說過，美國帝國主義的勢力在凡爾賽會議時影響於和會決議是很少的；當時蘇維埃共和國正處在內亂飢荒岌岌可危的狀態，不能影響於這些強盜國家分贓的決議，當時殖民地民族正沈迷於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的幻想和威爾遜的所謂『民族自決』口號，尚無積極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和明確的民族革命思想。　現在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首先，我們看見美國帝國主義的勢力日益增長，到如今變成了全資本主義國家的唯一的主人翁，強有力者。先從經濟方面來說。　現在的世界經濟狀況之一特徵，便是流動資本之缺乏。　歐洲固定資本在戰時的損失，到了戰後，則以強烈集中生產爲彌縫，所以戰後生產機關的生產力高出於戰前，但除開美國之外，全世界都缺乏流動資本。　戰後，世界的流動資本遂爲美國一國所壟斷。　美國有這地位，所以握得全世界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優先權。

即以戰時損失最少的英國而論，英國禁止借款給外國；其他各國則羣向美國資本家借款。　美國遂成爲各國財政總長銀行經理托辣斯主人等的朝拜聖地。　紐約銀行庫中聚集了全世界過半數的金子，美國資本渴欲輸出其剩餘資本於外國，一方面既可減輕國內的資本澎漲病，他方面又可增加各國的購買力，以提高本國的工業。　所以美國在經濟上獨步一世，無一別個國家能夠與之競爭的。　美國政治上的勢力自然便因此增長起來，因爲各國財政上既須仰美國的鼻息，政治上自然不能不惟美國之馬首是瞻了。

即以英國來說，英國在工業上商業上信托上都受美國競爭的打擊，即在海上霸權方面，幾世紀獨霸海上的英國，到了華盛頓會議時就不得不依『五•五•三』的規定，與美國處同等地位，最近，英國的殖民地尤將漸次受美國勢

力所支配——其他各國附屬於美國的地位也就可推想而知了。 美國帝國主義勢力的增長便是洛迦諾條約之一大原動力。 美國因爲已經有多量的資本投放在歐洲特別是在德國，而且將輸出更多的資本到歐洲來，因爲要保障這些資本的安全，自然非歐洲『安全』不可，所以便促成這一『保安』條約的成立。

其次，我們看見**蘇維埃共和國勢力的增長**爲世界革命運動之中心及殖民地民族運動之崛起，有明確的民族自覺，危害於帝國主義統治，特別是危害於大英帝國。 凡爾賽會議之後二年，蘇俄逐漸剷平了內亂飢荒，新經濟政策之實施，使蘇俄經濟恢復起來，因而外交上脊着取得勝利，除美國外，取得世界各國正式承認。 現在，一三五．〇〇〇．〇〇〇的居民，居住佔世界六分之一土地，而又有豐富的天產品，這樣的蘇俄在世界上的重要，是不弱於美國的；加以各國無產階級的贊助和殖民地民族的同情，蘇俄的政治勢力自然爲帝國主義國家共同畏懼的。 特別以英國帝國主義爲甚。 大英帝國的基礎建築在其殖民地上面，受蘇俄影響而勃發的殖民地民族運動，如最近中國之五卅運動，便首先危害於大英帝國。 蘇俄及殖民地民族運動勢力的增長又是洛迦諾條約之一大原動力。 爲要撲滅蘇俄勢力及鎮壓殖民地民族運動，帝國主義自然先要注意內部的『安全』，尤其是英國帝國主義要調解德法等國中間的衝突以一致對俄，所以便促成這一『保安』條約的成立。

此外，協約國內部及其與德國等的關係也有很大的更變了。

英國的經濟基礎，因美國勢力的增長和殖民地民族運動的勃興，已經動搖起來。 潛水艇和航空隊的發展，使英國的海上勢力減少了意義。 爲要保持其在國際上的勢力，英國知道是無能與美國競爭的，所以祇好與美國妥協而一心一意向蘇俄進攻，並與法國爭歐陸的霸權。 這次洛迦諾會議，可以說是英國發動的。 英國進行保安條約有三個主要的目的。 第一、可以打斷了德國重工業與法國妥協的傾向；第二、可以離間德俄的關係，利用德國爲

反蘇俄的一個工具；第三、可以削弱法國的勢力。

法國財政日益破產，不僅使福煦元帥的計畫沒有實現的可能，而且使法國經濟政治生活都受美國財政資本所支配。道威斯計畫之實施已經是法國對美國財政資本之投降行爲，德國經濟救活後尤使法國感覺自己在歐陸的孤立地位，所以急欲取得英國對萊茵邊境之保證。此種願望，法國從凡爾塞會議起就已經有了，財政破產愈速，則實現此願望亦愈迫切；但法國同時亦願其東方同盟國波蘭和捷克斯拉夫邊境也得有同樣的保證，所以其最初提出之計畫便極注意於東境的問題。

德國怎樣呢？德國原來的外交政策是利用英國和法國的衝突，而從中取利。法國單獨佔領魯爾分明是英法衝突之反映；當時駐德英使亞伯倫爵士卽示意於古諾謂如果法國佔據魯爾，則英國可以幫助德國，結果，英國因爲分明看見法國佔據魯爾必不會得着多大利益，就放任法國做去，祇由克爾松口頭上的攻擊法國，而不實行幫助德國。隨後，魯爾冒險失敗，法國無所得，反加緊財政的恐慌，終致於屈服於美國財政資本。此時，蘇俄的國際地位已經增高，英俄利益衝突日益顯明，蘇俄外交上佔一重要位置。所以德國的外交政策開始更變。卽由利用英法衝突的政策，改變爲利用英俄衝突的政策。德國一方面求英國爲其西境邊界的保證者，他方面又自以爲列強反蘇聯的工具之資格向英國示好，希望交換得一點好處，所以加入國際聯盟，表示不再與蘇俄接近合作。德國希望英美的幫助是很急迫的。道威斯計畫實施之後，德國的經濟完全須仰給美國財政資本的維持。當馬克跌價時，工業的設施機器的購置都是趁便宜咄嗟立辦的，所以不適合於任何計畫，因此這時的資本要求更加迫切。資本既難於借得，一部分工業遂破產了，譬如著名的司丁納公司之破產便是一例。所以此時要改造那馬克跌價間混亂了的工業組織，非借外資不可，而外資又必須向英美想法。有這需要，所以德國才決然簽訂了『保安』條約。

由以上的分析，我們已經明瞭洛迦諾會議的根本意義了。無論洛迦諾條約中怎樣鄭重聲明不妨害凡爾塞和約

，但實際上，凡爾賽和約到此又經過其『取消』之一過程。　現在已經不是協約國自由支配萊茵區域的邊界，而是英法德三國共同處理的形式了。　凡爾賽和約之爲英法勝利這一點完全消失。

洛迦諾條約的意義歸結起來有底下重要的五點：

（一）**美國財政資本的勝利**。　美國雖然未曾參加此會議，但此會議背後有美國的指揮，這是明眼人所能看得到的。　美國向來不屑參加歐洲的會議，一切會議，祇派一個『觀察者』去『觀察』便夠了。　此次洛迦諾會議也是這樣。　我們說過美國極需要歐洲的『安全』，以保障其在歐投資的安全。　現在這種『安全』果然得到了，即是說美國的計畫實現了，美國得着勝利了。

（二）**英國聯合資本主義國家進攻蘇俄之企圖**。　蘇俄存在，資本主義世界根本即起了危險，尤以英國帝國主義直接受此危險之恐嚇。　一九二五年夏天英國幾乎與蘇俄絕交，幾乎向蘇俄宣戰，所以不能實現之故，乃因英國尚不能聯合起資本主義國家向蘇俄進攻。　現在這種局勢勉強造成了。　德國加入國際聯盟，即表明一旦戰事發生德國至少要遵守第十六條會章假道於英法等國運兵向蘇俄進攻。

（三）**德國失去了獨立的地位**。　德國經過道威斯計畫實施後，經濟上的獨立已經消失。　到了現在加入國際聯盟以後，因爲會章第十六條的規定，一旦有事德國須允許別國軍隊通過其國境，實際上即成了英國進攻蘇俄的工具，實際上政治上的獨立也就消失了，完全成了國際聯盟的附庸，即完全成了英國的附庸。

（四）**法國的活動受限制**。　法國現在是歐洲軍事上最強有力的國家，在這一點英國是不能與之競爭的，祇好從財政上制服之。　爲這原故，英國雖然在世界範圍上與美國衝突甚烈，然對於歐洲政治則與美國妥協，借美國財政資本勢力制服法國。　法國迫得簽訂了洛迦諾條約。從此，法國對德的軍事行動沒有從前那樣自由，法波和法捷的同盟也失却了一部分的意義。

（五）**協約國解散了**。　社會民主黨報紙高呼『舊的

協約國解體了！』這是不錯的。協約國成立之主要任務本在撲滅德國帝國主義。戰後德國帝國主義已經撲滅了，那時則祇剩下分贓問題。現在戰敗國的德國既然加入了凡爾賽條約所產生的國際聯盟，與戰勝國的英法等分庭抗禮，於是協約國連分贓的任務也沒有了，邊境問題，德國也有了參加解決的權利。從此協約國實際上便不存在了。英國脫離了協約國的束縛之後，因為在國際聯盟中取得了獨裁的地位，又因為當了歐洲政治和美國資本的中間人，遂成了唯一的歐洲霸王。歐洲所需要的是流動資本，美國則有剩餘的資本，但美國輸出資本於歐洲，向來大半是經過英國政府銀行家之手的。所謂英美資本的聯合祇是這個意義。

（五）

以上便是洛迦諾會議之重要的意義。此會議自然還有其他的意義。譬如帝國主義的外交一定一致的準備壓迫各國的共產黨人，準備向殖民地民族進攻。我們不要忘記，除正式公布之外，洛迦諾會議席上各國還簽訂了許多秘密條約未曾公布。適值中國五卅運動初起時，法國報紙則向英國做一買賣，聲明如果英國幫助法國在萊茵區域的行動，則法國可放任英國在中國的行動。由這一點，我們更可明瞭洛迦諾會議尚不止上述之重要意義了。

帝國主義的『輿論』和社會民主黨的輿論，都把洛迦諾會議看做是和平主義之勝利，彷彿以為從此不會有戰爭了。這些完全是自欺又欺騙民衆的話。我們從國際關係變遷的概況和洛迦諾會議時各國的情形以及所訂條約的內容分析看來，很明顯看出，此次會議祇是資本主義世界內部不可調解之矛盾的新的處理，同時又是帝國主義世界大戰之新的準備，創立反蘇俄的帝國主義聯合的一種企圖。這不但是我們觀察的結論，而且一部分資產階級和新聞記者也是這樣說了。英國一家有名的雜誌，而且和外交界素有往來的——Round Table——就是代表這個意見。我們現在卽引用這雜誌的一段話以為本文的結束：

『我們不應該相信，以為借助於新的保安條約便可在歐洲建立一長時期的均勢。無論任何外交公文

，任何議定書，任何保安條約，都不能更變本就搖動的一件事物爲一件穩固的事物。 有許多複雜的常變的歐洲問題已經變成了危險問題，在最近的將來能夠引導我們到暴烈的衝突。（完）

一九二六·二·二八

重要參考材料：

La Liquidation de la Paix de Versailles —— Radek

La Pacte de Garantie — Radek

Les pourparlers de la Pacte de Garantie

——Steine

La conferance de Locarno——Varga

Le mouvement ouvrier et la Situation Internationale——Zinoviev

Quelques Editoriales de "Pravda"

國聞週報第三卷第三期保安條約的譯文

東方雜誌第二十二卷第二十三號歐洲保安條約與羅加拿會議——幼雄

嚮導週報第一百三十八期洛迦諾會議與反對蘇聯的帝國主義聯合——超麟

# 印度民族革命運動與工人階級的奮鬥

梳羅達古

印度與中國表面上的差異，祗是印度沒有形式的獨立政治，牠是最兇殘的英國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所以英國資產階級對付印度是任意處置的！

印度全國的鐵路，印度土地裏的財富（石油、煤、金及一切礦產）多在英國人的手裏；此外，英國人又佔有很重要的一種生產——橡皮業。 印度國家機關裏一切重要位置，也均是英國人充當，這般人，自然是消用印度國稅的大人物！ 且因爲不相信本地人（印度人）的軍隊，肯費心保護大英帝國的殖民地，所以又在印度，用印度人民的血汗，豢養大隊純粹的英國兵，以備對付印度人民！

印度預算中最大的收入，自然要算賦田，僅此一項，每年可從印度農民徵收二萬萬二千五百萬元（印度幣）之鉅款。 印度農民生活的困苦，除了中國的農民以外，很難比較！ 當印度人民起來要求獨立時，英國帝國主義者就這樣回答：『你們看！獨立的中國現在怎樣？那邊不是經常的內亂麼？那邊不是農民離開耕地，工人離開工廠，把盤千盤萬的生命犧牲嗎？ 但你們印度人，在我們保護之下，能夠過很平安的生活，在很和平的世界做事情！』

事實如此麼？ 不，決不！ 印度現在雖沒有像中國的內亂，而大多數的印度農民，時常受飢荒的苦痛，飢荒是印度農村『不速之客』！ 僅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一次飢荒，及因此發生的時疫，一共死亡一千一百萬人！農民的困苦，就可想見！

可是，這一些常受飢荒的印度農民，就是向英國帝國主義繳大批租稅的窮漢！

**印度資產階級的發展**

印度重要工業雖為英人所佔，但也有很重要的紡織生產，大戰前（一九一四）已經是本地資本（印度）佔優勢！ 當大戰正厲害時，英國忙於西歐戰場，對於東方商業競爭不免鬆懈，遂使東方各國（日本、中國、印度等）乘此時機，大發展本國工業。 大戰前，日本貨運往印度者只占英貨4%，及至大戰將終時，增至22%；印度資本家，亦乘英國為難之時，努力發展印度的工業，如此紡織廠的增加，皮廠、化學工業、玻璃廠、棉、紙等企業大大的擴大或新為建設！ 又如有名的印度鋼鐵廠『德大』（T. Ta Co）也在大戰中大為增擴，牠現在不僅在印度工業中起很大的作用，幷能製造生產品，輸出國外。 此時印度工業的猛進，便得了一個穩固的基礎，後來大戰雖停，而工業則尚自往前發展，印度工業既如此發展，於是亦發展了幷強固了新興的印度資產階級。

**民族獨立鬥爭**

印度資產階級在經濟方面，既如此發展，其作用嚇然增大，然而他在政治上，仍是毫無權力，經濟力與政治力，兩相比較，未免相差太遠！ 印度資產階級既無權力參

加國家管理，復不能向外來商品徵取高稅，以保障本國產業的發展，更不能減少印度預算中的大漏巵——鉅大軍費，只好瞪目看着英國官吏，每年在印度剝削大款，無歸還的運往英國！

印度資產階級，當大戰時，一方大爲發展本國工業，一方亦曾實力幫助英國戰事，及戰爭終了，也便宣示自己的要求！ 他要求有本國的統治權，他要求印度自治，民族政府，責任內閣……等；而爲實現這些要求起見，印度資產階級初時曾用溫和的方法，譬如向英國國會請願，引起英國社會輿論注意，在印度知識階級中宣傳——這些方法，是印度資產階級欲得印度獨立的唯一門徑。 惟印度革命的知識階級，他們的經濟地位比資產階級低得多，所以他們關於爭獨立的要求和奮鬥的方法，就比較的決斷，他們卽提出印度須完全獨立，脫離帝國主義的壓迫，他們組織秘密革命團體，在奮鬥過程中，甚至不惜用恐怖手段（如暗殺）以對付最反動的英國官吏，一九一五年扁哈林區劇烈的恐怖行爲，就是一例！

帝國主義的英國眼看着印度革命潮流已遍及全印，於是便用其壓迫殖民地慣用的緩兵計，宣言，大戰後許印度自治！ 及大戰終了，英國遂不顧前言，祇欽賜印度一點可憐的改良，以代替印度自治！

失望的印度資產階級，於是始漸幫助民族革命運動，而參加民族革命的戰線！ 但印度民族運動，至大戰將完時，已不僅只限於印度上層人物，大多數的工農羣衆，已加入這個戰線，而爲民族戰爭中的生力軍了。 至於工農所以積極參加革命的原因，不僅上述的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飢荒，大有影響，尤以大戰本身所起的影響爲大！ 因爲戰爭一起，工人生活逐年變壞，使農民担負高度租稅，強迫他們去當兵；城市工人的工資降至很低，而物價則十分昂貴——凡此種種，均是催促印度人民羣衆革命化的動力！

領導印度民族革命運動的印度『國民大會』在一九一九年以前英人譏爲『徒說』而已！ 及既有上述許多事實，逼着印度各階級人民革命化，所以一九一九年的『國民

大會』便受了影響，大變黨綱，而很緊張的走往革命道中去！ 這次大會，居然宣布抵制英貨，商船，學校及英人欽賜而毫無實力的國會！

大會宣言，農民不要向政府繳租稅；工人，手工業者，商人等，則宣布全體罷市罷工！ 於是革命潮流瀰漫全國，並逐日增高！

但是，印度本國的剝削者，對於印度工農，也未見得比英國資本家好些！ 印度工人，既爲改良自己生活，已積極參加全國緊張的民族革命戰陣中，同時，農人自然也不願意償付掠奪的地租，給本國的地主；工人也要求不僅在英廠中的工人要加工資，即在本國資本家的工廠中的工人，也須增加工資！ 總之，彼時印度的國民運動，差不多與中國五卅相仿，含有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及本國勞資兩方的階級鬥爭的兩重意義，於是站在『國民會議』方面的印度資產階級，大起恐慌，震怒地說『工人罷工，是反對英人，怎敢無禮反對本國工廠主起來！！』，於是恰着民族革命運動之增長，印度資產階級在民族革命戰爭中，便實行怠工了。

印度『國民大會』，受了資產階級的打擊，即放棄革命的黨綱。 一般革命羣衆，既被欺騙，又失首領，且無鬥爭的計劃，自然易趨散漫，而爲英軍警所壓迫！ 於是數千數萬的奮鬥者，被拘捕，放逐，殘殺……！ 而最反動最兇殘的黑暗時期，便繼一九一九年——一九二〇年緊張的革命高潮後而起！ 這個時期，一直繼續迄今！

## 印度的工人

自從經過這次革命怒潮後，印度資產階級便漸放棄一切革命口號，揭開從前種種假革命的面目，而『我行我素』！ 現在印度最有力的資產階級政黨，要算斯槐囒特派，但他是掛上革命招牌，而實際是願意與英人妥協的！ 不過現在印度無緊張的革命運動，斯槐囒特黨尚有幾分對抗英人統治；將來革命緊張時，此黨也許捲入革命旋渦中，但是印度資產階級始終已失掉革命中指導的地位，則可斷言！ 此指導的責任必歸新興的最有力的階級，即印度無產階級，現在他雖比較的無組織，比較的落後，但他在

過去的許多奮鬥中，已經表明印度各社會階級中，只有他能實行奮鬥，只有他能奮鬥到底！ 證以一九一九——一九二二年所經過的忠勇的種種奮鬥，更可明顯！ 又比如去年北貝紡織工人罷工，人數達一五〇・〇〇〇（其中三〇・〇〇〇女工），既無預備金，又未得西歐無產階級互助，能維持四月之久，不顧與印度工廠主減工資的提議妥協，其奮鬥之忠勇，概可想見！

最近幾月內，北貝工人又因為新減工資而罷工，尤證明印度無產階級的奮鬥精神，他能繼續不斷的奮鬥！ 至於印度資產階級，則適得其反，他們現在正努力向印度無產階級進攻！ 這種情形，與中國目下情形，有許多相像處，尤以上海為甚、所以工人階級的敵人，是不分國界的。 吾人謹祝北貝工人的勝利，亦猶印度工人，慶祝中國五卅勝利一樣！

# 馬克思主義者的列寧

布哈林

## （一） 馬克思恩格斯時代的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與任何學說一樣，與任何理論的結構一樣——無論在純粹理論的範圍或在實用理論的範圍——均是一種活體、發展而變化。 馬克思主義在變化中，其數量方面的變化能夠過渡到質量方面的變化。 馬克思主義，與任何學說一樣，能夠於一定的社會條件底下起變性的現象；馬克思主義并非處於同一的狀態而不變的。 我以為現在，在我們這個時期，十分明顯可以看出，馬克思主義在其歷史發展上經過了三大階段。 馬克思主義歷史發展上這三階段，恰適應於工人運動史的三大段落，而工人運動史的三段落又聯繫於總的人類社會發展，首先是歐洲社會發展，的三大時代。 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第一階段是科學的共產主義的創立者——馬克思和恩格斯——自已歷史地形成的馬克思主義。 這是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 這個馬克思主義的社會背景絕不是歐洲發展之有機的和平的時期。 這是歐洲經過無數騷動的時代——其最明顯的

表示就是一八四八年的革命。

理論結構的主要材料，即社會方面替革命的學理裝上了火藥，乃是歐洲發展的條件及其突變的性質；發生馬克思主義的時代，給了這個偉大的無產階級的學說，以十分奇特的面貌，在新生的馬克思主義之邏輯的構成上面，印了一個印象。 我們十分明顯能夠找得那替馬克思恩格斯的馬克思主義裝上革命火藥的一些根本的線索：首先是聯合抽象理論之偉大勢力於革命的實際。 我們知道，馬克思在其最高的抽象理論上，在其論費兒巴赫的綱要上，即提出底下的幾句話，爲其哲學的基礎：『以前的哲學家解釋宇宙，我們應該改造宇宙』。 自然可以明白，在馬克思恩格斯的馬克思主義中，這種實際的現實的傾向是有其社會背景的。 而且馬克思的整個理論也明確表現出破壞性，——這個理論本質，從思想結構的最高層直至其實際政治的結論，都是異常革命的。 無論在純粹理論的範圍或在實用理論的範圍，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內容都是異常革命的。 對於甚麽是馬克思主義的精神這一問題，馬克思答覆說，他的學說不在階級鬥爭論，因爲階級鬥爭論前人已經知道了，他的學說乃在看出社會發展必然要達到無產階級專政。 通常關於馬克思主義的一斷語，說馬克思主義是革命的代數，今來對馬克思恩格斯時代的馬克思主義說，是十分對的。 這是一架神奇的機器，用來做推翻資本主義制度最有效的一種工具，無論在其理論方面或在其實際政治結論方面，都是很有用的。

## （二） 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

以上便是馬克思主義發展上的第一形態，其第一個歷史的面貌。 但我們明顯知道，往後便開始第二時代和別一種的馬克思主義。 這一種馬克思主義可以稱爲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 這個過渡，從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過渡到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自然不是突變的。 這是進化的過程，而工人運動思想上的這種進化有其根源，有歐洲資本主義及世界資本主義所經過的進化爲其基礎。 首先是歐洲資本主義。 一八四八年革命之後，來了資本主義制度相當的穩定，開始資本主義有機發展的時期，資本

主義最明顯的矛盾點使移往殖民地去。 在那正在增長的大工業的根基上，我們看見生產力有機增長的過程，連着工人階級的相當的繁盛。 在這社會經濟基礎上，我們看見與此相應的政治築物　鞏固的民族國家——『祖國』。 資產階級十分穩固地高坐在馬鞍上面。 帝國主義的政策開始了，特別表現在過去世紀之八十年代以後；在工人階級生活程度提高和『工人貴族』的分出及其迅速發展之基礎上面，發現了在總的資本主義機體系統中，由內心的思想上蛻化的工人組織，以漸進進步的方式長大起來，此進步之主要的反映，其最合理的反映，乃在資本的政治頭腦，即在統治的資產階級之政權。 這種過程便成了工人運動上流行思想的蛻化之基礎。 人們知道，思想和實際中間總是有點間隔的。 因此，思想上馬克思主義發展和純粹實際上馬克思主義發展，二者中間就有了不調和的發現。 馬克思主義變成了二種根本的形式。 這種變性之最明顯的傾向便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內部的修正主義的傾向。 在確定的理論結構方面說，我們在別的國家找不到更切合的例。 因有許多歷史的條件（我此處不能分析這些條件），機會主義的實際的表現，在任何地方都沒有比在『哲學家和詩人之國』，那樣明顯而確定。 在德國，修正主義傾向不但現出，且很完全表示離開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及以前的馬克思主義。 其他一派的馬克思主義，即考茨基領導的自命為急進派的或正統派的馬克思主義，其離開馬克思主義的痕跡則比較不十分明顯。 關於這一點，我在別處要說，這裏，我祇指明，那種觀察，以為德國社會民主黨和考茨基的墮落乃開始於一九一四年，是不對的。 我以為（現在我們能夠肯定），長期領導全國際之德國社會民主黨中的這一派，離開了真正正統的真正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工人思想發展初期的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的馬克思主義，已經很久了，——縱然沒有修正主義者那樣急速。

在這時期的開始，發現了理論和實際中間的不能調和。 修正派裏最前進的思想家，定下了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實際，而製造出與此實際相應的理論。 社會民主黨其他

一部分，則仍堅持其理論，但他們的理論已經沒有力量且也不很想從實際上去制服了這些有害的傾向。考茨基一派就取這種態度。可是到了這時期的結尾，當歷史嚴重提出許多最原則的和最實質的問題之時——世界大戰開始之時——『一下』表現出：在理論上和在實際上，這二派中間并沒有實質的差別。根本上，這二派——修正派和考茨基派——表現同樣的傾向，附會馬克思主義，使之適應於——往不好方面的意思說——那產生於歐洲為歐洲這時期的發展特性的一些新的社會條件；這二派表現同樣的理論的傾向，遠離了眞正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由一般的觀點看來，可以說，這二派的差別在乎純粹修正派的『馬克思主義』在其一貫的形式內明顯表現其對於國家政權資本主義制度等之宿命論的性質；而考茨基派的馬克思主義，則帶德謨克拉西和平主義的性質。這個界限是相對的，最後幾年就逐漸消滅了，這二派逐漸在同一條軌道上走，逐漸確定的遠離了馬克思主義。這個過程的根本點就在去除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性，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的理論、革命的辯證法、論資本主義崩壞的革命學說、論資本主義發展的革命學說、論專政的革命學說等，而代之以凡庸的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進化論的學說。我們能夠詳細指明這種傾向怎樣很明顯表現在許多理論問題之中。這種分析，我已經部分的在某次國際大會上關於共產國際綱綱問題的演說中做過了。這種修正主義的傾向，蒲列哈諾夫和考茨基都有，譬如關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系統上中心之點之一點：國家政權論。國家論中有這種修正主義，就可完全明白考茨基派於帝國主義的世界大戰中為什麼要取資產階級和平主義的態度。眞正馬克思主義在國家政權論中的觀點，我們都知道。這學說的要點可以這樣說：在社會革命的時期中，資產階級的國家機關破壞了，新的專政——『反德謨克拉西』的，同時又是無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的國家——開始創立起來，這是十分新奇的和特別的政權形式，這政權往後便開始致滅。考茨基就絕不是這樣說；考茨基和一切修正派的『馬克思主義者』一樣，對於這一點，都解釋說，國家政權從這一階級手裏過渡到別一

階級手裏，好像一架機器從這一階級手裏過渡到別一階級手裏一樣，用不着這一新階級把一切螺絲折開，然後依新形式裝置的。從這種論調，便邏輯的一貫的產生出戰時的保護祖國的政策。我們於戰爭開始時，時常在社會愛國派會議上聽見這種論斷，這種異常幼稚的論斷成了保護祖國派的基礎，有不小的成效。某個資產階級國家既然明天要歸到我們的手裏，自然我們不應該破壞牠，而要保護牠。這樣，我們的任務便完全與馬克思所說的不同了。既然不該破壞國家，因爲牠明天將到我們手裏，那麼我們便不能破壞軍隊，因爲這是組成國家的一部分，也不能破壞任何的國家紀律及其他。所有這些論調都是一貫的，自然當國家間因相互戰爭而頻於危險之時，考茨基派和修正派，完全適應於其理論的前提，便要做出相應的實際結論。可見，以爲歐戰起時，他們是一時的突變的墮落——這種觀點是不對的。他們在理論上完全是保護祖國的。我們不過未曾在所謂『正統派』裏發現出這種內部的蛻化，所謂『正統派』和眞正的正統派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其他如關於資本主義社會崩壞的理論，如關於資困的理論，如關於殖民地和民族問題，如關於德謨克拉西和專政的學說，如關於論羣衆鬥爭的策略的學說等，都是這樣。我可以介紹你們去讀考茨基的一部著名的小册子——社會革命，這本書，我們早就讀過了，可是我們現在換一種眼光再讀一遍，因爲現在從這本書中不難發現許多附會馬克思主義的話和機會主義的公式——這些，現在我們都明白了。這些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果看見了資本主義制度上經濟和政治關係上一些新的改變，他們如果從其理論的顯微鏡底下發現了現實生活中的新的現象，那他們根本就永遠用一種觀點去觀察這些新的現象——工人組織以進化的道路在總的資本主義機體的系統中長大起來之一種觀點。

譬如股份公司的新形式發現了，他們即刻就拿來『證明』資本的德謨克拉西化。歐陸工人階級的狀況改良了，他們即刻就做出結論說，革命或許沒有需要，而我們能夠以和平手段去做一切。怎樣根據馬克思的學說呢？—

祗引用馬克思的話，從複雜的段落或句子之中生剝活割出一二句就夠了。　大家知道，馬克思曾經論英國說：『在英國，或者可以不經過流血。』　這句話便給他們用去說明一切。　大家知道，恩格斯曾有一次說點不十分有利於巷戰的話。　從這裏，他們又做出許多結論。　這樣，一切現象都在工人階級在總的資本主義系統中長大這一觀點下去觀察，這一觀點在一定條件之內可以說是『國內和平』的觀點。　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之中，結果，革命的實質被去除了；於是發生了歷史上常見的事實：同樣的話，同樣的名詞，同樣的辭句，同樣的標語，同樣的信條，竟有別樣的社會政治的含義。　德國社會民主黨在某個時候是個模範的黨，在這黨內還保存着馬克思主義的口頭禪，還保存着馬克思主義的信條，還保存着馬克思主義的字句的外殼，但完全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含義，祗存下一種學說的字句的外殼而已——這學說是過去世紀中葉社會運動時期所造成的。　革命的精神飛往九霄雲外去了，在我們面前根本上祗剩下一種學說——適應於德國社會民主黨，機會主義的工人政黨，客觀上變節了和被各該國資產階級國家收買了的政黨，的機會主義的實際的學說。　我們而且能夠畫出一張特種的社會政治地圖，表示這些『馬克思主義者』變節無恥的程度。　這國家在世界市場的力量越大，這國家的地位越強，這國家及其資產階級施行的帝國主義政策越貪心無厭，工人貴族越大越有力，聯繫工人階級於其資產階級及其國家組織的鎖鍊越堅固越粗大，則這國家工人運動上的理論越更是機會主義的，越更是無恥的，無論這些理論是否帶着馬克思主義的標語。　重復一遍說，我們能夠畫出這一張地圖，來十分明顯的表示社會政治發展和思想發展（某種狀況下，可說工人運動思想發展）中間的聯繫。

以上便是馬克思主義發展上的第二階段。　這個馬克思主義的面貌絕不是馬克思恩格斯的馬克思主義的面貌。

我們看見這裏有另外一種社會政治結構，我們就有另外一種思想，因爲至少已經有了爲這思想的另外一個支柱了。　這支柱就是最兇殘的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特別

是這些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貴族。當社會政治上變質的過程表現得最明顯，則其一切方面離開眞正正統派馬克思主義的機會主義理論亦表現得最明顯。

（三）列甯的馬克思主義

我現在說到列寧主義的問題了。有人對我說，在紅色教授學院的一面旗幟之上，寫着：『科學上的馬克思主義，策略上的列甯主義——這便是我們的旗幟』。我以爲這樣區分是不成功的，而且也不適宜於那以『思想戰線上的前鋒軍』自命之紅色教授，因爲理論從鬥爭的實際這樣分離出來，是絕對不應該的。如果列甯主義是實際——和馬克思主義不一樣，這恰好就是理論和實際隔離，而這又特別對於像紅色教授學院那樣的機關是很有害的。列甯的馬克思主義顯然是特種的理論構成，簡單祇因爲牠自己就是別一個時代的產兒。

列甯的馬克思主義不能夠是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之單純的複演，因爲我們所處的時代并不是馬克思所處的時代之單純的複演。那時代和這時代中間有共同之點：那時代不是有機的時代，而這時代更不是有機的時代。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是革命時代的產物。列寧的馬克思主義是異常騷動異常革命時代的產物。可是大家自然瞭解，這裏，在社會發展進程的本身上，在構成理論材料之經驗材料的本身上，在提出於革命無產階級前面而需要相應的答案和相應的反應的任務上，既然發現了許多新的事物，所以我們現在的馬克思主義就不是馬克思提出的思想總和之單純的複演。

我們必須以最堅決態度申言，我們絕不應該拿列寧主義去和馬克思主義對抗，我也絕不願意拿這個學說去對抗別個學說。這個學說乃是別個學說之邏輯的和歷史的完成和發展。但我今願意先提出那爲列寧的馬克思主義之基礎的社會經濟政治上的一些新的事實。事實上，在這範圍裏，我們究竟看見了那些新的事物，爲馬克思所未曾注意到的，——因爲馬克思當時沒有這些事物呢？我們首先看見了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上一種新的階段。馬克思瞭解在他以前的商業資本時代。馬克思瞭解工業資本

。工業資本時代可以算做總的資本主義之模範的形式。

你們明白知道，祇在恩格斯晚年才開始形成新提嘉和托辣斯一類的組織。而列寧所指出的壟斷的資本主義，乃是資本主義發展上全新的階段帶着大改造過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馬克思不能知道這個，因爲當時並沒有這個，有此簡單的原因，馬克思所以不能夠用理論分析而發揮這些現象。

這些新的現象，應該從理論上研究之，用理論發揮而溝通之，使之成了理論上的推論和公式之脩棣中的一個新環。這些便是財政資本上的現象，這財政資本所用的帝國主義政策上的現象。創立並團結資本的世界經濟組織及其國家組織問題和表現在十九世紀最後幾年二十世紀最初幾十年資本主義特殊結構中生出的許多類此的問題——這些便是馬克思所不知道，而又應加以理論分析的問題。

這是第一類的問題。第二類的問題，乃是與世界大戰和資本主義關係之崩壞有關的一些問題。我現在用不着估定資本主義關係崩壞的程度，我用不着指出這關係上的病徵，我用不着特別估定西歐目前的經濟狀況，我用不着說明嚴重的恐慌或破產，我也用不着拿激烈的言辭來形容這個或那個，——你們仍舊可以十分明白此類的現象是以前所沒有的。無論國家資本主義，無論資本主義機體之崩壞和渙散，無論從生產的基礎到貨幣的流通上各方面之日趨於破壞——這些現象都是科學的共產主義之創立者所處時代所沒有的。這些現象在我們面前提出了許多有趣的和新的理論問題，跟着這些理論問題自然生出相應的實際政治結論，這些結論是建立於理論問題上面，而聯繫於理論問題的。這一類的現象是很大的形成一時代的現象，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未曾知道。第三類的現象是直接和資本主義關係崩壞時期工人的暴動有關的，——這時期是資本主義國家在其戰爭中的大衝突之結果，這種戰爭就是資本主義競爭的特殊形式，爲馬克思自己及其接近的朋友所處時代所不知道的。現在這些問題便直接聯繫於社會革命的過程，這些問題也是大的社會現象，完全客觀的社會現象，也需要理論的研究，也有特殊的規律性，也提出

許多理論的和實際政治的問題於我們前面。 我們明白，在馬克思那時對這些問題祇能給個最概括的觀念，而現在的經驗材料則給了我們以許多新的現象，供理論的研究。

這便是第三類現象及與此現象有關的問題及與解決此問題有關的實際政治結論。 這是第三類的理論的和實際的問題，這些問題是馬克思所不知道的，因為那時誰也不知道。 最後，還有第四類的現象，這就是與統治的工人階級時代有關的許多現象。 馬克思說過：「我的學說及其根本不在於論階級鬥爭，而在於說階級鬥爭必然要達到無產階級專政。」 這就是一條界線。 當這個無產階級專政已經成了事實，那我們自然更進一步，已經跨過了這條界線。 馬克思學說的本質就在不可免的無產階級專政，且亦祇限於此（註一）。 在那個歷史的時期也祇能有這樣一種學說，因為沒有無產階級專政的真實的事實，亦沒有連帶的現象為經驗的和觀察的材料，以供理論分析或實際反應的對象。 所以這許多重大現象完全是新的，因為我們自己已經跨過了馬克思自己所說的那條界線了。 現在我們有跨過這條界線的一類現象。 這些現象在原則上越新穎，則其在理論上亦當越更新穎；因此觀察一切過去時代所沒有的現象中所用的觀念，亦應該越更奇特。 以上便是做工人階級方面理論觀察的對象和理論整理的行動標準的對象之社會經濟政治及其他現象之第四類的現象。

我這裏舉出了四類來說。 顯然這四類的現象不僅形成歐洲發展的大時代，而是形成世界總的發展的大時代。 這整個時代，由其複雜性和具體性，含着各種理論和實際問題的大財富，這位辯證法學者和實際家把理論問題的研究和建立在這經驗的材料上面之實際聯合起來，他已經跨過舊式的馬克思主義的界限之外了。

這裏，我為不至惹起誤會起見，須得申明一點。 在馬克思主義這個名詞底下，我們究竟瞭解甚麼意義呢？在這個名詞底下，我們可有二種意義：一是方法論——研究社會現象方法的系統；二是思想之總和——這裏包括歷史的唯物論，資本主義關係發展的學說等，此外又包括許多具體的斷語：這就是說我們不僅拿馬克思主義當做方法

或理論形成的方法論來看，我們而且拿牠當這方法之許多具體的應用，由這應用結果所得思想之總和。由最後一個觀點，十分明顯看見，列寧的馬克思主義的範圍比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要寬大得多。這是很明白的。因為在舊有的思想總和上面，由新的現象新的歷史區域分析之結果，添加了具體問題的新的總和。在這種意義底下，列寧主義是跨過馬克思主義界線的結論。但如果我們在馬克思主義這一名詞底下不解作馬克思所有思想的總和，而解作應用於馬克思主義的一種工具，一種方法論，那麼自然列寧主義絕不是變性的或修正的馬克思學說的方法論。恰恰相反，在這種意義底下，列寧主義是完全恢復到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的馬克思主義。

我以為這樣便解決了那因術語混用因許多術語在不同意義底下之使用而發生的矛盾。如果現在我們自問，這列寧的馬克思主義之歷史面說有甚麼特點，那我可以把牠看做是底下三種綜合。第一、這是恢復到馬克思時代，但這恢復不是單純的，而是充富了所有新的事物，卽是說，這是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及新的社會經濟現象分析所得一切結果之綜合；這裏因此包括新時代給與我們的所有新的事物之馬克思主義的分析。第二、這是奮鬥的和勝利的工人階級之理論和實際的綜合。第三、這是工人階級之破壞的和建設的工作之綜合，我以為最後這一點是最重要的。

這裏，關於第三點，我須得解釋幾句。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卽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卽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當然有各種歷史時代中各種實際問題在其前面，相應着便要有邏輯上的思想上的選擇，因為實際的問題結果是要決定我們理論上的推論的，幷在聯結個別的理論之環為一系統為一理論的鎖鍊當中也要受實際問題的決定。當工人階級和革命的政黨正處在奪取政權鬥爭的地位時候，在一切堅決的思想工作中，到處我們都必然應該加緊打擊，幷特別分析一切矛盾的方面；我們應該指明資本主義社會之一切根本的不調和，我們應該精密指明，收集，幷在理論上闡明這社會各種原素是日益渙散的。這是因為我們所注

重的乃在實際，乃在找尋裂痕，乃在以最尖利的器具塞進這裂痕之內。　我們面前是破壞的責任，我們需要推倒資本主義制度，因此，自然一切理論之環的首先的選擇是在這一方面。　我們在理論上注重於提明那在實際上注重加深的一切衝突；需要從總的理論問題穿過中間的環，穿過我們的煽動家，向前進，因爲這裏，在我們面前是根本的破壞推翻的責任。　馬克思的一切理論的整個特點就在於建立在這個方向。　當工人階級奪取了政權，在其面前就有了另一種責任，即在工人階級確定的指導權之下綜合社會整體的各部分。　實際的利益提出了許多問題，這些問題在從前是沒有利益的，而且現在則要我們注意思索了。

我們現在不應破壞，而應建設。　這完全是別一種景象，完全是別一種觀點。　我想，我們每個人，當看見了許多事物或甚至做過了許多對於現實生活的觀察，必會說，他有時對於從前用另一眼光所看的現象，現在看來竟得完全別樣的景象，——單因爲從前他實際上應該破壞某種複合物，而現在他應該建設之，這樣或那樣綜合之。　所以我以爲這個潮流找到了其理論表現和理論反映於許多問題上面。　這些，在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時代是不能提出的。　在第二國際時代乃是以資產階級國家中工人組織長大起來的觀點提出；既是用這觀點提出，即是說，社會民主機會主義黨，提出和平的文化建設爲其責任，既然不是爲推翻資本主義制度，而是爲適應幷分子進化式地改造這個資本主義制度，所以明顯的，這種『建設』理論的責任遭了我們，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反對。　因爲所有這些所根據的觀點，正是我們所要破壞的。　可是歷史的辯證法是這樣的：當我們奪得政權時候，我們十分明白，實際上和理論上別一種景象是不可免的。　我們應該一方面破壞，他方面建設。　我們應該在自己面前提出一些問題，使之能給我們以破壞舊的和建設新的之綜合，這些不同景象在某種整體內的綜合。　根據這種觀點，在理論上列寧給了我們這種綜合了。　這裏，我們非常難於從這範圍內形成總的根本的說明，因爲這裏我們仍然有許多的零碎的文字，分散在浩大的列寧全集裏頭，特別是在他的演說之

中，但我們十分明白，這是馬克思主義之長遠發展成爲理論系統之列甯主義的最新最有意義的一點。 當然，在破壞方向上，於理論中已有許多了，但在創造方向則很少能在馬克思固有的理論中找得到焦點。 這裏也是需要從新建立，因此我以爲列甯給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和實際的之最偉大的貢獻可以這樣說：在馬克思，主要的是資本主義發展和革命實際的代數，而在列寧，則是這個代數和新現象（破壞的和建設的）的代數及其數學，即是說以更具體的更實際的眼光把代數公式演成了數目。

註一　巴黎公社祇是一種暗示，供給馬克思做許多天才的預言的基礎。 但馬克思自然還不能深切研究無產階級專政問題。

（未完）　（鄭超麟譯）

# 馬克思通俗資本論序言

李季

在歐洲留學時，常聽見友人說，近三四年中，國內批評馬克思學說的著作逐漸多起來了。 我當時雖想羅致此等作品，一飽眼福，竟不能達到目的，直到今年九月歸國後，才能如願相償。 不過我讀了這些大著之後，實在有點失望。 因爲這一般「批評家」對於馬克思的學說，大都是些門外漢；他們自己沒有研究過這種學說，偏好將他們的一知半解發表出來。 他們的議論，本來是信口開河，絲毫沒有價值。 然因他們在著作界中各佔有相當的地位，而國人鑑賞能力又極薄弱，所以他們的話，居然能夠嘩衆取寵，惑世誣民！

舉例來說，胡適之先生不是國內有名的學者麼？ 他不是頂着哲學博士頭銜的哲學專家麼？ 他不是時常勸大家對於一種學說，當深加研究，然後加以介紹或批評，「免去現在許多……半生不熟，生吞活剝……的弊病」「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去做口頭禪」麼（參看胡適文存一卷一五三和一九七等頁）？ 然他自己談馬克

思的哲學——唯物史觀——就犯了這種毛病。 他駁陳獨秀先生道：『其實獨秀也只承認「經濟史觀至多只能解決大部分問題」。 他若不相信思想知識言論教育也可以「變動社會，解釋歷史，支配人生觀」，那麽，他儘可以袖着手坐待經濟組織的變更就完了，又何必辛辛苦苦地努力宣傳事業，謀思想的革新呢？』（見科學與人生觀上卷序言三二至三三頁）。 照適之先生上面一段話看來，他以爲唯物史觀僅認經濟是社會發展中發生積極作用的唯一要素，至於思想、知識、言論、教育等等都是消極的，都是不發生作用，而專待經濟去促他們進步的。 這種拙劣的見解與唯物史觀的本意眞是相去十萬八千里！ 適之先生更荒謬的地方，就在他認唯物史觀的任務是在『解決』社會上單個的事件——如適之先生見着溥儀連呼『皇上』；因馮玉祥逼走溥儀，大叫喪失『國際信用』；看見人家發傳單反對印度聖人泰戈爾，斥爲非『君子國』待人之道；見人家提倡反對文化侵略譏爲『無識妄人』；又如五四運動中打傷了章宗祥火燒了曹汝霖的住宅等怎樣用唯物史觀去『解決』之類——他自己對於這樣的『解決』也許是費過氣力，沒有獲得很好的結果，於是覺得唯物史觀對於『解決』社會上一切零星事件，包辦不了，所以不得不承認唯物史觀至多只能『解決』大部分問題。 其實唯物史觀的任務不在『解決』（應當說『解釋』）社會上單個的事件，但在供給我們以了解社會革命的鎖鑰，但在解釋社會革命（參看博治德歷史的唯物論，特別是三二和三三頁，一九二二年第二版。 Julian Borschardt Der historische materialismus）。 關於這一點，主張埋頭研究學問的適之先生何嘗夢見過？ 可是像適之先生上面那樣『半生不熟，生吞活剝』地解釋唯物史觀，不怕『一知半解的人拾了……去做口頭禪』麽？

其次，馬寅初先生不是國內有名的經濟學教授麽？ 他不是勸告人家莫高談馬克思的學說，殆作『皮膚之論』麽？ 他不是特別勸告研究經濟學者要深思博覽，避去『言之不愼』的弊病麽（參看馬寅初演講集第一集二二二頁）？ 但可惜他祇知道勸人家，却忘記了勸一勸自己！

我們且看他對於馬克思社會主義的學說是怎樣描寫的：『馬氏曾有資本主義自殺政策之說。　夫資本主義自殺政策者何？　即謂現在實業發達，一切產業集營於公司，而公司換以股票，是昔日有形之產業，忽變而爲一張紙片，一切權利，皆可以過度之方法轉移之。　以此之故，主張共產者，謂若欲實行共產，惟在公司賬戶上劃之而已。　手續異常簡便，如張某之戶可以劃入共產之戶是也。　幷無如昔時有物質上之產業，轉移困難。　此說一出，又兼歐戰後，俄國之實行，世勢因之巨變，而馬氏社會主義之說，亦以之大勃興也』（見同書同頁）。　馬寅初先生以爲馬克思認『一切產業集營於公司』，換得『一張紙片』的股票，容易轉移，這就是『資本主義自殺政策』，『實行共產』只須將此等產業從『公司賬戶』『劃入共產之戶』；而『歐戰後俄國之實行』，也只是用幾千幾萬的書記幹這種將產業從『公司賬戶』『劃入共產戶』的勾當！　這種說法，不僅是『皮膚之論』簡直是『言之不愼』，簡直是大錯特錯！

又爲馬寅初先生駁馬克思等的勞動價值說，列舉五個疑問，以相非難，完全暴露他絲毫不懂得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說是什麽一回事。　最好笑的是下列一個問題：『如公園之大柏樹，鋸之則價值小，不鋸則價值大，是雖費勞力而價值反小也，是何故歟』（見馬寅初演講集第二集五七頁）？　大柏樹『鋸之則價值小』，這是就出賣給別人而言，即指交換價值。　『不鋸則價值大』，這是就供遊客賞玩而言，即指使用價值。　馬寅初先生對於交換價值與使用價值混爲一談，沒有劃分淸楚，偏要執此而非難馬克思的價值說，豈不是太寃枉了麼？

此外，如陶孟和在馬克思價値價格及利潤一書中所作序言，謝瀛洲在廣東大學法科學院季刊上所發表馬克思學說之批評，對於馬氏學說的介紹與批評，錯得一榻糊塗，幾令人無從指摘起！　這些鼎鼎大名的『學者』談馬克思的學說，既如此訛錯百出，至於其他學力不及這些『學者』的人以及故意反對馬氏學說的宣傳家，其議論的每况愈下，更不待言了。　好在此處不是作統計表，所以也用不

著再浪費筆墨舉出他們的尊姓大名來。

我們現在對於這一批『學者』的議論，如果一一加以反駁，便是駁不勝駁，如果聽其流行，則許多直接間接和他們議論接觸的人都會受他們的欺騙。 這倒是學術界一椿大不幸的事。 可是他們所以敢公然將他們的一知半解發表出來，是明明以國人的鑑賞能力薄弱，容易受其愚弄；而國人的鑑賞能力薄弱，是因國內缺少眞正介紹馬克思學說的著作，大家得不到一個比較，故無從辨其眞僞，因此我們要對付這一批『學者』用不着疲精費神，枝枝節節去反駁他們，我們只要很忠實地將馬克思的學說盡量介紹過來，他們自然而然不敢再信口開河了。

我們要盡量介紹馬克思的學說應當把他的一切著作繙譯過來，尤當首先繙譯他的資本論。 因爲資本論是他竭大半生精力創作出來的，是他自己認爲『主要著作』的（參看昂格思與馬克思書信錄第三卷三三二頁，一九二一年出版， Der Briefwechsel zwischen F. Engels und K. Marx ），也是歐洲大陸稱爲『勞動階級的聖經』的（見英文資本論第一卷三〇頁，一九二一年芝加哥出版）。不過資本論有三大卷共二千二百餘頁，譯成中文當在一百二十萬字以上。 如此宏篇巨製，不獨非短時間所能譯成，殊嫌緩不濟急，卽令譯成問世，也必定很少人具有讀這著作的要求。 這並不是我們妄爲臆斷，德國實在有先例給我們看的。 資本論是用德文著成的，而德國又爲學術最發達和勞動階級教育程度最高之國。 可是無論德國學術界人士也好，勞動階級的人也好，絕少讀過全部資本論的。 他們至多只讀資本論第一卷。 有產階級著名的經濟學教授施班（O. Spann）指示研究經濟學的方法，開列馬克思的資本論，只及於第一卷（參看施氏國民經濟學的主要學說一七六頁，一九二二年萊比錫出版。 Die Haupttheorien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就是德國社會民主黨於一九一四年命考茨基（Kautsky）注釋資本論，也只及於第一卷，考氏且說，『尋常的讀者通曉了資本論第一卷，已經是大成就，此卷對於工人最爲重要，因爲其中所討論的種種定律是支配生產中資本與勞動之關係的』

（見考茨基註釋的德文資本論第一卷序言三四頁，一九二三年第七版）。　在資本論出現的本國，尚少人去全讀，難道譯成中文，能逃出例外麼？

然照上面所述，資本論的第一卷既是對於工人最爲重要，而世人又通常只讀這一卷，我們如果將這一卷譯成中文，豈不是將資本論的要點介紹過來了麼？　不過「第一卷表現最大的難關。　作者爲着創造一種名著起見，以極大的努力，使價值和剩餘價值的學說達到一種哲學——一種黑格爾邏輯——的高程度，這本是非必要的。　作者是以一個精神上角力者「的精神」去對付他的對象的』。（見俾爾馬克思傳及其學說一〇六頁，一九二二年柏林出版—M. Beer: Karl Marx sein Leben und seine Lehre)馬克思自己也承認第一卷的起首幾章最難，所以他開一個讀書方子給他的朋友的夫人，叫她先從中間和後面讀起（參看考茨基註釋的資本論第一卷序言三一頁）。　可是我們不單獨介紹資本論第一卷，不僅因他本身比其餘兩卷更難讀，還因他和其餘兩卷是一氣呵成，互相貫串，互相說明，倘若遺棄後面兩卷，使之偏而不全，則第一卷的意義愈加容易爲人誤解，至少也是愈加不容易顯明了。　所以考茨基說『要完全了解其中的一部分，必須知道全體。　沒有第二和第三卷，不會充分了解第一卷，第一卷中有許多「部分」——卽第一卷講商品和貨幣的最大部分——構成二三兩卷的預備「材料」，比構成第一卷後面的發揮「張本」更多，並且對於了解流通進程，比了解生產進程更爲重要（見同書序言三四頁）。』

資本論的全部既不能倉卒譯成，且出書後未必有多少人過問，而資本論的一部又不宜單獨行世，我們介紹此書的計畫，豈不是終成泡影麼？　決不會。　拿考茨基的馬克思經濟學說(Karl Marx's Oekonomische Lehre)，阿衛鈴（Edward Aveling）的學生的馬克思（Student's Marx）和黃特曼（Untermann）的馬克思經濟學（Marxian Economics）這一類的書來作替身麼？　也不是。到底是什麼書呢？　就是博治德所編的馬克思通俗資本論（Karl Marx: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e hen

Oekonomie. Gemeinverstandliche Ausgabe.)

博洽德為德國治馬克思學說有名的學者，他潛心研究資本論至三十年之久，並於二十年前應比國京城不律塞社會科學院之請，與比國一個同志將資本論二三兩卷譯成法文。　自歐洲大戰爆發後，他得着閒暇時間，編纂他多年想像的馬克思通俗資本論，至一九一九年下半年脫稿付印。　出書後十五個月之內，即銷去一萬部，未幾又被次第譯成英俄法日等文字，眞是風行全球了。　上述考茨基、阿衞靈和黃特曼等的著作不是僅限於描寫資本論第一卷的學說，就是掛一漏萬地將三卷中的學說略說一下，並且全是用他們自己的語法表現出來的。　博氏所編纂的通俗資本論則含有三卷中最重要的學說，其中文字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出自馬克思自己的手筆，博氏的任務只在用些承接的文字，將馬氏的作品結合起來，或是將馬氏艱深的文句，使之通俗化。　因此，我們一讀此書，即眞正讀了馬克思資本論的簡明本，這是本書比其他任何類似著作的價值獨高的地方。

馬克思通俗資本論為資本論的縮本既如上所述，然就編制上論，兩者是不相同的。　資本論第一卷所論的為資本的生產進程，他首先探討構成資本主義社會財富的商品，次則及於貨幣，再次則為貨幣的資本化，絕對剩餘價值與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勞動工錢，資本的蓄積，而以原始的蓄積為殿，因此追溯到大工業資本的前史，並推論其將來的出路。　我們在此處所看見的主要事件是勞動者在工廠中替資本家生產剩餘價值。　第二卷所論的為資本的流通進程，資本家將已經生產的商品從工廠中運到市場上出售，換取貨幣，再投入生產中，使生產進程得因此繼續下去。　第三卷所論的為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進程，資本家在流通進程中既因商品的出賣而實現了剩餘價值，此時就將其轉變為利潤，利息和地租，分配於全資產階級。　馬克思這樣做法，本造成一種極自然的統系。　所以盧森堡女士（Rosa Luxemburg）說：『就這部大著作的全體觀，我們可以說，第一卷及其中所發揮的價值律，工錢和剩餘價值，將現社會的基礎赤條條地暴露出來了，第二和第

三兩卷則表現立於這種基礎上面的上層建築物。 我們盡可以用一種完全不同的圖形形容出來，就是，第一卷示我們以社會有機體的心臟，而血液是由此心臟中產生出來的，第二和第三卷示我們以全體的血液循環及營養，一直到最外部的表皮細胞爲止』（見墨爾林馬克思傳三八四頁，一九二〇年第三版，（Franz Merring Karl marx gerehichte sei es Lebers）。

然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資本論以第一卷爲最難，而第一卷又以起首幾章爲最難，博洽德編通俗資本論，如果仍舊依樣葫蘆，則普通一般人起首就遇着難關，所謂通俗資本論，那便是名不符實了。 所以他特變更計畫，將其中次序稍微顛倒一下，由淺入深，由易入難，務必引人入勝，使不感着何種困難，而全書自成一氣，絲毫不露出割裂的痕跡，這是編者手段高妙之處。 他自認他在一方面是很忠實地保持馬克思學說的意義和內容，在他方面是使平常人和初學者容易了解（參看通俗資本論序言一六頁），這兩點他確是做到的。 英文譯本稱此書爲民衆的馬克思（The People's Marx），也就是表示此爲民衆所能讀的書了。

通俗資本論既爲民衆所能讀的書，則民衆萬不可不讀。 爲甚麼呢？ 因爲資本論的終極目的是在『表現近世社會的經濟運動律』（引馬克思語，見考茨基註釋的資本論第一卷序言三八頁）。 并且『世界上自有資本家與勞動者以來，沒有一部書對於勞動者像本書這樣重要。 資本與勞動的關係是現社會全部制度的樞紐，這種關係在本書中才第一次依據學理發揮出來，其持論既徹底，又復銳利無匹。……』（引昂格思語，見哥郎瓦爾德的馬克思資本論入門一八頁，一九一二年出版。M. Grundwald: Zur Einführung in Marx' Kapital） 生息於現社會的民衆要知道他們自己所處的地位，要了解現社會制度的樞紐，對於本書不可不人手一編，藉資考鏡。

不過民衆要讀此書，在未開卷之前，望着書名，馬上會發生一個疑問，就是『資本到底是什麼？』 關於資本的學說，種類很多，我們對於已經陳腐的，或過於怪誕的

（例如中古時代的人以及重商主義的學者認一種出貨的貨幣額爲資本，黑爾曼—— Hermann ——認一切有交換價値而又繼續耐用的貨物爲資本，李斯特—— F. List ——於物質資本之外，又有所謂精神資本，羅謝—— Roscher ——也有無形資本之說等等）一概從略，只介紹一二最著名的學者的學說如下。 經濟學的始祖亞丹斯密士(Adam Smith）以爲一個人的『全部財富分爲兩部分。 一部分是他希望藉以獲得一種收入的，這就叫做資本。 另一部分是滿足他的直接欲望的。……』（見亞氏的原富郭文譯本第二卷四頁，一九二〇年出版。Eine Untersuchung Ueber Naturund Wesen des Volkswohlstandes）；他又說：『一個人總希望從他所用爲資本的每種財富中獲得一種利潤。 因此他僅用這種財富去維持生產的勞動力，當將此用作資本時，卽構成一種收入。 可是他如果用這種財富的任何部分去維持任何種不生產的勞動力，則這一部分卽刻就從資本中取出而列入直接消費的財富了』（見同書八三至八四頁）。 （亞氏齊名的李嘉圖（David Ricardo）說：『資本是一國用於生產的財富部分，這是由維持勞動活動所必需的食料、衣服、器具、原料和機器等等成立的』（見李氏經濟學與賦稅的原則一九二一年倫敦第二版。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上述亞丹斯密士和李嘉圖對於資本的學說，一直到現在，還是爲有產階級的經濟學所公認。 他們以爲凡用於生產中的生活資料和生產工具等等就是資本，用於享樂消費的財富卽非資本。 照他們的說法看來，不獨四千年前唐堯帝時代因『鑿井而飲，耕田而食』所用的食料和工具是資本，此等鑿井耕田的自耕農是資本家，卽原始共產社會一切用於生產方面的食料和工具也都是資本，而原始共產社會的人盡成爲資本家，因爲當時的人都從事於生產，沒有無故而不勞動的。 不僅是這樣。 婆羅洲的猿類能用木材架屋，能運用木石去獲取各種食物，卽下至於猴子也能用石頭去擊碎硬殼菓，吸取果仁，是猿猴所用的資料和木石也是資本，而猿猴都變成資本家了！ 不獨獸類如

此，即昆蟲類如蜜蜂等在生產中也有資本，蜜蜂也是資本家了！ 所以照此推論起來，有產階級經濟學者對於資本的學說實在是太滑稽了！

然資本到底是什麼呢？ 科學的社會主義始祖馬克思告訴我們，說：『資本是一種社會的生產關係。 這是一種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即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關係。』（見馬氏工錢勞動與資本二五頁一九〇七年柏林出版。Lohnarbeit und Kapital），『一種人如果不遇着另一種人——即工錢勞動者——因受壓迫而自願出賣自己，則前者雖據有貨幣，生活資料，和其他生產工具，尚不能變成資本家。……資本不是一種物品(Eine Sache)，但是一種藉物品表現出來之人與人的社會關係。』（見考茨基註釋的資本論第一卷六九三頁）。 所以『一個黑人只是一個黑人。 要在一定的關係之下，他才變成奴隸。 一架棉花機只是一架紡棉花的機器。 要在一定的關係之下，他才變成資本。 他一離開此等關係，即不是資本，恰如金子自身不是貨幣，沙糖不是糖價一樣。』（見馬氏工錢勞動與資本二四頁）。 更明白些說：『生產工具和生活資料為直接生產者—即勞動者自身—的財產時，即非資本。此等生產工具和生活資料同時用作剝削和宰制勞動者的工具—只有在這種條件之下，才變成資本。』（見考茨基註釋的資本論第一卷六九三頁）。 『資本是死的勞動，他和吸血鬼一樣，要吸取生的勞動，才能夠生存，他吸取愈多，則生存愈好。』（見同書一八二頁）。 馬克思對於資本的學說，眞是精當絕倫！ 照他的說法，不獨蜜蜂與猿猴所用的生活資料和生產工具非資本，蜜蜂與猿猴自己非資本家，即原始共產社會中所用的食料與工具也非資本，這種社會中的人，也非資本家，即『鑿井而飲，耕田而食』所用的食物與農具也非資本，此等自耕農也非資本家。 只有剝削和宰制勞動者的生產工具和生活資料才是資本，只有憑藉此等工具和資料不勞而獲的人，才是資本家。

大家對於資本的意義既明白了，便可以開始去讀通俗資本論，不過還有幾點是要預先注意的，今特介紹俾爾的一

段話如下：『要懂得資本論，必須記着下列各點：（一）馬克思沒有下永久有效的界說；如資本、工錢和價值等等的觀念都是歷史的範疇，這就是說，他們在一定的歷史時代中有一定的意義，在別種時代中便沒有此等意義。例如價值的觀念在別種時代中可以只指物品的有用性講；在又一種時代中價值是可以由一種物品表現的功效或美麗做標準去決定的。但在現社會中，價值是由生產費決定的，而這種生產費由馬克思用科學的分析，化爲勞動。（二）馬克思對於科學上發見的諸原則，視爲事物內部的眞正的性質，對於與之對峙的實踐，視爲事物表面的和由經驗得來的現象；例如價值是理論的說明，價格則爲經驗的說明；剩餘價值是理論的說明，利潤則爲經驗的說明。由經驗得來的諸現象（價格與利潤）固然和理論有參差之處，但沒有理論，此等現象是不能爲人所了解的。（三）他對於資本主義的經濟進程在本質上視爲不受外界的阻礙與擾亂的，視爲不受國家和無產階級嚴重干涉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說的工人爭鬥與工廠立法，以其說是用爲限制獨立資本的剝削作用，毋甯說是用爲完成生產力的發達。（四）他的心目中總是看着資產階級，不是看着單個資本家的。』（見俾爾馬克思傳及其學說一〇六至一〇七頁。）

末了，還有五點是要聲明的：第一、博治德編通俗資本論的目的，不是用此書去代替三大卷的資本論，使原書從此可以廢置不用，他的意思是要藉此書爲初階，引導許多人去讀原書（參看通俗資本論序言十五和十七頁）。我們譯此書的目的也不是用他去代替三大卷的資本論，但是藉他爲初階，引導許多人去讀大部頭的資本論。我們在上面雖指出世間很少人有讀這部大著作的要求，然我們決不因噎廢食，遂不盡介紹原書的責任。因此我們只要稍得閒暇，即將着手繙譯三大卷的資本論。第二、本書係從一九二二年第四版的通俗資本論德文原本譯出，一切內容，均以此爲根據（英文譯本與德文原本間有出入之處）。第三、譯書本分直譯與意譯兩種，各自有其價值。

本書幾全用直譯，希望藉此保持原文的精神。不過中

西文法不同，有時須加些字句，才能顯出原文的眞意思；譯者對於自由加入的字句，均用方括符「」作標記，以明責任。 第四、原書所徵引的書籍，如係英文，即直接用英文原名附入本書中，不再沿用德文譯名。 第五、本書對於原書一切文字均很忠實地譯出，半點不敢遺棄，唯對於原書第三版所附加的檢查表，因比較不甚重要，故暫時從略。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序於上海大學

屈維它

# 戰壕斷語

——中國革命者的雜記——

赤潮澎湃的世界社會革命運動裏，我們在中國國民革命和階級鬥爭的戰線上是四圍受着種種式式敵人的包圍侵襲，我們天天過的是戰壕裏的生涯。

中國的革命者，也許因爲在槍林彈雨之中，只能顧着眼前的仇敵，刻刻隄防着對面的刺刀，頭上的炸彈。 然而我們中國的革命，不過是世界兩大階級長期的決戰裏的一戰線——戰場的範圍其實是全世界；別的戰線：如英美等國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印度菲洲非列濱高麗安南等處的民族解放運動……和中國革命的成敗是有聲息相通的密切關係的；便是無產階級已經戰勝的蘇聯，他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工程，在無產階級獨裁制之下，和資產階級的決鬥，更是世界社會革命進退的關鍵。 我們最好能有整部的著作——詳細的諜報，因爲我們應當知道別的戰線上的形勢，才能正確的決定我們的戰略。

可是，我們的戰壕生活，不能容許我們立刻便實現這種希望，我們只是偶然在鎗聲炮火中，能和我們別的戰線上戰友遙遙的問答幾句。 自然，轟天動地的炮聲裏，掙扎苦鬥的戰壕裏，連這幾句的問話答話，也是時時爲嘈雜的聲浪所間斷，爲作戰緊急而停止。 『入語風吹斷』——這是好悠閑的中

國名士潑槳中流的生涯；如今我們的革命赤潮中，狂風激盪，也正是這個景況。——不過這些斷斷續續的消息，戰鼓聲中的傳語，不是悠閑的生涯，而是鬥爭的資料，我們且先記錄這些戰壕裏的斷語，至少對於世界革命戰線的情形，可以得其一二。

一、摩洛哥和叙利亞

法國國會裏，鑽進了幾個赤化分子，——中國現時正認爲是洪水猛獸一般的東西；一個叫做顧都埃，一個叫做鐸黎沃（共產黨議員）。　他們大做其赤化宣傳！　章太炎說『今日國內之問題在如何打倒赤化，……護法倒段題目雖大，而與赤化相較，則後者尤易引人注意』（一月三十一日申報），原來赤化的危險如此之大，我們倒要研究研究，——看看法國過激派的宣傳，是否『今日國際之問題亦在打倒赤化』！

顧都埃在國會裏演說道：洛迦諾會議說甚麼減少軍備！　法國政府仍舊用十萬萬金佛郎的戰費去打摩洛哥和叙利亞——教育部農業部勞動部的一年費用總共不過二十五萬萬，海軍部陸軍部的費用却有六十五萬萬。　蘇聯每萬人中祗有四十一個赤軍；波蘭路美尼亞——却有一百個兵，法國竟有到二百個。　這是所謂資本家的和平主義！

鐸黎沃的演說更爲『過激』：法國爲甚麼打叙利亞，難道弱小民族的革命眞能『殺盡了白種人』——像一班宣傳階級妥協的法國『社會黨』所說的，這是他們擁護政府出兵的理由？　實際上法國銀行家攫取叙利亞的鑛產、銀行、口岸、市政，法國政府要保護這些人的『特殊利益』，便叫幾十萬法國工人農民（兵士）去流血，便整千整萬屠殺叙利亞人！　法國政府和英國訂立密約，法國贊助英國奪取土耳其的摩塞爾煤油，英國便任法國自由在叙利亞行動。　鐸黎沃在演說末了時高呼道：可見，『只有殖民地民衆暴動革命，能達到自己的獨立，能使人類有自由和平的發展，——法國民衆的職任便是幫助這種革命！』　中國的國家主義派，說土耳其只要利用英法等國衝突便能得到獨立，這裏所引的事實想來便是『證據』了！

摩洛哥獨立運動的首領亞白埃爾吉林(Abd-El-Kerim

）的代表亥宿（Kaiing），去年年底便到了巴黎，因爲力爭不能不求和。 可是法國政府拒絕和他談判。 白里昂總理，在國會裏說明這個理由，是『亞氏不能代表全族，我們要和全族談判，不能和他們的國王談判』（一月一日巴黎電）；但是他到後來說出了眞『理由』來：原來法國和西班牙對於摩洛哥問題訂立了協約，彷彿國會的多數曾經贊同這個協約。 共產黨議員一致的攻擊政府，要求立刻和克爾談判。 到這時候，社會黨議員也覺得太難爲情了，站起來聲明：國會幷未贊同和西班牙訂立的密約，幷且亦沒委託政府訂這類條約，以前的事不用說，以後社會黨議員也不能再對政府採取摩洛哥戰費投同意票了。

敍利亞的特魯斯人從歐戰後剛歸法國『代管』之後，這國際聯盟威爾遜式的『民族自決』政策，使他們受着無限的痛苦和壓迫。 去年七八月間特魯斯奮起革命，受法國的屠殺，經過半年的苦鬥，始終又被征服。 我們得到那地同志來的通信，還是去年年底發出的，我們那同志去的時候，已在十一月間，原是只爲着調查。 那地的無產階級還不曾組織自己的政黨，革命運動的指導，可惜還沒有正確的政綱和策略。 我們且就這封通信略敍革命運動擺敗的經過：

敍利亞的暴動，法國報紙上總說不過是宵小匪徒在達馬斯克一帶地方的騷亂而已。 其實全敍利亞都在暴動之中：哈馬、哈摩斯、亞拉烏璐等處都有民軍出沒，達馬斯克至貝魯德途中，革命軍不斷的襲擊法軍。 因此，法軍的力量分散，敗滅不少次。 然而對於法國最危險的，始終是達馬斯克，革命運動的中心。 達馬斯克有三十萬居民，大半是手工業者或農業雇工，城市的四圍有不少園林田圃，極便於革命軍的出沒。 法軍占領達馬斯克之後，立刻便着手進行引起暴動的陰謀，因爲在這森林包圍的城市裏，法國軍隊知道如果革命軍有長期的準備，對於法國軍隊有全軍覆滅的危險。 法國軍隊初到時，革命軍並無動靜。 法國人故意要挑動過早的暴動，便不問情由的亂殺，藉口消滅『匪徒』，在工人區域用飛機亂地擲炸彈，近市的園林裏亦是如此；法國軍官在田裏提到耕地的農民便

殺，說他們袒藏匪徒；城裏軍政執法處每天絞死幾十人，暴屍示衆。 同時，法國人竭力挑撥居民之中的基督教徒，亞美尼亞人及特魯斯人的惡感使自相殘殺。 然而這些方法都沒有用。 於是法軍總司令塞萊（Sarrail）——『社會主義的將軍』，想出來別的陰謀方法了。 他命令被俘的土人肩着打死的革命黨滿街滿巷整天到晚的走；命令『懲罰戰爭』的兵士『開刀』——像中國古代的野蠻辦法，個個兵士可以任意殺人搶掠；於是附近鄉村裏的婦女兒童，整千整百被姦淫或雞姦，姦後再行殺死。 達馬斯克郊外有好幾個鄉村，如摩萊社、臘蒲勒、直黎孟等，整個兒的焚燬，居民屠殺淨盡。 這樣，叙利亞的忍耐性自然再不能持久了，普通的土人自然不能得革命軍的指導和計劃而自行動手——有一晚在達馬斯克城裏，各處總共殺死了一百五十多個法國兵。 於是『社會主義的』塞萊將軍便有了『口實』了：『叙利亞人都是野蠻的暴徒』— 當晚城市裏的暴動便不得不開始，革命軍要想一舉而佔領政府機關。 最大的巷戰，便發生於埃勒亞依摩（El-Eaim）（叙利亞有名的貴族）的邸宅旁邊，那時塞萊將軍住在這所房子裏，——可是他早知道他的計劃和陰謀一定發生效果，所以前一天已經離去達馬斯克。 那時法國軍隊用五十架飛機轟城，尤其集中注意於貧民區域。 革命黨占領城市之後，還持久的抗禦，滿街滿巷都架起堡壘，以革命軍的勇敢，至少還可支持一星期之久。 但是法國軍必定要把整個兒達馬斯克變成灰燼，革命軍只能退兵。 這次戰役，叙利亞人被殺的至少有一萬，屍身在街上堆了五六天，全城損失總在一千萬金磅以上。 法國政府機關報竟故意造謠，說這是基督教徒和亞美尼亞人反對革命軍的暴動所燒所殺的。 可是實際上叙利亞的各民族至今也沒有中這種離間之計。 革命軍敗後，達馬斯克政府忽然『仁愛』起來了，說都是革命黨和亞美尼亞人喪失了東方民族的仁愛天性，因此，公布沒收革命黨財產的命令。 叙利亞政府是大貴族的政府；叙利亞貴族階級的利益和法國資產階級相同的，他們是法國資產階級的走狗，——所以受命法人，要用這種政策打擊叙利亞的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和智

識階級。敘利亞革命暫時是失敗了，貧民階級的鬥爭和暴動暫時是鎮服了，然而這僅僅在達馬斯克一個地方，反帝國主義的思潮，也和我們的五卅運動一樣，從此普遍於全敘利亞一般的平民羣衆，不久要有更偉大更有組織的革命起來！

※ ※ ※ ※

敘利亞的革命黨代表薩毗爾等(Isan Jabir)曾經到日內瓦國際聯盟去，但是國際聯盟拒絕招待，拒絕他們做報告。 薩毗爾等發表宣言說：敘利亞革命民衆的代表團來到此地，並不是請求什麼「公判」而要是抗議法國人的屠殺——「如果國際聯盟沒有相當的辦法，我們一定要繼續力戰，驅逐法國勢力出敘利亞以外，求得敘利亞的完全解放。 我們境內還有很好很有力量的軍隊，一切必需的軍械都很充足，我們所準備的是勝利，不是投降！」（日內瓦一月十四日電）。

二、 摩塞爾問題、土耳其、蒙古、爪哇

摩塞爾地方隸屬於土耳其之下已經四百多年；一九一六年以來摩塞爾便成國際上的爭執，帝國主義的列強大家都想搶他的煤油。 可是，在歐戰的時候，英國看着俄帝國的軍隊有進佔土耳其之勢，便和法國訂立瓜分土耳其的密約，把摩塞爾讓給法國，想利用俄法之爭而從中取利。

等到十月革命之後，俄國帝國主義解體，英國便在一九一八年派兵進占摩塞爾；此後英法之間的爭執，便只能以英國承認法國擴大管理敘利亞的權限爲英國占摩塞爾的交換條件。 英國將摩塞爾併入所理「國際委任他管理」的伊臘克王國。 此後的爭端，表面上是土耳其和伊臘克之爭，實際上便是土耳其和英國之爭。

經過一九二三年的洛桑會議，一九二四年五月的英土會議，十月的國際聯盟的白魯塞爾會議，一九二五年九月的國際聯盟會議，這一問題始終不能解決，因爲每次「國際聯盟」判歸英國，土耳其總是提出嚴重抗議，直到海牙國際法庭，方才強迫判定摩塞爾歸英國管理；這次的解決，完全因爲英法對敘利亞的密約關係，英國答應幫助法國「平敘利亞之亂」，法國在國際聯盟裏贊成英國的提案。

摩塞爾地方既有極豐富的煤油礦產，又是美沙波邇美亞、土耳其、波斯等國的孔道，——土耳其爲保護自己的安全起見，在經濟上軍事上都必須爭得摩塞爾。　海牙及國際聯盟的決定決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土耳其國民革命的政府已經決定以武力收回摩塞爾了——因爲他已經知道中國式的國家主義派政策——利用列強衝突的政策『太切實際』了！

※　※　※　※

土耳其國民革命雖然成功，却不能說完全勝利，土耳其的民族，更不用說大多數勞動平民，還沒有得到徹底的解放，——因爲帝國主義沒有推翻，弱小民族時時刻刻都在受列強的侵越；摩塞爾問題便可證明周佛海等『祇須打倒帝國主義在華勢力』或國家主義派的『祇是外抗強權』，而不是聯合世界無產階級推翻帝國主義制度的『學說』，完全是空想。　帝國主義在亂放『蘇聯赤色侵略』，『土耳其殺戮基督教徒』的謠言時，製造第二次大戰爭空氣，——洛加諾會議和摩塞爾問題，便是列強聯合進攻蘇聯土耳其之戰爭的準備。　帝國主義和弱小民族及無產階級對抗的形勢中，土耳其等一切弱小民族不得不和蘇聯及各國無產階級建立鞏固的鬥爭同盟。　國民革命的土耳其於是便和蘇聯訂定軍事上的防禦同盟，互守中立的盟約了（去年十二月十七日簽訂於巴黎）。

※　※　※　※

蒙古民族最近三四百年來，受着滿蒙貴族和漢族鉅商的壓迫和剝削，文化經濟落後得不堪，人民困苦到萬分。

舊俄帝國主義和恩格兒白黨又從而操縱他的『自治』，估領他的領土。　祇有蘇聯無產階級的革命和贊助，使蒙古民族脫離這種壓迫，自己建立國民革命的共和國，活佛去世，政權完全轉移於國民會議之手，然後才開闢了改良進步的光明之路。　去年十一月國民會議第二次代表大會，九十多個國民代表（有五個女代表）之中，大半都是平民勞動者，王公的權勢已經消滅。　大會之後，國民會議中央委員會的人數決定增至四十五人（以前是三十人），更加擴大平民的政權。　國務院也由新中央委員會重新改任；

國務總理赤倫多治（Z.ran-D rji）原任，沒有更動，他是農民奴隸出身；外交、內務、財政、司法、警察等部的總長都是平民；內務部前任總長赤赤汗（Zeze-Han）本是成吉思汗後裔的王公，現在的內務總長奈唐蘇倫（Nuidan Surun）便是牧兒出身。 荒涼的庫倫現在已經有了許多新的建設，蒙古平民從今有了自己的大事；許多舊時的迷信風俗都逐漸的變更，蒙古的青年已經組織革命童子軍，婦女運動也已經發生，甚至於青年女子也剪髮了。 蒙古民族的進步，自決革命，不但解放自己，並且是中國革命的友軍，在推翻中國軍閥統治的鬥爭裏，是我們極大的助力。 可是，中國的國家主義派却要把蒙古改成行省。 蒙古的平民啊！ 中國這種帝國主義者不過是狂妄的士大夫而已，他們那裏有實際力量對你們實行帝國主義！ 你們民族自由的保證，有中國國民革命的政黨和無產階級的政黨，為你們奮鬥，打倒這些中國帝國主義者是不費吹灰之力的；你們可以放心的和中國勞動平民攜手，贊助中國國民革命的成功，打倒中國俄皇的以及日美英法等的帝國主義，那時革命的中國蒙古及其他民族之聯邦，才能徹底的解放中國和蒙古。

※ ※ ※ ※

『我們怎的比牛還笨！

軸帶着滿身的鞭痕，

還能角挑起殘暴的牧牛人，

踐踏時，那管得踏下無情。』

——爪哇民歌

荷蘭資產階級可算是最早的殖民家，三百年前便佔領爪哇等處南洋羣島。 一直倒很『安靜』的；可是最近俄國革命之後，中國的五四、高麗的國民運動，蒙古印度等處革命鬥爭開始之後，爪哇地方也就不『太平』了！ 幾年前荷蘭政府驅逐勞工運動領袖馬臘古（Malakku）和謝孟（Zemon）同志出境，然而他們的工作還仍繼續着。 最近，去年八月十二日，又逮捕達爾蘇諾（Darsono）同志。 那前幾個月，因警察的高壓政策，一次大會及罷工都沒有發生，反動派的報紙爪哇新聞便說共產黨的勢力低

落了；但是，他不得不說：『因爲警察禁止集會，共產黨現在格外努力做起口頭的個人宣傳來了，每一星期節日，每有四五個人的地方，他們都利用機會宣傳赤化。……共產黨專門鼓動工人組織工會，毘登若爾（Pitinjorg）及白達維亞（Batav a）地方的車夫工會又成立了，聽他們快要罷工。　白達維亞的織呢業工會已經受共產黨的影響；爪哇的碼頭工人也要求起增加工資了。』……爪哇新聞看着這些赤化運動，害怕得不得了，希望警察嚴重的辦理。可是，實際上警察的手段已經高明到萬分，他們僱用流氓，武裝了他們便和工會搗亂，暗殺工人領袖，指使許多工賊分裂工會，在內中做暗探，——中國又何嘗不是如此，作者親身受到這種襲擊！

然而，警察的壓迫雖然厲害，禁止一切集會和遊行，去年中國五卅運動時，爪哇共產黨始終舉行了各地的大示威，擁助中國；如薩臘勃（Sarabuy）地方的示威遊行，有一萬工人到會，其中有二千中國人。　共產黨員亞里明（Alimin）摩勒沙（Molso）謝節波（Sedibio）等都有演說。　亞里明同志已經爲了在糖廠裏宣傳坐了好幾年監獄，這次又被逮捕，想必一定要驅逐出境了。　警察甚至逮捕共產主義婦女俱樂部職員，說俱樂部中容納十八歲以下的女子做會員是犯法的。　棉蘭（Medan）地方被捕工人的妻子幾百人示威，警察竟用『克別皇刀』（Klevandt）和皮鞭亂砍亂打，受傷的不計其數。

可憐爪哇的平民，你們沒有懂得上海的所謂中國國民黨的中央委員會的『主義』、沒有懂得這些中央委員：鄒魯居正謝持葉楚傖邵元冲沈玄廬等等的『學說』（見該中央委員會告國民書，參觀新青年本號國民革命運動中之階級分化篇）——你們在自己民族沒有獨立之前，不好援助中國的呵！　你們也不懂得戴季陶先生的『仁愛性能說』，——你們也應當勸告荷蘭資產階級，誘發他們的仁愛性能，你們是不應當實行階級鬥爭；他們沒有發現仁愛心之前，你們沒有示威遊行罷工等的資格和權利。　可憐的爪哇男女平民呵，你們怎麼不先研究研究我們『東方』的這些大哲學家的學說！

## 三、 危機中的波蘭

列甯在五年前便說的：波蘭資產階級的民權主義，必然要破產，波蘭的民衆不久便可以看淸他們富國強兵的國家主義的內幕（列甯一九二一年致波蘭同志書裏的話）。果然，這所謂國家主義政策的結果，已經澈底暴露了。現在波蘭的工業陷於極大的危機。 農工銀行業家聯合會上波蘭總統魏赤霍夫斯基（Voitsehovsky）的呈文，都直說波蘭全國大工廠工人之中，已有百分之四十失業；還要加上小工業手工業中失業的二十萬人——因爲大多數工廠倒閉。 波蘭國庫每年的支出現在要二百萬『玆洛託』（Zlotoy，波幣名），而據英國財政專家猶葛的計算，波蘭的國庫支出無論如何不能超出八十四萬，所以卽使政府能減少支出到一百五十萬，還是相差太遠。 因此，政府便不得不大批的發行紙幣，弄得紙幣價格大跌而特跌。一般民衆每困得不堪，國內市場因此大大縮小，工業自然要破產。 國外市場呢，也是如此。 照理說，波蘭東鄰蘇聯西接德國，應當和這兩國的經濟關係弄得好些，便不愁國外貿易不能週轉；事實上却因爲波蘭資產階級受法國的操縱，對俄對德都想實行侵略，外交關係至今沒有弄好，到如今還不肯簽訂平等的商約。 波蘭的農民問題，也是至今沒有解決。 波蘭的『賽摩』（Seim即國會）所通過的農地改良法案，完全只顧及地主和富農的利益，地主階級尚且還要反對這種改良。 波蘭既在這種各方面的經濟危機裏，政治上的紊亂也就繼續不斷。 『賽摩』已經成了中國式的國會，萬人唾罵。 官僚的貪婪簡直不堪言狀，據國家監察委員會的官式報告，尙且說國家預算四分之一以上是被官吏侵吞的。 波蘭資產階級的政黨和所謂社會黨的唯一宗旨，便是防禦民衆的革命，因此，軍警的用費超過國家預算的二分之一。 資產階級政黨現在儘着想法借外債（大半是向英美借），拚命的賣國——將波蘭的一切礦產及國家專利的工業，都零零碎碎的抵押出去，同時，國家民主黨的軍閥（西夸爾斯其Sikorsky將軍及獨夫白爾摩斯尼笨基Dovb r Mucnitsky）將軍和小資產階級國家主義派的俾勒蘇德斯基將軍（Pilsudsky）等，却

正在商量怎樣實行軍閥專政，取消勞工立法，鎮壓革命運動。 資產階級的報紙已經公開的承認，說波蘭的政局是『或者莫斯科，或者羅馬』——便是非無產階級獨裁制即資產階級軍閥專政。 可是工人農民之中革命運動最近大大的昂進。 一月八日的華沙（波蘭京城）電說：那天有好幾處失業工人的集會，人數總共在五萬以上，想舉行示威運動，到國會門口去要求，警察雖然竭力的驅散羣衆，然而國會議長始終不能不招待代表團，答應代他們向政府要求發給失業津貼。 共產黨議員斯克里派（Skripa）演說：『我們共產黨認為現時組織工農聯合戰線已成歷史的必要，國會裏的共產黨黨團已經公開的邀請一切反政府派（中派黨、獨立農民黨、白俄工農聯會、農民聯會），共同為工農政府而奮鬥……（共產黨告各黨書），祇有勞動平民的政府，能解決工業農業的經濟危機，能脫離西歐美洲各國帝國主義的操縱，能和蘇聯無產階級合作，而保證波蘭民族經濟的文化的發展。』 波蘭共產黨首領之中，現在有許多人（如朗楚茨基Lantsutsky）等還在監獄裏，有些如郭臘史（Gurach）已經因受獄中的虐待而死；波蘭監獄中的政治犯超過六千人，竟受着非刑敲打。 『民權主義的波蘭』早已在民衆眼裏完全破產。 一月十七八日的波蘭電信說，最近失業人數的增加每星期總在一萬人以上，官場報告失業工人總數已有二十七萬，上西里地方的冶鐵業，算是波蘭最大的工業，現時祇有一萬人做工，而三萬工人已經歇業；其餘地方可想而知，大半便是在廠工人也不過一星期做三四天，祇得三四天的工資。 這許多失業羣衆裏只有九萬多人領得到極少的津貼。 波蘭勞農民衆已經澈底覺悟無產階級獨裁制的必要，革命潮流這次恐怕一發而不可止的了。

## 四、 德國的革命新潮

德國自從第一次革命（一九一八年）為社會民主黨所賣之後，已經逐漸的變成完全的大資產階級專政，對外也成了列強的半殖民地，担負鉅額的賠款，經濟恐慌，紙幣跌落，一直到最近，總是繼續不斷。 這中間已經經過兩次的革命潮流，一是在一九二一年，一是在一九二三年，

都因社會民主黨的阻滯破壞，甚至於暗殺李卜克納黑德和盧森堡女士，及共產黨自身指導的薄弱而失敗。 自從達威斯計畫實行，資本主義略略得了些穩定，社會民主黨又幾幾乎大叫其『改良主義』勝利。 可是最近二三個月來，情形又大變了。 一月初的柏林電訊說：德國所有的工業區裏失業者又大增加，去年十一月下旬失業者從四七一•〇〇〇人增加到六六九•〇〇〇。 漢堡、古爾、劉納堡等處，都有失業工人的示威運動；雖然社會民主黨中央和德國黃色總工會的首領，拒絕指導這些運動，而在各地方，他們的支部和分會却不得不與共產黨合作。 共產黨領袖亦德經女士（Kl ra Zutkin）在魯爾群衆中的工作得了非常之大的影響，工人大半都贊成共產黨的主張——將魯爾區房屋所有權付之全民投票，以決定是否將法兵所據房屋歸還地主還是收歸市有。

這種經濟大危機和民衆革命化的形勢，使各階級及政黨都不能不急急公佈對於時局的主張，而進行革命的階級奮鬥。 德國工業家總會，黃色的總工會、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的經濟政綱，都在今年年初公布。 資產階級對於經濟危機的觀察，和社會民主黨是相同的：他們都以爲這是資本主義發展照例的循環的危機，遞這難關，不久便有工業大興盛的時期來到。 因此，社會民主黨也不過勸告資本家，不可利用停閉企業而同時減低工資而已。 他們倆都主張實行「歐洲關稅同盟」，以抗美國的輸入。 社會民主黨和資產階級不同的主張僅僅在於內政方面：工業家總會要求減低直接稅，尤其是收入稅『以助資本之積蓄』（戴季陶的勸告主義在德國『彷彿』也行不通！）；他們並且主張減低工資廢除八小時制的契約（有些工廠已因罷工而訂立了這種契約），取消輸出的限制，特助『加迭爾』（各資本家聯合規定同業貨價）的發展——社會民主黨則主張增高工資並增加社會保証的津貼費，要求八小時制的法律——即批准華盛頓一九一九年的勞資會議，『以醫治資本主義之病態』。 共產黨呢，認爲德國現時經濟的危機，已經不是通常的循環式的危機，而是資本主義的末路；因此，以爲要救德國的社會經濟，非一切大生產收

歸國有不可；現時的失業問題，只有由國家支出公費繼續開辦已停工廠來解決，而失業工人的工資應照常發給——至少也須百分之八十，（國會共產黨黨團新年時的宣言），并對於日常用品免稅，禁止勒收小農的田租和賦稅；與蘇聯訂立寬大的商約，以廣德貨的銷路而救濟失業。

※　※　※　※

德國新近在洛迦諾會議上又受了幾重的束縛——得了加入國際聯盟的『大榮幸』可是要幫助列強用兵侵襲蘇聯。洛迦諾會議之後，美國竟邀他加入華盛頓對華的九國盟約，這當然和一九二一年的中德條約，廢除領事裁判權等相衝突。　列強強制德國加入他們反蘇聯和一切弱小民族的聯合戰線，祇有使德國變成波蘭等似的半附庸國，無從保障自己國家的利益。　現在德國的革命潮正在繼續高進。　一月初旬柏林一市的失業工人從十六萬增加到十七萬一千；萊茵區域已經有二十四萬六千失業工人領國家的津貼；最近柏林市議會選舉中共產黨票數驟然增加，羣衆的左傾，便可以看出；社會民主黨因此都不敢加入內閣；甚至於國會中的右派，所謂國家黨，也不得不承認道威斯計畫之不可能（一月二十八日路透電）。　同時極右派的路德內閣竟以極可笑的投票法（一五〇人拒絕投票一四九票反對一六〇票贊成）得到所謂『國會』的信任，加入國際聯盟（可見國會制度的破產），政府正準備着高壓政策對付工人——最近失業工人不久便要到百萬之數；農業雖然豐收，却因大地主和奸商的操縱，物價日益高漲，貧民饑荒得不堪；國家的關稅既受外人操縱，便拚命剝削業稅，以三分之一的全國收入付賠款和外債利息……這種形勢之下，無產階級革命的潮流，終竟要刷除德國資產階級，不容他做列強的爪牙呵！

## 五、　寡頭政治的美國

美國一九二五年九月開始，便有煤礦工人的罷工，直到今年二月初還沒有解決（一月底的新聞彷彿說是解決了，可是二月二日的電訊又說決裂了）。　美國資產階級現在終算是混世魔王，他既有大多數的『異種奴隸替他做牛馬（美國的苦力和下等工人却是東歐亞洲等小民族），自

然就有剩餘的利潤『賄買』勞工貴族。 可是歐戰以來，美國資本的『和平』發展已經不能再繼續了。 資本家的向外發展和對歐亞的投資，使他們不得不揭去一切民主主義的社會改良的假面具，努力榨取工人的血汗，以取得這些資本。 歐戰直到一九二三年，資產階級拚命的向工人進攻，要想收回戰時賄買高等工人的一切『改良』政策。

於是職工運動裏的『官僚』——工賊的一切階級妥協理論，都變成了資本進攻的武器，羣衆之中開始左傾的運動，——職工運動的左派形成了『勞工黨』（Workers Party）及『職工運動宣傳同盟』。 前年和去年兩年之中，左派的發展和羣衆的革命化雖不能說很快，然而，因爲工業的恐慌和失業者的增多——尤其是煤礦裏（去年無烟煤礦有十六萬工人的大罷工，而其他煤礦中有二十萬失業）——加上反動的妥協的工會首領勾結資本家政府壓迫暗殺左派領袖，工人之中對於首領的不滿，已經非常急進。 譬如縫業工會裏，左派便占了勝利（紐約縫業工會，共產派已被選），煤礦裏左派的勢力尤其澎漲。 剛白思（Gompers）派的『改良主義』（如礦工會長路維思等），現在專心於排斥共產黨，處處表現他們站在資本家方面，尤其促進工人羣衆的共產化（剛白思死後，葛林（Green）繼他做美國勞動聯盟的會長，竟直接受銀行家的命令，開除工會中的共產派。） 這次罷工裏，改良派的妥協一定更使這一過程有深入廣出的發展。

※ ※ ※ ※

美國的『民主主義』，眞可算天下聞名的了，可是實際上的政權，只在幾個銀行家手裏。 美國的資本，現在已經有侵吞全球的氣概：一九二四年美國輸出的資本有一•二一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一九二五年——一•三四六•〇〇〇•〇〇〇美金，歐洲南美加拿大澳洲亞洲都有他的資本。 因此，財政資本界對於美國的外交政策便占絕大的勢力，力求操縱指揮。 最近美國參議院裏，代表地主與工業資本的政黨（美國本來幷無所謂民主黨和共和黨，實際上祗是實業黨和銀行黨罷了）竭力攻擊政府與意大利訂立的外債契約，指出大銀行家莫爾剛（Morgan）

的操縱外交：政府與意大利訂的外債不滿一分錢的利息，而莫爾岡私人在這約簽訂後十天，便借給意大利一筆債，利息有七分之多，而且有極大的囘扣，顯係私人謀利，使國家吃虧。　總之，美國的對外侵略，因爲國內資本的澎漲，已經不能不引起內部的種種衝突，資產階級各派都想操縱政權以求私利。　結果，當然是財神的全勝；所以美國不但說不上『民權』，連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都說不上，只是寡頭的財神政治罷了。　意大利債約問題，始終是銀行界勝了。　美國道威斯計畫的對於德國波蘭，煤油政策的對於墨西哥土耳其蘇聯，處處都表現這種侵略。

※　※　※　※

美國的殖民政策比較別國要晚些，可是歐戰後他成了世界的財政大王，甚至於要想以資本力量使德國波蘭都變成他的殖民地。　美國殖民地政策也因此和荷蘭、西班牙、英國、日本、法國等不同。　英法等大概以商業開始侵略，結果竟使弱小民族完全變成屬地（如印度安南），直接受他們的統治；美國却以投資政策攫取別國的財政權，表面雖然不用顯露的殘酷的直接統治方法，實際却能掌握弱小民族全體的經濟命運。　可是，讀者不要以爲美國的殖民地政策僅僅有『文明式』的，而沒有野蠻式的。　菲列濱的美國統治也就夠野蠻的了！　菲列濱的國民黨和民主黨現在已經聯合，各地都有了這一聯合黨的支部，最近他發表反抗美國帝國主義，要求獨立的宣言：——『所謂民主主義的美國侵略，何嘗比日本英國的野蠻殖民地政策好些！』　菲列濱的民族解放運動近年來有極大的發展，甚至於『土人』軍隊裏的兵士羣衆中，都已伏着極大的『危機』。　美國人機關報上說：小呂宋地方，時常有極大的示威運動，民衆和兵士參加的往往在五萬人以上。　罷工運動在近年來差不多沒有一個月間斷過。　最近——一九二五年年度小呂宋的烟廠罷工，人數雖只九百，却已堅持了三個多星期；汽車夫的罷工裏，甚至於焚燬了好幾家汽車行。　美國資本家利用白黨俄人去破壞罷工，弄得和罷工工人雙方惹起極大的衝突（一月初）。　小呂宋地方的民衆，對於蘇聯極表同情，他們反抗美國帝國主義的表示

，往往和同情於共產黨是相並而行的。 小呂宋英國軍隊裏的士兵每每公開的說：

I am a bolshevik!（我是布爾塞維克！）

六、 所謂大英帝國主義

英國現時的經濟狀況也趨於恐慌了，尤其是煤業裏的勞資爭執問題和生產過剩問題。 自從工業汽機應用煤油以來，煤的銷路，不免大減，因為煤油比較便宜。 於是英國資產階級大宣傳其『煤市赤化』——彷彿蘇聯輸入英國的那一些兒煤油，會把英國煤的銷場都奪了去似的，這當然是挑撥惡感的謠言。 他們同時便主張增加煤礦工人的工作時間，並減少工資，以『減輕煤的成本』；煤業家聯合會一月十日邊發出的聲明書上，甚至於到要減少鐵路工人的工資，『這才可以減輕煤的運費』！ 最近，包爾溫首相在國會開幕的時候，竟說：華盛頓國際勞資會議（八小時的工作制）議決案，英國在其他各國沒有批准的時候，是萬不能批准的（一月二日電）。 英國經濟的恐慌，只要看資產階級這樣窘迫而進攻，便可以了然的了。

※ ※ ※ ※

英國在國外貿易上去年已經敵不過美國，這是『大英帝國』的命根。 於是他不能不出死力爭來，不用說對於中國（五卅案），對於土耳其（摩塞爾問題）施行侵略，並且去年英國從印度邊境造了一條鐵路到阿富汗，對於亞洲原料的掠取，現在已是一步不能放鬆的了。 便是對於澳洲，英國也更加加重的剝削和壓迫——殖民地政府在今年國會開幕的時候，便提出鎮壓革命黨和取締妨礙交通的法案。 可是大英帝國的基礎，却並不因這些政策而比較穩固些。 英國工人階級之中已經有顯然的革命化的左翼形成；英國的工會運動（Trad union），從此決不再和『改良主義』同一意義了：左派的工會已經有百餘萬的羣衆，——去年十二月十二日倫敦工人的示威運動，派出六百個代表（代表八十餘萬工人的倫敦各工會），要求釋放被捕的十二個共產黨員；監獄前萬餘人的羣衆集會，主席的便是全英礦工工會會長顧克；獨立勞動黨的議員倫斯白黎等的聲望，在工人羣衆中已經打倒了麥克唐納的勞動黨

。顧克，倫斯白黎，礦工總會，獨立勞動黨等等，——這便是英國無產階級左派的大聯盟，他們反對麥克唐納等妥協派：在去年年初，他們已經使英國全國總工會裏通過贊助『世界職工運動統一』的議案，因此成立了英俄工會聯席委員會，進行統一運動，這一委員會的職任，便是實現各派聯合的世界總工會——工會國際。　雖然黃色職工國際的首領倒處造謠，反對工會統一，然而這一委員會的宣傳和工作，確有非常之大的影響，法德美瑞典挪威等國工人羣衆之中，統一的口號現在已經非常普遍。　去年八月間，英國工會在斯加波羅開全國代表大會，左派居然得到優勢，如今英國總工會的執行機關中，左派已占多數。

我們看斯加波羅大會的議決案：如（一）英國工人階級應當贊助殖民地獨立運動，甚至於[illegible]助他們脫離大英帝國；（二）主張容納一切派別，共產黨當然在內，組織真正的世界總工會；（三）主張組織工廠委員會，打破限於職工組織的習慣；（四）反對道威斯計畫。　這豈不是英國工人運動中的極大的關鍵？　工人羣衆的革命化，非常明顯的已經拋棄了『英國式』的守舊主義了。　英國資產階級的統治，如何能不動搖呢？　洛迦諾會議之後，英國各殖民地，如印度澳洲等，都表示反對，聲明這一協約不能束縛殖民地。　英國軍艦"Vindicative"號上，最近（一月十五日消息）發見許多『赤化份子』，據說英國海軍裏『到處都有英國共產黨的宣傳』發見。——　大英帝國之『大』，恐怕也不久了！

一九二六年二月

# 並非閒話

蔣光赤

一、先從反共產說起——反共產與吊膀子

『夫反共產與吊膀子，迥然兩事也；以迥然不同之兩事，而硬拉之爲一談，此豈非別扭而且不通也哉？……』

在下本欲寫將下去，好完成一篇美麗的古文，但重復回頭一讀，則覺着自己所寫的幾句文言，簡直不成東西：既無『吾兄太炎』章士釗總長老虎口中的風格，又沒有『克萊

孟梭是吾師」曾琦先生老獅屁下的香味，而又欲自稱之爲美麗的古文，這豈不是不知自量，而犯狂妄的毛病嗎？因此，在下寫了這幾句之後，就決意不再寫所謂士大夫所崇尙的文言文了。 好在我生爲民國之民，不願做及第龍門掛名金榜之想，就是做不好文言文，也沒有什麼大要緊，不算得一回醜事。

這是幾句閒話，現在且說說『並非閒話』。

現在頂出風頭的，要算反共產這位先生了！ 無論我們拿任何一種出版物來看，我們都可以找出反共產這幾個個字來，並且還有一些愛國（？）的先生們，不辭勞苦，精心致意地，專門辦週刊雜誌爲反共產的鼓吹，如革命（？）導報、醒獅週報、國魂、國光、獨立評論、獨立青年及一些無政府主義者所出版的東西，幾幾乎以反共產爲唯一的材料，倘若把反共產這三個字取消不說，那他們就不能下筆，——好文章就做不成了！ 反共產有保皇黨、無政府黨、軍閥、資本家 帝國主義者、國家主義者、文明紳士……，但他們頭上所頂的徽號雖不一樣，而他們一口同聲，義憤（？）塡胸，熱心反對共產是一樣的。 他們這一種聯合戰線，簡直極今古之奇觀！ 例如保皇黨可以與無政府主義者相聯合，文明紳士可以與帝國主義者相聯合……五花八門，奇妙無窮，就是孫悟空齊天大聖下世，其所做出來的花樣，也不過如此的奇特罷！ 生今之世，有觀看這種從前大戰所未有的聯合戰線之機會，豈不一件幸事嗎？ 幸事，幸事，的確是幸事啊！

我於十分榮幸之中，發現了聯合戰線中之吊膀子的作用；我這種發現雖然比不上牛頓對於地心吸力和安斯坦對於相對論的闡明，但諸位也不能加以小覷呵！ 即如我把反共產與吊膀子這兩件事體拉在一起，就足能夠使諸位吃一大驚，並且非同小可。 不過在別一方面，我請諸位又不必過於驚奇，因爲我所發現的這種吊膀子，說穿了，真是卑之無甚高論，沒有什麼可以令人驚奇的地方。

『你把反共產和吊膀子拉爲一談，這簡直是胡鬧！反共產爲一事，而吊膀子又爲一事，如何有拉得攏的可能呢？』

『反共產是政治上主義上的事情，而吊膀子則爲男女間眉去眼來的事情，分明是迥然性質不同的兩件事情，而你先生居然拉在一起，而且當做文章做，這不是胡鬧，就是莫明其妙，此外沒有二話講！』

『……………………』

我知道如此罵我的人一定很多，但在我未將我的理由說出來時，我認爲這種罵是合理的。　現在且說一說反共產中吊膀子的作用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你們大家都知道鼎鼎大名的，以社會黨首領而兼復辟黨大將的江亢虎先生罷？　他不是被段祺瑞聘請爲善後會議的會員麼？　他的這個善後會議的會員從什麼地方得來的？　段祺瑞請他在善後會議中宣傳社會主義？　他是被人民選舉出來的？　不，不是啊！　他的這個善後會議會員的地位，是用吊膀子的手段得來的。　你們大家當然都知道段祺瑞痛恨共產主義並不亞於曾琦張作霖或英美日帝國主義者。　江亢虎先生冒着社會黨首領的資格，極力陳述於段祺瑞陛下之前，表明自己是反共產的大將，段祺瑞龍顏大喜，遂說：『好寶貝！　你反對共產嗎？　這眞是我的好小子啊！　雖然你冒着社會主義的招牌，但這不要緊，只要你反對共產就可以了。　來，來，我娶你做一房小老婆！』　於是，啊，於是江亢虎先生就搖搖擺擺地進了善後會議大廳，備嘗榮寵之味了。　這不是反共產與吊膀子聯合一起麼？

論起主義來，則保皇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算是極相反對的了。　照邏輯學來說，凡相反對的東西當然是不會相聯合的，但是現在世道變了，邏輯先生之道不行，不能再施行自己的法力了。　保皇黨偏偏能與無政府黨聯合戰線，保皇黨報紙的社論，無政府黨可以爲之執筆。　這也許是達爾文進化論是眞的罷？　什麼東西是都可以進化的，都可以改良的，大約現在的保皇主義變成爲改良的保皇主義了，無政府主義變爲進化的無政府主義了。　在下學識淺陋，對於改良的保皇主義和進化的無政府主義，沒有深刻的研究，不敢多有所批評。　不過他倆既然能聯合戰線了，這聯合的中間必定有一條連線，使他倆有聯合的機會。

於是在下雖非天才，然由精心尋找之所致，遂發現這一條牽線，是『反共產』這位紅娘。 張君瑞向鶯鶯送一秋波，悄悄地說一聲反共產；鶯鶯也就點點頭，嫣然一笑，柔媚地說：『我的心意同你的一樣，你眞是我的如意的郎君呵！……』 這末一來，諸位，保皇黨與無政府黨就魚水合歡了。

這種新式的吊膀子，實在是時髦第一，到處風行。陳炯明叛變革命政府時，不曰自己是反革命，而曰自己是反共產，藉此可以送秋波於香港，吊膀子於北京。 張鬍子與秀才李景林孫傳芳……那一個軍閥的通電上，不標明自己是反共產的大將？ 他們爲什麼要這樣肉麻呢？ 這件事情很明白了，欲得帝國主義者的歡心，就不得不秋波一大轉，而反共產一口號，於是成爲吊膀子的工具了。

至於現在專門辦週刊雜誌鼓吹反共產的一些先生們，雖然蒙着什麼什麼主義的假面具，但在實際上，又誰知他們不是藉着反共產的鶯喉，而要博得軍閥和帝國主義的寵愛呢？

呵！ 反共產與吊膀子……

二、誰個主張在現在中國就共起產來？

『夫共產主義乃一極好之理想也，然無實行之可能；若有人不問社會之實際，而冒然胡行共產主義，則吾人必極端反對之也！』 文明的紳士文質彬彬地這樣說。

『共產主義實行之日，即中國亡國亡種之時，故共產黨較軍閥與帝國主義者尤爲可恨！』 國家主義者板起愛國的面孔，大聲急呼地這樣說。

『今日之中國乃實行三民主義的時候，共產黨主張階級鬥爭，實行共產，於國民革命本身上有絕大的妨碍。』國民黨右派冒着中山先生的招牌，張着反共產的專門特口，像煞有介事地這樣說。

『不得了了！不得了了！我們的財產好容易用許多精力賺得來的，共產黨要來共我們的產，這還了得！我們非拚命不可！』一般資本家、商人、地主……驚慌失色地這樣說。

『共產之禍過於洪水猛獸，赤化之徒實與害國殃民…

……』，軍閥在自己的通電上，佈告上，口頭上，攞着爲國爲民的架子這樣說。

對不起！　對不起！　我現在又要摹倣兩句八股式的文筆，做爲以上的結論：『甚矣哉，共產之爲害也！　國家主義者、資本家、國民黨右派、軍閥以及文明紳士諸先生，咸以共產爲隱憂，甚有飲食不安之大慮，嗚呼！　共產之爲害甚矣哉！』　唉！　糟糕！　這幾句又被我寫得牛頭不像馬嘴了！　幸虧科舉制度未恢復，不然，我一輩子連個秀才也中不了，又怎能像曾琦先生有中狀元的希望呢？

舉國洶洶，衆口嘖嘖，就同共產的大禍就要臨頭的樣子，說不定明天，或後天，或再過一個月，中國共產黨就要大共產起來。　小子不敏，但對於共產一端，自問也甚爲注意，雖不敢自詡爲赤化之流，然却深恨白化之人（讀者注意！　這幾句文不文，白不白，眞是有點不通罷？　不過我說的並非閒話，請讀者勿以辭害意！）我想，中國共產黨主張現在就共產與否，這是中國共產黨自己知道，非他人所得亂爲推測。　於是我搜集中國共產黨所刊行的出版物，尋訪中國共產黨黨人，研究一研究他們是否今天或明天或後天就要實行共產起來。　但是沒有一種出版物和一個共產黨人對我說過，他們現在就要共起產來。　他們都似乎說：『中國現在還未到可以共產的程度；我們現在首先的工作是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我們現在雖然從事共產主義的預備，但現在並不主張就共起產來。』

我眞莫明其妙了！　究竟誰個主張在現在中國就共起產來？　中國共產黨本身既不主張現在就共起產來，那末，可見得今天，明天，後天，或再過一個月，不致於發現共產的恐慌了。　爲什麼出過洋的國家主義者、學問過人的文明紳士們，也跟着軍閥、資本家、地主，……嚇得屎尿橫流，大喊反共產不亦樂乎呢？　這些先生們放着國不去愛，放着『外抗列強』不去做，放着『內除國賊』不去行，而天天以反共產爲做文章之資料，爲自身唯一之天職，這豈非渾蛋也哉？

『不！　不！　你先生說錯了！　他們並不是渾蛋：

第一，他們以爲共產黨比軍閥和帝國主義者還可恨，國可亡，而共產則不可實行；第二，反對帝國主義者則必受帝國主義的忌視，反對軍閥者則必受軍閥之摧殘，這都是危險的勾當，爲智者所不爲；智者既不願冒險反對帝國主義者和軍閥，而同時又何樂而不反共產以吊『帝』『軍』之子膀，反正他們被警察巡捕趕在『地底下』，無如我何，於是就得到了這個反共產的題目；這個題目比一切都容易做，眞是一可以藉之以出風頭，二可以藉此攏攏中與名將的架子。先生！你想想，這是多末聰明，如何能說是渾蛋呢？』

呵！原來是這末一回事！呵！原來是這末一回事！

新書出版——

# 共產主義的ABC

布哈林著

『共產主義怪物』已經徘徊到中國來了。中國共產黨便是這『怪物』變化的肉身。我們眼見着帝國主義、軍閥、資產階級、反動的智識分子……結成黑暗的同盟以獵獲這『怪物』；我們又眼見着幾萬萬的工人和農民站立起來在這『怪物』的旗幟底下爲自己的和民族的解放而奮鬥。

『甚麽是共產主義？』——這就是一切中國人眼前最迫切待解答的一個疑問。

這本書——共產主義的ABC——就解答這個疑問。

這本書告訴我們：資本主義是甚麽，資本主義爲甚麽要崩壞而達到共產主義的革命，共產黨所要的是甚麽，共產黨將怎樣達到他的目的。——這不僅是贊成共產黨革命的理論和策略的人們所應該讀的，這而且是一切加入『反共產』的黑暗同盟的人們所應該讀的。

全書分五編三十五章共一百八十頁：

第一編　資本主義制度
第二編　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
第三編　共產主義與無產階級專政
第四編　資本主義發展怎樣達到共產主義革命
第五編　第二國際與第三國際

定價每冊大洋二角

# 革命日誌

（一九二六年一月）

一月一日

△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開會，到會代表一百七十餘人。 汪精衛主席演說：略謂總理雖死，而總理之主義未死；總理之生命在主義，故吾人應本總理之主義而奮鬥。

△天津市民爲歡迎國民軍入津及釋放出獄之各界聯合會代表（前被李景林拘捕）在南開操場舉行市民大會，到會羣衆一萬餘，切實提出國民軍應與人民結合之口號，並主張反對日本出兵。

△湖南教育界反日大同盟召集各界在教育會開國民大會，軍警壓迫無效。 開會後由熊亨瀚主席，議決：（一）對日斷絕國交，即刻驅逐日領日僑日艦；（二）繼續經濟絕交；（三）請國民政府及國民軍以實力解除日本在華武裝；（四）聲討張作霖段祺瑞吳佩孚李景林；（五）反對滬案重查，解散關稅會議；（六）擁護廣州政府，並請召集國民會議，宣佈廢除不平等條約。

△河南成立女界聯合會。

△中國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正式成立。 是日到會各區黨部代表八十一人，惲代英主席，選出委員。 議決：（一）發表成立宣言；（二）要求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除西山會議之首領林森鄒魯謝持並分別懲戒其他參與之分子；（三）電勉國民軍。

△汕頭各界舉行市民大會，慶祝廣東統一，並督促國民政府在最短期間出師北伐。 由市黨部代表廖其濟主席通過 （一）驅逐段祺瑞，（二）反抗日本出兵，（三）督促國民軍及郭松齡，（四）援助上海被捕學生，（五）擁護廣州國民政府等五決議。

△上海絲廠女工會會長穆志英，五卅時反對對外罷工，各絲廠頗受其惠，又會呈請軍警當局及租界捕房，禁止工

人運動，是日有工人七八十人因某項事故，前往責問；雙方衝突，穩被毆傷。

△上海浦東各工會所聯合開辦之浦東工人醫院突被當地流氓雇用打手搗毀。

△北京總工會正式成立，發表對時局宣言。

一月二日

△開封各界舉行反日出兵市民大會議決：(一)電全國各界一致進行；(二)電駐京日使請速撤兵；(三)電外交部向日本嚴重交涉；(四)請速免張作霖職，會後出發遊行。

△北京外交部電令上海特派交涉員許沅退還工部局所交與之七萬五千元恤金。

△上海學生聯合會致電國民軍諸將領，請主張召集國民會議，并保障人民一切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自由。

△廈門各界集議籌備反日出兵市民大會。

一月三日

△上海學生聯合會舉行同樂大會，由代表大會主席報告半年來會務，指明過去偏重政治工作；表示此後應分力注意於學生本身利益問題。

△河南青年學社河南青年社河南青年幹社河南青年救國團四團體舉行聯席會議，決議聯合組織河南青年協社。

△湖北省農民協會開成立大會，到有黃岡、黃梅、漢川、黃安、黃陂、棗陽、應城等十餘縣代表，選出委員，並議決發表成立宣言。

一月四日

△上海特派交涉員許沅將七萬五千元恤款退還工部局。

△中華民國全國學生總會為否認滬案重案結果，致電北京外交部及全國國民。并派代表向各團體接洽，請一致行動。

△上海復旦、南洋、大同、光華、政治、大夏、國民、持志等八大學聯名致電北京外交部，請貫徹蔣提十三條件，為解決滬案標準。

△九江學生聯合會為反對日本出兵滿洲，發表宣言。

△前因援助同興紗廠工潮及反對日本出兵，在上海小沙渡一帶被捕之學生，由公共公廨判決，除將傳單沒收外，

各訓洋三五元不等，其所指之罪名爲學生不應參加政治集會。

△汕頭艇夫鄭丁鄭灶，載日人兩名，往搭乾坤丸日艦，日人不給船費，反動手毆打，并將鄭灶推落海水，生死未明。 後經汕頭交涉員馬文車向日領提出五項要求：（一）拘拿兇手，依法懲辦；（二）審訊時須知照中國官廳觀審；（三）向汕頭市民及國民政府道歉；（四）賠償損失并優恤家屬；（五）擔保在汕日僑不再有對偶舉動，并速電日政府撤退調往東三省軍隊及遂行汕頭復工條件。 日領鑒於國民政府歷來外交之強硬，遂於發辦日本出兵業已撤退之下，承認五項條件。

一月五日

△何應欽在汕發表告國民黨同志書，申述中國國民革命之成功，必須賴全國最被壓迫之工農階級，而共產黨與國民黨既同立於打倒帝國主義之戰線，值此帝國主義勾結軍閥一致進攻之時，何可遂行分裂。 並謂願守蔣介石『不爲革命即爲叛徒』之訓言。

△沙面英領傑爾遜以近來港政府破壞罷工之陰謀，屢爲罷工委員會糾察隊所獨破，拿獲人犯，又多按照罷工條件從嚴辦理，特組織水陸糾察隊兩隊，每隊五十名，出巡沙面及白鵝潭一帶，防止截緝仇貨。

△定海市民大會發表反對日本出兵通電。

△廈門反對日本出兵滿洲大會，到團體數十，先遊行。以警廳干涉，改在十三中學開會，全體罷課罷業。

一月六日

△淞滬警察廳長嚴春陽向各崗警散發傳單，說過激黨比洪水猛獸還要厲害中國人同是黃帝子孫不必學他們幹。

△上海內外棉紗 第五廠工人要求釋放工人鍾小工子，廠方不允，晚間全體罷工，次日第四廠等工人亦相繼罷工，後以捕房將鍾釋回，風潮乃息。

△留日關西同學會回國代表邱浩抵滬，宣傳日本出兵之真相及奉日密約內容。

一月七日

△浙江省會各公團聯合會發出通電，反對日本出兵滿洲。

△武漢各界團體召集二次代表會，議決發表宣言：（一）反對日本出兵滿洲；（二）反對任何帝國主義者派兵駐華及參加內戰；（三）請國人一致聲討張作霖；（四）主張對日經濟絕交。

△無錫申新、振新、廣勤、業勤、豫康、慶豐六紗廠工人四百餘人　在惠泉山至德祠內開談話會，議決每人每月提工資一日，組織公所。

△全國海員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開幕禮，到會代表一百餘人，對政治鬥爭、經濟鬥爭、打破封口、組織問題、運輸工人大聯合等均有重要決議。

△名古屋留學生在青年會追悼郭松齡，被日警捕去三人，翌日又捕去三人。

一月八日

△汕頭木業工會糾察隊將破壞罷工之鄧阿木扭交警署，署員袒鄧壓抑工會，工會乃羣赴警署質問，并遊行示威。至十一日晚崗警突然罷崗。

△南京學生聯合會爲求反日運動之持久起見，特議決組織反日出兵行動委員會，并邀各團體一致加入合作。

△上海孫文主義學會亦通電主張召集國民會議。

△上海學生聯合會爲否認滬案重查結果，致電北京外交部并通告各校學生會。

一月九日

△蘇州蠟燭業工人六百餘全體罷工，要求工資由每月九元六角增至十元，并改除每年六七兩月工資以十月計算之向例，增爲十二月計算，警廳嚴加壓迫。

△孫科吳鐵城回粵。

△國民黨南京市黨部通電否認滬案重查結果。

△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否認滬案重查結果。

△上海總工會發表宣言，否認滬案重查結果，并主張民衆團體繼續五卅反帝國主義運動。

△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發出通電，否認林森、鄒魯、葉楚傖、沈定一、居正等在滬濱等地所設之中央委員會與黨部及其他一切行動。

一月十日

△上海各團體聯合會開成立大會，到會團體七十餘。由學聯代表余澤鴻主席，議決：（一）反對日本出兵滿洲；（二）對滬案主張貫徹十三條件。並發表成立通電，選出委員。

△國民黨南京市黨部在中山中學開成立大會，到會代表二百餘人，議決反對滬案重查結果，繼續五卅運動，反對日本出兵及注重農工婦女運動等要案。

△上海各公團聯合會通電，主張召集國民會議。

△中華女子參政協進會、太倉旅滬青年會、河南青年學社上海特別分社通電力爭五卅慘案結果。

△張家口舉行反日示威運動大會，議決：（一）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出兵東三省，侵犯中國主權；（二）全國民衆對日一致示威；（三）否認奉日一切密約；（四）繼續抵制日貨，與日本經濟絕交；（五）幫助國民黨和國民軍繼續反奉戰爭，根本剷除奉系軍閥，懲辦國賊張作霖；（六）推翻勾通奉系的段政府，組織國民政府臨時委員會，召集眞正國民會議，建立國民政府；（七）反對關稅會議，宣佈關稅自主；（八）反對直系軍閥蕭耀南孫傳芳方本仁壓迫民衆運動；（九）援助滬漢被捕愛國同胞；（十）否認滬案司法重查報告；（十一）力爭人民言論集會結社出版自由；（十二）追悼反奉戰事陣亡兵將。

一月十一日

△全國學生總會召集特別執行委員會，議決對時局主張：（一）促國民軍與人民聯合繼續反奉；（二）警告馮玉祥勿停止反奉；（三）反對直奉之反國民軍聯合；（四）反對護憲反對法統；（五）促段祺瑞下台，並反對許世英組閣；（六）由人民團體與國民黨國民軍廣州政府組織臨時中央國民政府，並召集國民會議預備會議。

△上海總工會發表對時局宣言，主張：（一）促段祺瑞立即下野肅清安福餘孽在政治上的勢力，（二）勸馮玉祥勿取消極態度，（三）督促國民軍與人民結合，加緊反奉戰爭，（四）反對奉直之反國民軍聯合，（五）組織臨時中央政府。

△國民黨江蘇省黨部發表對時局宣言。

一月十二日

△國民黨江蘇省黨部致電廣州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請令黨軍速行率師北伐。

△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致電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及馮玉祥，幷通電全國，宣布對時局之意見。

△國民黨開除之反動派辛亥同志俱樂部，集議捧黎黃陂上台。

△旅滬川人集議爲劉華雪冤。

△蘇州成衣工人要求增加工資。

△上海新怡和紗廠工人袁德永因早晨進廠時，遲到三分鐘，被看門人扭住痛打，倒地後看門人以其假死，更拳足交加，送院診治無效，未幾斃命。

一月十三日

△丁曉先等四十餘人爲劉華被淞滬戒嚴司令部秘密執行槍決事件發表人權保障宣言。　主張：（一）非確有犯罪嫌疑之人不得逮捕，逮捕應由法院發拘票，其爲軍警依法逮捕者，二十四小時內移送法院；（二）非現役軍人不受軍事機關審判；（三）無害公安之集會結社應加保護，非詳明宣示其理由不得限制其活動；（四）遊街斬首及秘密行刑應一律禁止。

△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宣言：內容詳述國際國內政治狀況，幷如何接受總理遺囑等。

△日本公使照會北京外交部，請制止人民反日運動。

△國民黨江蘇省黨部通電主張組織臨時中央國民政府。

△上海各團體聯合會開執行委員會，議決：對時局發表宣言，幷致電廣州國民政府國民軍諸將領，且警告吳佩孚。

△廣州海員總會及聯義社在廣大禮堂開會追悼刺殺洪兆麟而自殺之韋德烈士。

一月十四日

△北京市民在天安門開反日國民大會，到數千人，徐謙主席，議決：（一）抗議日本進兵南滿及一切暗中援助賣國賊之行動；（二）通電全國各界組織全國反日敢死軍準備對日宣戰；（三）抵制日貨，經濟絕交；（四）推舉籌備員

，組織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協會；（五）懲辦賣國賊段祺瑞、龔心湛、曾毓雋、湯漪、章士釗、梁鴻志、陳宦、段宏業、姚震、李思浩、朱深、屈映光，由軍警當局負責逮捕，交由國民大會審判；（六）照中山主張召集國民會議組織國民政府；（七）制定工會條例；（八）取消治安警察法；（九）撤消領事裁判權。

△上海總工會舉行救濟失業工人週，并致函各團體，請一致贊助號召。

△全國學生總會通告各地學聯會：（一）按照總會對時局之意見，一致努力宣傳；（二）一致援助學總會代表及武昌福州兩地學聯職員被捕事件；（三）聲討蕭耀南壓迫學生運動。

△上海學生聯合會爲否認滬案重查，發出致各校同學書。

△廣州國民政府責成李福林吳鐵城，限一月內將刺廖兇手朱卓文拿獲，逾限嚴懲；又加委林祖涵、王懋功、盧興原、沈應時四人爲審判委員。

△國民二軍將領鄧寶珊通電：（一）軍閥議員口銜天憲，以法爲市，名爲恢復法統，實則兒戲大法，法統問題，應付國民會議解決；（二）段爲民敵，無待猶豫，應勿戀棧，以平民怒。

一月十五日

△上海各團體聯合會通電否認滬案重查結果並反對日本出兵滿洲。

△杭州學生聯合會發出告全國同胞書，略謂：吾學生處惡勢力壓迫之下，種種自由，盡被剝削；宜喚醒全體同學，與帝國主義者作猛烈之奮鬥，並望全國同胞一致援助，俾得獲澈底之自由。

△九江聖約翰學校因當局無故開除學生八人，激成全體退學風潮，發表宣言，組織「全體學生退學委員會」。

△北京國民反日進兵南滿大會開代表大會，議決：（一）由大會名義向日本帝國主義提出抗議書；（二）組織追悼郭松齡籌備委員會；（三）函促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總會召集國民會議預備會議。

一月十六日

△汕頭市民爲反對日本出兵滿洲，並表示對日人兇毆艇夫案之憤慨起見，舉行反日大示威，到會者一萬餘人，國民革命軍政治部主任周恩來演說：應捐棄日前工警衝突之嫌，一致對外打倒帝國主義。　會後出發遊行。

△上海國民黨女黨員舉行大會，改選委員，並紀念婦女革命領袖盧森堡女士。

△上海各界婦女聯合會發表對時局宣言，主張人民乘此時機奪取政權，並致電廣州國民政府，請率師北伐。

△廣東惠州各界舉行反日大巡行。

一月十七日

△江蘇江陰顧山鄉人周水平因組織佃戶合作自救會，被地主劣紳控於縣署，逮捕入獄，於晨間六時梟首示衆。據縣署宣布其罪名：爲意圖擾亂治安，陰謀不軌。　周臨刑時大呼：我是國民黨黨員，非盜非賊；爲平民而死，死何足懼！

△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議決永遠開除鄒魯、謝持黨籍。

△中東路局長伊萬諾夫因抗議軍士擅自開車，被張煥相部下拘捕。

△浙江嘉興市民舉行市民大會，反對日本出兵，會後遊行並高呼口號。

△上海新怡和紗廠因門役程阿金毆斃工人袁德永，全體罷工，提出五項條件：（一）懲辦兇手程阿金，開除大肚皮外國人；（二）撫卹家屬八百元；（三）嗣後廠中無論何人不准毆打；（四）履行上次復工條件；（五）不准干涉工會收月費。

△中國濟難會舉行募捐遊藝大會，上海市總會同日成立，到會群衆並爲劉華舉行哀悼。

△上海學生聯合會議決派二代表赴京粵兩地，與京粵兩地學聯切實合作，並鼓吹國民會議。

△上海各團體聯合會召集代表大會，議決：（一）以代表大會名義請求原有之國民會議促成會即時恢復；（二）由各團體聯名發表宣言，攻擊秘密鎗殺劉華之軍閥。

一月十八日

△統一廣東各界代表大會，爲反對日本出兵滿洲，召集各界在東校場舉行大遊行。 到會羣衆三萬餘，議決組織廣東各界反抗日本出兵滿洲行動委員會，爲永久行動機關。

△上海各團體聯合會致電國民政府及北京國民黨執行部，請速組織人民政府。

△江蘇鎭江素茶館工人因要求增加工資，一律罷工。 後由館主允加工資二成而解決。

△上海小沙渡內外棉第三第十四第十五三廠工人童子團二百餘名，爲救濟失業工人，在公共租界靜安寺戈登路一帶募捐，被捕拘去，將其募款沒收，人未幾卽釋出。

△奉軍張宗昌部下方振武通電改稱國民軍第五軍，一致反奉。

一月十九日

△上海國民會議促成會正式恢復，開委員會，定期開代表大會，實行改選，並要求各團體加入，擴大組織。

△國民黨第二次全體代表大會閉幕，汪精衛演說：從第一次代表大會至第二次代表大會已有不少成績，由此可知二次代表大會以後，賴各同志努力之結果，必能獲得更大之成功。 今日是第二次代表大會閉會的日子，希望第三次大會大家能在北京南京武漢相見。

△湖北全省學生總會派赴襄樊宣傳反日出兵代表包澤英，被該縣知事無故逮捕，學生求釋，該縣知事嗾使衛隊開鎗轟擊，傷數十人，捕去二十九人。

△潮梅關監督將五十里內常關各口完全收回。

一月二十日

△上海新怡和日廠工潮解決，由老怡和工會會長調停，廠方承認三條件：（一）懲辦凶手程阿金；（二）撫卹袁德永家屬洋二百元；（三）不准干涉工會收月費。

一月二十一日

△重慶市民舉行反日出兵大會，議決告日政府告日國民告國內軍閥及全世界被壓迫民族書，幷致電國民政府國民軍。

△寧波各團體及學校聯合在小教場開市民大會，反對滬案

重查結果，到三千餘人，議決電文四通。

△中國濟難會以江陰周水平為主張改善農民生活，慘遭戮首，特致函周之家屬表示哀卹，并贈洋五十元為治喪費用。

△本日為世界革命導師列寧逝世第二週紀念，全國各市民如北京、南京、上海等處均開會表示紀念。

一月二十二日

△奉艦在大沽海面向南炮台轟擊，威脅國民軍。

一月二十三日

△國民黨右派童理璋等，借中東路事件之名，大召集其所謂『中華民國各團體聯合會議』，議決組織對俄外交委員會，并發表宣言，誣蘇俄之共產宣傳，『為害尤甚於列強經濟之侵略』。

△國民黨右派沈定一在浙江召集全省代表大會，由沈報告西山會議議決案。

△全國學生總會等一百卅餘團體聯名發表人權保障宣言，聲援丁曉先等，表示對軍閥秘密槍決劉華之憤慨。

一月二十四日

△江蘇松江國民外交會發起反日市民大會，議決致電北京外交團，請抗議日奉密約，并主滬案須按照十三條件解決會畢遊行，軍警有戒備未干涉。

△上海總工會發起籌備『二七』三週紀念。

△中華全國學生總會致電湖北蕭耀南及襄陽鎮守使襄陽縣知事，質問何故開鎗轟擊學生并請撤換縣知事葉幹藩。

△天津市民在南開會場開國民大會，到萬餘人，議決：（一）請政府速免張作霖職并下討伐令；（二）通電全國討張排日；（三）反對抗國民軍之一切軍閥；（四）反對吳佩孚聯張禍國；（五）督促國民軍從速討張；（六）鼓勵慰問前敵兵士；（七）致電警告日政府；（八）致電日本國民使其覺悟；（九）對日絕交；（十）否認奉張與日所訂一切密約；（十一）致電廣州國民政府請一致討張；（十二）組織國民代表大會。

一月二十五日

△前被張煥相拘捕之中東路俄局長伊萬諾夫已釋放。

△周水平之兩兄弟幷江陰星光社佃戶合作自救會兩團體在滬發表哀啓宣言，爲周鳴冤，幷攻擊軍閥無故殺人之罪惡。

△廣州各界在國民黨省黨部開反日大會，教育界代表提出日貨調查表及經濟絕交條例，當場修正通過。

一月二十六日

△北京許閣議，馬君武提議廢止出版法，通過。

△國民黨反動派馮自由在京發起對俄外交大會。

△北京一部分學生及留日回國學生舉行反對張作霖遊行，反對奉日密約。

△上海總工會發表對中東路事件宣言，說明此次中東路事件全爲日本帝國主義指使奉張爲轉移民衆視線之計，幷指明革命民衆應瞭解蘇俄過去援助中國反帝國主義運動，實爲中國之好友，亦卽因此受帝國主義者之嫉視，故民衆在此時萬不可上彼等之當，而爲日本帝國主義及奉張張目。

△中國國民黨江蘇省黨部爲江陰周水平被害事件，發表告全國民衆書，幷致電孫傳芳質問。

一月二十七日

△北京各界在中央公園追悼郭松齡；閣員及國民軍各要人均到會。 徐謙主席演說：反奉戰爭因日本帝國主義出兵援奉之影響，而受阻碍，故吾人應聯絡蘇俄，以求反奉反日之貫澈。

△工賊童理璋等所組織之中華各團體對俄外交大會發表對內宣言：根據『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之原則，爲帝國主者大肆饕舌；幷妄想排斥（！）共產主義之宣傳，制止（？）過激黨人之活動。

△南京國民會議促成會正式恢復。

△全國學生總會召集委員會，議決對中東路事件之態度：（一）此次糾紛，係日本帝國主義利用張作霖與蘇俄起國釁，藉以轉移國人視線，以援和反日反奉的空氣；（二）中東路退還問題，及中俄一切懸案，應由中國政府與蘇俄政府另行交涉，以求根本解決，不應受日本帝國主義及張作霖之愚弄，反爲彼等張目；（三）蘇俄是否絕對

爲中國人好友，吾人等不能盲目肯定，惟從過去事實觀察，蘇俄對中國之反帝國主義運動，已表示充分之同情，在聯絡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共同奮鬥之戰線中，須嚴防敵人之挑撥離間；（四）目前日本帝國主義扶植奉系軍閥從新向內伸張之時，繼續反奉反日，實爲當今要務。

△學生總會致電孫傳芳，質問其無故殺戮周水平之罪惡。

一月二十八日

△上海各團體聯合會發表對中東路事件宣言：從民族解放運動之立脚點上，說明中俄兩國之關係；並力闢反動派各團體聯合會言論之謬誤。

△上海國民會議促成會致電全國各地國民會議促成會，請一致恢復，并電北京全國總會，報告恢復經過，請立即召集總會委員會討論召集國民會議預備會議之辦法。

△中國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通電反對吳佩孚進兵攻豫。

△學生總會與上海各團體聯合會致電鄂蕭，營救襄陽被捕代表。

△上海總工會致電孫傳芳，質問其謀害周水平。

△汕頭舉行市民大會，議決經濟絕交條例：（一）不起落日輪客貨；（二）調查舊存日貨不許再運入汕；（三）對日再罷工。

一月二十九日

△中國濟難會全國臨時總會通告各會員：努力宣傳周水平被害事件。

△國民黨江蘇省黨部通電反對吳佩孚勾結奉張進攻河南。

△北京留日東省歸國學生在通衢演講日奉密約內容，喚促民衆之覺悟。

△上海總工會通電贊助廢止出版法，并主張廢止治安警察條例并頒布工會法。

一月卅日

△上海國民會議促成會發表對時局宣言，主張援助國民政府及國民軍，消滅吳佩孚進攻河南，掃除奉系軍閥，并以國民會議實現眞正民衆的政權。

△全國學生總會通電聲討直系軍閥吳佩孚，并通電各地學

學聯合會一致反對。

△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通電贊助廢止出版法，亦要求廢止治安警察條例及工會法。

△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發起追悼郭松齡。

△上海總工會發表對時局宣言，主張：(一)打倒反動軍閥吳佩孚；(二)破壞直奉反國民軍的聯合戰線；(三)肅清國民軍內部的直系餘孽靳雲鶚及其他；(四)贊助國民軍從速結果關內的奉系餘孽李景林張宗昌；(五)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張作霖在關外勢力；(六)反對謊謬的護法及護憲說；(七)由全國人民團體廣州國民政府及北方國民軍，共同組織臨時政府，召集國民會議，產生眞正的人民政府。

△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致電孫傳芳，請宣布槍殺周水平罪狀。

△北京市民舉行反日討張二次大會，陳啓修主席，會畢遊行。

一月卅一日

△中國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致函右派之孫文主義學會，請一致進行討奉反吳運動。

△上海總工會所發起之二七紀念籌備會舉行第一次籌備大會。

△江西旅滬各界聯合會上海大學江西同鄉會兩團體致電方本仁，責其無故拘捕學生王立生、鄒魯、朱由鏗。

△上海日商內外棉第一廠工人因廠中無故開除細紗間工人樂阿二，全體罷工，未幾第二廠工人亦一致響應，後由廠中將樂恢復工作，工人乃告勝利。

△上海工商聯合會致電奉系軍閥張作霖，反對奉日密約

## ▲中國青年週刊

這是一種專為青年而辦的小雜誌，對於世界的和中國的一般文化以及政治上經濟上的，都給青年們以很有興味的批評，很有路徑的指導。他底內容精富，他底篇幅簡鍊——凡是留心『現時代文化』和現實的『社會問題』的青年，均應人手一編　定價每冊大洋四分、國內一元寄足二十五期，國外一元寄足十五期，郵費均在內。　代派十份起碼；二百份以內七折；以外六折，十期清算一次：概不退回。

## ▲中國青年彙刊

第一集第一期至第二十五期

第二集第二十六期至第五十期

第三集第五十一期至第七十五期

第四集第七十六期至第一百期

每集實售大洋六角。

歡迎代派：十冊起碼，八折；但均須現款。


### ▲▲新青年第三號▼▼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版

本號定價大洋三角

編輯者　廣州新青年社

發行者　廣州新青年社


## 共產主義的ABC

布哈林著

『共產主義的怪物』已經徘徊到中國來了。　中國共產黨便是這『怪物』變化的肉身。我們眼見着帝國主義軍閥資產階級結成黑暗的同盟以獵獲這『怪物』；我們又眼見着幾萬萬的工人和農民站立起來在這『怪物』的旗幟底下為自己的和民族的解放而奮鬥。

『甚麼是共產主義？』——這就是一切中國人眼前最迫切待解答的一個疑問。

這本書——共產主義的ABC——就解答這個疑問。

這本書告訴我們：資本主義是什麼，資本主義為什麼要崩壞而達到共產主義的革命，共產黨所要的是甚麼，共產黨將怎樣達到他的目的。——這不僅是贊成共產黨革命的理論和策略的人們所應該讀的，這而且是一切加入『反共產』的黑暗同盟的人們所應該讀的。

全書分五編三十五章共一百八十頁：

第一編　資本主義制度

第二編　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

第三編　共產主義與無產階級專政

第四編　資本主義發展怎樣達到共產主義革命

第五編　第二國際與第三國際

（定價每冊大洋二角）